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方念萱 博士

耽於美色：腐女的情慾經驗與身份認同  
Reading Tanbi: Female Sexuality and Fujoshi's  
Self-identity

研究生：張熠 撰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七月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耽於美色：腐女的情感經驗與身份認同

---

研究生：張熠

本論文業經審查及口試合格 特此證明

論文考試委員：

方念壹 林鶴玲 柯裕亨

指導教授：方念壹

系主任：張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3 日

# 謝辭

三年的研究所生涯臨近尾聲，終於到了提筆寫謝辭的時刻。有塵埃落定的感慨，又伴隨著一絲莫名的空落。大概是因為一年多來日夜苦惱的碩士論文突然就成了一項已完成的任務，所以驚惶於目標感的失去吧。

早在很久之前就設想過謝辭要怎麼寫、要如何感謝三年來給予我幫助、豐富我生活的老師和同學，也設想過拿到畢業證那天要如何在朋友圈發一張私藏了很久的嘚瑟照。但真到這一刻了，卻只覺出些許茫然與不捨。

台灣是除浙江、北京之外我生活過的最久的地方，算上大三那年在新竹清華的交換生涯，以及這三年的政大時光，我足足在台灣待了三年半。倏忽而逝的，原來是這麼長的時間呀。長到我熟悉了這裡的一草一木、一家一戶。我知道哪條路上課最是簡便、哪個老師有這樣那樣的癖好、哪家餐廳在「美食沙漠」裡也還算得上獨樹一幟，我也知道中秋要以烤肉的方式去慶祝，知道颱風天要提早儲備好來日的糧食，知道在台北不論冬夏都要時刻備著一把傘。

成長，亦是與自我對話的過程。我很難指出某一天作為重要的時間節點，來表達此天之後我發生了什麼樣的重要變化。但改變卻又實實在在地發生了，發生在每一個看似平凡和單調的日常中。從大陸到台灣，不同的體驗便是你從「多數」變成了「異己」，於是便有了大把的孤獨的、只與自己為伴的時間。似乎到了這個年歲，每個人都有著完滿的個人生活，即便同學之間也很難再有時常見面的機會，每個人的交集也少、社交也少。

從某個時間點開始，我的社交活動就變得逐漸趨向於無，每天都只是一個人待在木柵的租屋裡，或昏睡或熬夜寫論文或獨自看綜藝，除了一日三餐去附近的小飯館買點外帶的午餐晚餐，便也不怎麼能見到其他人了。剛開始免不了感到些許孤寂，但逐漸地卻發現在以往的經歷中少有這樣的清靜的時刻。一個人想論文，一個人寫論文，也一個人在走在路上的時候思索入目所及的景象、人群。真是難能可貴的體驗。偶爾想沾沾人氣，就去木柵圖書館或是約還在校的學姐學妹吃飯，都是許久未見的朋友了，每次見面都恨不得說干口水。生活的煙火氣總是使人開心的。也就是在這樣的時間裡，開始懂瞭什麼叫做成長。成長，就是學會如何與

自己相處吧。

絮絮叨叨說了這麼多，還是講講我的論文吧。

寫這個選題當然與我自己的生命經驗和反思有關，但支撐我寫下去的卻是「要做一個有趣的人」這樣的信念。我希望自己是有趣的、也希望自己寫作的論文、文章是有趣的，如此才不辜負熬過的每一個深夜吧。論文已經完成了，大體算是滿意的，但受限於筆力，仍有許多靈光一現的想法未表達清楚，希望未來有機會能繼續未竟的研究。

台灣三年的學習算不得輕鬆，學得越多、看得越多，方知學海無涯之意。好在有親愛的老師、同學相伴，使得異響的學習生活多了許多歡聲笑語。

謝謝我的指導老師方念萱老師。感謝您帶我進入性別研究的領域，性/別向來是個有趣而又易被「習以為常」的話題，謝謝您這幾年的教導，使我有機會開始思考「身為女性」乃至「身為腐女」的生命經驗。您的諄諄教誨，總能恰到好處地幫助我在論文寫作的迷亂之際，順利理清思路、重新出發，謝謝您一年以來的指導。哈哈，也要謝謝老師每次 Meeting 的時候總帶我吃好吃的~

謝謝柯裕棻老師與林鶴玲老師擔任我的口試委員。有幸在研究所的學習中選修過柯老師的課程，謝謝老師將精彩紛呈而又形態各異的大眾文化介紹到課程中，而這亦是我的興趣之所在。如何理解大眾文化該是此文化中的個人無法迴避的問題吧。也謝謝柯老師對我的論文提出了周到細緻的建議，使我得以順利完成論文的寫作。

很幸運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能結識林鶴玲老師，您總能一針見血地指出論文的缺漏之處，並提出完善論文寫作的指導建議。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我身為「局內人」，在很多時候不免落入受訪者的感受之中，謝謝林老師指出我在深度訪談過程中的不足之處，使我重新反思研究者與受訪者的位置關係問題。

謝謝蘇蘅老師，您的研究方法課程是我碩士生涯的開端，在此課堂的扎實學習也為我畢業論文的順利寫作打下了基礎。也謝謝您帶領我們一起進行「台灣媒體公信力」的研究，而這對我深入了解台灣媒體、了解兩岸傳媒生態差異提供了

很大的幫助。

也謝謝在碩士階段的每個好朋友。謝謝夏老師，儘管我們一南一北隔著很遠的距離，但你每天還是嘻嘻哈哈地聽我東扯西扯，一起聊八卦、聊學業、聊未來的規劃，謝謝你沖淡了我在異鄉的些許孤寂，你還沒有畢業簡直是我的最大安慰。愿我們的公眾號永遠不斷更。謝謝吃草，與我比起來，你總是這麼勤勞，在我每一個宅著的日子裡，不遠萬里走過道南橋找我吃飯，也總是很支持我胡言亂語的寫作、很耐心地解答我的困惑，相信我，你也馬上就能畢業拉。謝謝青婉，作為同住的室友，你的成熟和淡定太令我印象深刻拉。謝謝毓珊，我想不管再過多少年，我總是還能記得在台灣念研究所的時候，有一個獲封「最好笑外籍生」的你。謝謝慈安，我對台灣的認識、了解都源於你，能有人一起在操場遛彎、談天真是太好了。也謝謝在台灣認識的陸生同學們，不知不覺間大家都有了合適自己的綽號了呢，你看，有才、貴妃、蘊鵝、蔣哥、小豪，還有祎妮、王喆學姐，想來真是太逗拉。還有「睡衣趴體」的每週覓食、同學家裡的麻將局、羽毛球小分隊的週六小聚，都是我在政大的珍貴回憶。

另外，也要謝謝我的 14 位受訪者。謝謝你們不吝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毫無保留地供我理解、給我啟發。碩士論文的順利完成離不開你們的慷慨。

最後，我想謝謝我的父母。謝謝你們一次又一次地包容我的任性，永遠那麼堅定地支持我的決定。謝謝你們給我提供了一個充滿愛意的自由的成長環境。

謝謝台灣的三年時光。

2016 年 7 月 22 日  
於木柵

# 摘要

腐女熱衷消費以「男男同性愛戀」(Boy's Love) 為內容的耽美文類，而此文類在情色描寫上百無禁忌。腐女因此面臨違背社會「性規範」和「情慾規範」的雙重風險。據此，本研究探討多以異性戀構成的腐女群體，如何因應污名處境並建立身份認同；同時亦探究腐女作為耽美情色文本「閱讀者」的情慾經驗，以及身為「行動者」的情慾操演實踐。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共訪談 13 位腐女，研究結果如下：

腐女身份「污名」來自同性戀群體污名的「轉嫁」以及「視男男為奇觀」的「高調妄想」行為。在與污名共處的經驗中，腐女通過「我群」與「他群」的區分，有選擇地「現身」，低調展露污名身份，以避免公然遭受貶抑的情境。另外，腐女也通過各種行動「矯正污名」，包括對外宣稱「閱讀耽美小說」只是一種興趣愛好，並強調自己的異性戀身份；以及對內與被貶抑的腐女行為劃界；或是通過矯正同性戀群體污名的方式間接弱化腐女污名。

作為「閱讀者」(as a reader)，腐女對耽美情色的偏好與她們對異性戀情色的抗拒有關，她們重視「男男性愛」的「有愛」和「平等」，由此顯露出腐女對情慾欲求中「互為主體性」的重視。另外，耽美情色的「男體禁忌」與「同性禁忌」也提供了閱讀的愉悅感。男性身體或男性間的性愛成為腐女肆意評論的對象，身為異性戀女性，腐女得以將消費同性愛轉化為自身情慾展露的渠道。

不過，腐女深知女性消費情慾文本的風險，因此也強調自己身為生理女性，與「男男情色」間存在「安全」的觀視距離。有些腐女認為「忠貞即安全」，強調耽美情色符合異性戀秩序的「一對一」價值，有些則強調「旁觀者位置」，來表明耽美情色看起來「與己無關」。藉由耽美情色，女性對男體的好奇窮究可以是「就知識論知識」。

當腐女的身份從「閱讀者」跳轉為「行動者」(as a doer) 時，部分受訪腐女則採用「避言情慾操演」的敘述策略，否認在日常生活的情慾實踐中學習耽美情色的情慾知識，以此保證異性戀制度下身為女性的「無慾」和「純良」。

# ABSTRACT

Fujoshi are girls/women interested in reading literary works on Tanbi , which is also called Boy's Love. Usually there is no obvious boundary between Tanbi novels and pornographic novel. Fujoshi are thought to be a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against the social consensus of sex and female sexuality. So the author here focused on the Heterosexual Fujoshi and tried to see how they react to the stigma and where their self understanding come from. Meanwhile the author also focus on their actual erotic feeling while reading Tanbi novels and their erotic experience in real life. Depth interview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is article. After interviewing 13 Fujoshi, the author ca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stigma of Fujoshi come from the stigma of homosexuality. Fujoshi tend not to confess their identity to those who are not Fujoshi as they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riticism they may face. On the other side, some Fujoshi are trying to change the misunderstanding by telling others that reading Tanbi novels is just their hobby and by emphasizing that they are heterosexual. Some are trying to avoid doing things that attracting most criticism. Others may believe that to correct the stigma of homosexuality will help the correction of stigma about themselves.

As a reader, Fujoshi's love for the pornography in Tanbi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ir resistance to the description of heterosexual pornography. They usuall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ove and equality in male and male sex. So they can gain pleasure experience from reading Tanbi pronography. They make many comments on men's body and the male and male sex. Through this way, the erotic feeling of Fujoshi for men can be released.

When it comes to real life, as a doer of female sexuality, some Fujoshi will refuse to talk about their own erotic experience or try to deny they get more information of

the female sexuality in Tanbi pornography by their own erotic life. In their mind, they can keep being a girl/woman who has no desire for sex and who is pure and innocent in this way.





## 論文目錄

第壹章、前言.....	1
一、我所棲身的「腐女」群體.....	1
二、腐女作為一種身份.....	4
三、當女性觀視男體.....	6
第貳章 文獻綜述.....	10
第一節：耽於美色的「腐女」群體.....	10
一、耽美文類/BL 作品的定義與脈絡.....	10
二、「腐女」概念與相關研究.....	17
第二節：女性情慾論述與性主體位置.....	25
一、作為男性特權的「色情」.....	25
二、女性無慾：女性情慾的缺位.....	30
第三節：自我認同與「可貶者」污名.....	39
一、自我與他者：自我認同的建構.....	39
二、腐女作為「可貶者」：污名化的性別.....	45
第四節：閱讀羅曼史.....	49
一、羅曼史小說與女性情慾展露.....	49
二、耽美文類作為女性情慾文本.....	52
三、閱讀與認同.....	54
第五節：研究問題.....	56
第參章：研究方法.....	57
一、深度訪談法.....	57
二、研究步驟.....	58
第肆章：訪談資料分析.....	66
第一節：污名與腐女身份認同.....	66
一、腐女的污名處境.....	66
二、身為一名腐女.....	73
第二節：閱讀耽美情色與女性情慾經驗.....	82
一、閱讀耽美文類的情色之旅.....	82
二、對「男強女弱」的異性戀情色之抗拒.....	87

三、男體「禁忌」：對男性的好奇.....	91
四、同性禁忌：男男戀情的刺激感.....	95
五、情慾的共鳴.....	97
第三節、「安全」的觀視距離.....	102
一、忠貞即安全.....	102
二、遠觀而非投射己身.....	104
三、窮究「知識」不尷尬.....	107
四、避言行動的讀者.....	112
第五章：總結與討論.....	117
一、研究發現.....	117
(一)、腐女污名與身份認同.....	118
(二)、閱讀耽美情色與女性情慾經驗.....	119
二、分析總結.....	120
(一)、「互為主體」的情慾意涵.....	120
(二)、腐女的敘述策略.....	122
(三)、研究限制與建議.....	124
附錄一：腐女訪談提綱.....	126
附錄二：常用詞彙對照表.....	132
參考書目.....	135

# 第壹章、前言

## 一、我所棲身的「腐女」群體

對於腐女群體與耽美文類的研究興趣源於我的個人經歷。自從高中畢業有了較多的可支配時間，閱讀網絡小說逐漸成為我空閒時間的最大消遣，各大文學網站則當仁不讓成為搜尋網絡小說的肥沃土壤。與許多女生一樣，在最初我鐘愛言情小說，青春期對異性與浪漫愛情的幻想在言情小說的敘事中得到滿足。但隨著閱讀的言情小說數量增多，相似的人物特征、千篇一律式的浪漫愛情節卻讓我感到十分疲乏。

我轉而渴求某種「新奇感」的降臨。在言情小說「文荒」之時，耽美文類恰似一塊從未被踏足的處女地，以其禁忌與新穎誘惑著偶然路過的我。回首閱讀的第一部耽美小說，儘管已記不清具體的篇名與情節，但令我訝異進而記憶猶新的是，我幾乎毫不排斥地接受了「耽美」這種以描繪兩位男性間的戀愛為主題的羅曼史文類。耽美文類毫不費力地取代言情小說，成為我逃逸日常生活的棲居地。

耽美文類的由來，可追溯到 20 世紀 70 年代，當時被稱為「花之二十四年組」的漫畫家開始以女性的理想型為基礎創作有著纖細身體、雌雄莫辨的異國美少年，作品以描繪男孩、男人間同性愛情的「少年愛」(BL，即 Boy's Love) 為主要創作方式(張秀敏，2005；葉原榮，2010)，此即所謂的「耽美」風格，指的是作品不論是主角相貌、還是故事情節都異常唯美，耽美文類亦被稱為 BL 文類。

至於包括我在內的這群喜好閱讀耽美文類的女性，則被冠上「腐女」的稱呼。「腐女」原為自嘲語，表示喜好男男愛戀到無可救藥的含義。2014 年 7 月，大陸著名新聞雜誌南都周刊以《腐の小時代》為題對腐女群體進行了報導，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當你有了一雙腐的眼睛，世界似乎就在腐的那一面向你招手。兩個男生正經地勾肩搭背，腐女們就嗤笑他們「搞基」；打開電視，如今的娛樂節目似乎也在有意無意地討好她們，螢幕上兩個大男生從兩端開嚼 pocky，要吃到中間方甘休；看場電影，福爾摩斯和華生也有曖昧，《小時代》裡的宮洺和周崇光更不必說了；有腐女朋友去重讀《三國演義》，「現在連看『三國』

也能腐得起來」……

此為無處不在的腐文化之縮影。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成為腐女，網絡文學中的耽美文類蓬勃發展，各大文學網站紛紛建立耽美板塊，使其成為與「言情文類」並行的另一種重要的女性羅曼史文本。同時由於耽美文類以男性之間的同性愛情為主題，違反了傳統異性戀霸權規則，腐女在現實中的集結頗為不易，因此網路成為腐女交流、聚集的重要場所。以百度「腐女吧」為例，截至 2015 年 7 月，這裡已匯集了 150 多萬名腐女，足見腐女人數的龐大。

「腐女吧」將腐女定義為「純 2 次元的生物，愛好 BL 電影、電視劇、小說、遊戲、廣播劇、動漫等。雖然一小部分也會喜歡真人 CP，可是很大一部分是對 gay 無感的」。「對 gay 無感」的描述牽涉到這樣一個共識，即耽美文類不等同於同志文學，文章的主角男性也不等同於現實中的同志族群。這是因為耽美文類是一種由女性書寫的文類，文中對「少年愛」的情感發展、乃至性生活的描述都基於女性的幻想，注重的是男性主角的「美型」特徵以及故事情節的浪漫感，因此與同志族群的真實現狀有著不小的落差。如榊原史保美（1998）所形容，耽美作品中描繪的是僅存在於想象中的（擬似）男同性戀」關係。

如上所述，身為一名接觸耽美文化已有七年的腐女，我也並不在意耽美文類中的同性戀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同志族群，我在乎（且一直困惑）於為何較之言情文本，閱讀耽美文類讓我有更多的歡愉？為何即使是性行為的描寫，異性戀的我也更偏好耽美情色？

情慾的流露、男男性愛描寫在耽美文類中不可或缺，性行為被視為男性主角間情感確立/升溫/穩定的標誌。在耽美「男男愛戀」的幻想世界中，性與愛的關係更為緊密，性慾因愛情而產生、愛情則由性愛得到進一步的確認。在具體的性愛描寫上，除了最普通的男男插入式性交（肛交）之外，耽美文類中也呈現了各式各樣的性場景和性情境，口交、虐戀、強暴、多人性遊戲等一概不缺，絲毫不比主流異性戀色情內容遜「色」<sup>1</sup>（邱佳心，2011）。甚至也衍生出純性愛描寫的 18 禁「純肉文」。愛慾流動在耽美文類的字裡行間，而在這之中的赤裸裸的情慾也是腐女大感興趣的所在。

---

<sup>1</sup> 在所有耽美文的類別中，除了清水文完全沒有情色描寫，幾乎其他所有文類都涉及男男性愛描寫。

有腐女同好在〈無節操腐女是怎樣煉成的〉<sup>2</sup>一文中，詳細自述了十多年以來的腐女經歷，並特別提及耽美文類中的情慾描寫對她的影響：

還記得看萬有引力的時候動畫太短不過癮，特地找了漫畫來看，結果被裡面的 H 畫面嚇到了，就那麼赤果果地把男人的 JJ 畫了出來，翻到那一頁的時候我嚇得從椅子上掉了下去，羞得面紅耳赤，都不敢再看屏幕第二眼。

再之後就是快速進階，每晚抱著手機在被窩裡惡補耽美小說，越看越上癮！還有各種大尺度的 H 情節，把 XX00 已經上升到了超越靈魂與肉體的快感，欲仙欲死欲罷不能。而且專挑什麼 18 禁，21 禁之流，高 H 還帶 SM 的，不知不覺三觀嚴重扭曲。（紅領巾更鮮艷了，2012）

從最初的不了解、不接受到臉紅心跳、欲罷不能，再到後來上癮、主動搜尋 18 禁高 H 文閱讀，腐女藉由對文本的觀看，逐漸習得對男體（生理構造或情慾）的了解，並開始面對自身對情慾的興趣（主動挑選 18 禁等性愛文本）。耽美文類描繪的是男性的同性性行為，但同時也表現了女性的情慾幻想。從腐女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對耽美中同性性行為的態度轉變，也伴隨著女性對「情慾」一詞由陌生到熟悉的過程。她開始由最初「不敢」直視男體（嚇得從椅子上掉了下去），到後來習慣赤裸男體、並「什麼重口什麼刺激就看什麼」；由此，女性似乎實踐了對男體的操弄與凝視，男性性愛場景被挪用於女性自我情慾的滿足。

此種現象絕非個例。腐女「洋蔥奶奶」表示在她沒文看了或者看不下長文後會直接看 BL 純肉文，並且表示「雖然男女構造不一樣，還是喜歡看，但看完也對自己的行為匪夷所思」<sup>3</sup>。腐女「淺鸞陌」則表示雖然不喜歡看純性愛描寫的 BL 文，但每次看耽美文都會「期待主角滾床單」，並且看到慢熱的文會「急死了，心想攻君你是陽痿啊趕緊撲倒啊」<sup>4</sup>。為什麼腐女愛看耽美文類，特別是有關同性性行為的部份？對腐女而言，耽美文類中的性描寫究竟只是文本情節的一部份，還是已成為女性挪用於自身情慾滿足的工具？當女性（上癮一般）主動搜尋含同性性愛描寫的耽美文類，或期待耽美文中的男性「滾床單」時，她們到底獲致了什麼樣的歡愉與情慾經驗？

<sup>2</sup>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5165395/?author=1#sep>

<sup>3</sup> <http://tieba.baidu.com/p/2277326460>

<sup>4</sup> <http://tieba.baidu.com/p/2277326460>

## 二、腐女作為一種身份

腐女是一群消費以「男男愛戀」為內容的耽美文本的群體，相關研究顯示，腐女群體以異性戀年輕女性為主（吳楠，2005；Galbraith,2014），張茵惠（2007）則進一步指出腐女群體中存在少部分雙性戀女性及被稱為「腐男」的男性讀者（為稱呼便利，本文仍以「腐女」一詞指代此群體）。

由於耽美文類幾乎消解了文本女性的存在，故事主角、情節進展都圍繞男性展開，是一種純粹關於男性的敘事；因此，有研究者宣稱，耽美文類藉由構築「擬像」男性，滿足女性對男男禁忌曖昧情愫的想象，提供了女性窺視男性/體的機會（鐘瑞蘋，1999；楊曉菁，2005；張秀敏，2005），從而具有鬆動性別秩序的可能性。此處「擬像」的意涵在於，研究者認為耽美文類僅是在形式上套用了「男性同性戀」的部份規則（如性訴求、情慾對象同為男體），而在內容呈現上只是女性對「男男愛戀關係」的幻/妄想（fantasy）。耽美文類強調男性形象的俊美、愛情純粹性的追求、情慾實踐的唯美享受、或者是明確的攻/受劃分；不同於同志族群有「熊/猴族」等多種（不一定在女性看來是美觀的）身體樣貌，且其情慾實踐也不一定有顯明的一號/零號之分。在耽美文類的研究過程中，劉平君（2003）率先將耽美（BL）文類從「同性戀作品」中區分出來，原因是許多男同志並不認為「Boy's Love 作品」等同於「同性戀作品」（鐘瑞蘋，1999），而BL迷也不願意被認為（由於閱讀BL作品）是非異性戀者（楊曉菁，2005）。因而，不論是腐女群體自身，或是研究者，都不約而同地認可耽美塑造的僅僅是符合女性審美的「擬像」男性（榊原史保美，1998；劉芊玥，2012；邱佳心，2011），是一種女性對「（擬似）男男愛戀」關係的書寫。

耽美文類因而時常在「現實」（reality）與「幻想」（fantasy）中擺蕩，其對「男男愛戀」的描繪一方面很容易指涉到現實中的同志族群，另一方面在對「純粹愛情」的強調上卻又表明這似乎是一種變體的異性戀羅曼史（劉芊玥，2012）。但不論如何，耽美文類終究提供了女性觀看男體（儘管可能是擬像男體）、操弄性/別的時機，不過，由於耽美文類在「現實」與「幻想」間的曖昧不明，在腐女窺視男體的實踐上，實則產生了頗為弔詭的結果。

腐女觀視男體，可觀察到兩種形式的差異，其一是在文本所提供的虛擬領域（幻想）中觀視男體；其二則是凝視現實中的男體。一直以來，父權體制對「女

性的性」及其相關活動加以嚴格規範，任何與生殖無關、或是在異性戀、一夫一妻婚姻之外的「性」都被視為不正當的、不正常的；異性戀女性主動去消費「同性戀羅曼史」，不啻於冒著父權與異性戀規則的雙重禁忌。邱佳心（2011）認為相當於以「男性愛的震撼性」，對父權異性戀社會擲下了一顆震撼彈，女性在其中展現的高度情慾想象，都將過去被權力體制所限制或壓抑的部份重新解放出來。性不是男性的特權，女性也可以展現情慾的自主性，可以觀看性、了解性、並從中獲得歡愉。在幻想世界裡，女性得以逃離現實性別權力結構的壓迫，從性別權力的倒置中重獲觀看權力（邱佳心，2011），此種情慾自主性的展露，無疑有助於重新反思異性戀父權的霸權宰制。

但是，在異性戀制度下，腐女真的能安全無虞地「凝視」男體而不遭受任何挫折嗎？腐女真的能自如地展現情慾、獲得慾望的滿足嗎？我們或許不能太過樂觀。耽美文類固然創造了一個女性可以盡情舒展情慾、操弄性/別的烏托邦，匿名的網絡世界則給這個烏托邦提供了一個牢固的庇護所。不過一旦回歸現實、去回望腐女所處的性別脈絡，卻會發現「腐女」身份及其情慾實踐籠罩在重重烏雲之下，飽受異性戀霸權的誤解與污名。由此，我們將從腐女如何凝視現實中的男體開始討論。

耽美呈現的是腐女對「男男戀」的幻想世界，根據妄想對象的虛構與否，可區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2次元」（存在於動漫/小說中的虛構人物）、「2.5次元」（實際人物所演出的戲劇角色、在動畫或廣播劇中演出的聲優等）、以及「3次元」（實際存在的人物，如偶像明星，或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人物）等不同層次。張瑋容（2013）聚焦於佔據BL文化核心位置的「BL妄想」實踐，分析腐女如何將從接觸BL作品的經驗中習得的「BL妄想」架構，實際運用在「執事喫茶」<sup>5</sup>的體驗上。她指出，在「執事喫茶」這種非限定為BL的情境<sup>6</sup>下，腐女仍然可以將非同性戀為前提的男性情誼，進行虛構的「BL妄想」實踐，其秘訣是女性主體與妄想對象保持距離，不介入「攻/受」關係之間，從而自由地對男男關係進行BL式解讀，而此妄想實踐也反映了腐女做為主體展現了情慾建構的能動性。

事實上，對「三次元」（現實）中的男性情誼進行「BL妄想」正是腐女歡愉的重要來源。但張瑋容（2013）所說的不介入妄想的「攻/受」關係非常重要，

<sup>5</sup> 執事喫茶：以歐洲貴族宅邸中，執事對大小姐無微不至的服務與奉獻的想象圖，做為賣點的咖啡廳。

<sup>6</sup> 執事喫茶非專為腐女服務，其受眾目標是喜好動漫的御宅族，與腐女有所區別。

一旦腐女試圖打破「幻想」(fantasy)與現實(reality)的邊界，干涉非同性戀的男性情誼，並將其「BL 妄想」公之於眾，則會被視為觸犯禁忌。由於「腐」行為的差異，腐女創造出「偽腐」(台灣、日本均無此詞彙)一詞以示與正常的腐女區分，「偽腐」的大致特徵被歸納為「不顧場合人物、毫無顧忌宣揚腐文化，或高調宣揚自己是腐女」、「純顏控，分不清二次元與三次元區別，對現實中不美型的 gay 持反感態度」、「對於乙女番裡的女主抱有強烈的厭惡」、「以掰彎直男為樂，或者逼迫直男承認自己是 gay 以滿足 BL 幻想」等等。所謂的「偽腐」並非是假腐女，而是腐女內部的分類。

相對的，「正常的腐女」則被視為是低調的、包容的、且能明顯區分二次元與三次元，將「BL 妄想」局限於腦內幻想，不打擾他人的現實生活。

在「偽腐」高調宣揚腐女身份的同時，也有部分腐女卻或多或少表現出了對「腐女」身份的抗拒。如腐女「春風十裡」就表示，「我現在特別低調，不和別人明確表明腐女的身份特別是不熟的人」，面對有關腐女的話題時，她會選擇「網上聊聊」，但堅持在現實中「低調」一點。同時，在路西弗論壇上，我也看到有些腐女自述「不喜歡腐女這個稱呼」，「自己稱呼為腐女可以，但別人似乎不行」，甚至也有現實中的好友表示「我只是愛看耽美文學，但我不認同自己為腐女」。這些論述似乎都表明腐女身份並非不證自明，女性在「閱讀耽美文類」的行為與「腐女身份」的認同之間有著不小的落差，不同的女性對腐女身份都有自己的想象與理解。

由此可見，「腐女」身份亦包含許多的不確定性，她們似乎極為迫切地希望擺脫與「現實」的關聯，讓妄想重歸妄想。但「偽腐」也好，「真腐」也罷，都是這群喜好耽美文類的腐女群體的成員。因此，本文好奇的是，閱讀耽美文類的女性，她們對「腐女」身份的認同為何？對此身份有著什麼樣的想象？而此想象又是如何反映了她們所身處的性別脈絡？

### 三、當女性觀視男體

一直以來，當我們提及情色(erotic)或色情(pornography)時，首先想到(且習以為常)的都是男性對女性的觀看，這些觀看可能發生在專門為男性設計



的色情產品中、也可能在有裸露女體的商業廣告中、又或者甚至在日常生活裡男性對女性的各種評頭論足中。Mulvey(1975)以「男性凝視」(male gaze)分析好萊塢電影中男性對女性的觀看，指出男性觀眾固定他的凝視在男主角身上(「觀看者」)，女性在此則只是男性慾望的對象和目標，是作為客體而存在的(「被觀看者」)(Storey,2001/李根芳、周素鳳譯，2003)。也就是說，在父權體制下，只有男性擁有觀看女性的權力，女性則只能以「被觀看者」的客體位置存在。

耽美文類的出現卻提供了女性觀看男體的契機。在耽美文類中，性/別被重新定義、翻轉，女性盡情施展對男性曖昧關係與情慾的想象，以攻/受形象出現的男性主角，在 ABO<sup>7</sup>文中有三種性別之分，在生子文<sup>8</sup>中則被安裝上生育功能，強壯、陽剛的男性特質遭到擯棄，男性也開始變得陰柔、需要保護……作為旁觀者的女性，得以通過觀看、閱讀男性性愛描寫來滿足自身對情感和慾望的渴求。性不再是男性的特權，女性也有權力主動尋求性與情慾的滿足，在耽美文類的觀看機制下，男性轉而成為女性的慾望對象，這無疑挑戰並衝擊了牢固的異性戀霸權體制。

但是，女性對男體的觀視並非安全無虞，異性戀父權體制通過媒體報導、公權力管制等手段限制並阻礙了女性凝視的運作。以有關腐女的媒體報導為例，諸如〈青春女孩為何癡愛男同性戀漫畫〉(北京科技報，2005)、〈沉迷同性戀漫畫，性取向易出問題〉(深圳新聞網，2010)、〈中學小姑娘最愛看同性戀漫畫，熱衷重口味讓人憂〉(上海勞動報，2013)等數篇文章，都將耽美文類與「同性戀漫畫」等同，且無不表示對腐女性取向、性倫理的擔憂。女性閱讀耽美作品的行為被理所當然地「問題化」，視為社會秩序的「脫軌」，甚至也有大陸學者認為耽美文化中存在女性角色缺位、現實與想象混淆等問題，建議應對腐女群體進行「道德教育的引導」(蘇威，2009)。

公權力作為異性戀主流論述的捍衛者，也介入對耽美文類及腐女群體的管制。大陸官方視耽美文類為「淫穢色情作品」，不僅禁止公開出版，且多次干涉耽美文類的生產與消費，比如勒令禁止耽美文類中出現男性性行為描寫等。而在 2012 年，「耽美小說網」創辦人王明更是被警方以「傳播色情小說」名義逮捕，並被

<sup>7</sup> ABO：起源於歐美同人圈，在男性、女性兩種性別的基礎上，每種性別又可分為 Alpha、Beta、Omega 三種類別，其中 Alpha 處於最高階級，能力最強，但人數稀少；Beta 人數最多、但能力平庸；Omega 體質很弱、但具備生育功能，因此十分珍稀。

<sup>8</sup> 生子文：主角之一的男性有生育功能的耽美文類。

判刑一年六個月，且沒收相關電腦及硬碟，司法懲治介入耽美小說的傳散。也就是說，腐女群體不僅面臨抽象、隱性的異性戀霸權的脅迫，更要面對以政治權力展現的政府公權力的管制；不論是耽美文類的產制、還是消費，都需要尋找權力管制的裂縫，在結構縫隙中交流與傳播。

這些污名與管制都在不停地重申同一種論述，即耽美文類是「淫穢色情」的，女性不應該消費耽美文類、不應該肆無忌憚地操弄男體。這些論述不盡然會被腐女內化，但外在污名的存在勢必會影響腐女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林芳玫（2006）指出，女性主體位置有別於男性主體，在父權體制和不平等權力關係的運作下，女性一直處於被觀看的客體位置，她們往往是通過「男性如何看我」來謀求認同的建立。由於女性深覺自我的「客體性」，因此當她們成為觀看男體的行動者時，她們很難僅僅以「觀看者」的主體身份存在，此種觀看必然同時召喚女性作為客體的身份。岡部大介（2008）則認為，腐女群體最重要的特性是身份的隱匿（*hiding identity*），這是因為在社會建構之下，腐女活動不被視為「正常的」女性活動，所以在表達身份的時候，腐女才自我貶抑。

由此可見腐女處境的複雜性，腐女閱讀耽美文類是一種情慾實踐，具有抵抗父權體制的解放力量；但同時，父權體制與公權力的管制又使得腐女身份飽受污名，女性無法毫無顧忌地凝視男體，在觀視男體的同時，女性需要時時回望現實社會中作為「慾望客體」的身份。腐女身上的情慾展露與身份的污名構成了腐女群體的特殊性，兩者間的博弈正是腐女所處性別脈絡的寫照。

過往研究大多將認同自己為「腐女」的女性作為研究對象，但本文認為，腐女身份並非不證自明，它包含了情慾解放的嘗試、對異性戀霸權的抵抗，也帶有父權下的污名，因而是複雜多變的，女性對污名化的腐女的身份認同情形，正可反映性/別秩序運作的痕跡。後現代女性主義指出，任何的身份/認同都非本質存在，而是權力關係的產物，腐女的邊緣性慾特質提供了我們去理解性/別權力運作的軌跡。我並無意宣揚一種固著的認同政治，去探究腐女該如何、該是何種形象，而是想藉由對「腐女」認同的討論，釐清權力運作的痕跡。因此本研究希望在分析女性閱讀耽美文類所獲致的情慾經驗的同時，探究她們如何與「腐女」身份共處，並藉此了解女性是在什麼樣的性別脈絡之下理解和述說自己的腐女認同，其中對於異性戀性別秩序與女性自身的性/別實踐又有何意義。

結合現有的研究，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問題：

- (一)、女性在閱讀耽美文類的過程，如何觀看男體？她們有什麼樣的情慾體驗/歡愉？
- (二)、「腐女」身份對女性而言意味著什麼？對女性生命經驗有何影響？
- (三)、閱讀耽美作品的女性如何看待「腐女」這個身份？對其認同為何？
- (四)、腐女所處的性別脈絡為何？



# 第貳章 文獻綜述

## 第一節：耽於美色的「腐女」群體

本文所涉及的「耽美」文類指以描繪男男羅曼史為主要內容的「少年愛」(Boy's Love) 作品，分為小說、漫畫、廣播劇、動畫等多種文體；「腐女」則是偏好此文類，以消費「男性間的純愛」為樂趣的女性群體，兩者均源自日本。在進入具體分析之前，文章將首先介紹相關詞彙的概念與歷史發展脈絡。

### 一、耽美文類/BL 作品的定義與脈絡

#### (一) 耽美文類的歷史發展

「耽美」一詞最先來源於日本近代文學，日文發音為 TANBI，指對唯美、浪漫的耽溺。廣義的耽美，即唯美主義，指 19 世紀後半期以法國、意大利為中心興起的文藝思潮，主張廢除道德的功利性，以美的享受為最高價值，將生活藝術化，並追求官能的享樂（宋佳、王名揚，2011）。日本文學史上的耽美派，亦稱新羅曼文學，以谷崎潤一郎等人為代表，反對暴露人性醜惡面為主的自然主義，追求官能美學。本文所指的「耽美」文類即由此「官能美學」的審美風格脫胎而來，特指以美少年之間的「男男愛戀關係」為描繪內容的「少年愛」(Boy's Love) 文類，其特點是主角相貌、故事情節都異常唯美，通常也取「Boy's Love」的首字母縮寫「BL」指稱此文類。

在《少女魔鏡中的世界》一書中，作者之一伊絲塔概要性地論述日本 BL 漫畫的形成脈絡，認為這種「男男戀情」的題材可溯源自森茉莉的耽美小說《戀人們的森林》（發表於 1961 年）、《枯葉的寢床》（發表於 1962 年）等（轉引自楊若慈，2012）。森茉莉號稱「日本耽美小說女王」，她的作品充滿對「美」的官能感受，不厭其煩地用極其華美的文字訴說對美食、美酒和服裝的熱愛，比如將新鮮的雞蛋殼比喻成新雪的表面、壓平的白砂糖、上好的西洋紙和手工書的書頁（陳嫻婧，2016）。森茉莉強調官能審美在物質抵達精神的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中轉作用，給人以「沉溺於美」的印象。同時，在耽美作品中，森茉莉描寫美少年與中年軍官之間的愛，實際上也在影射自己對父親森鷗外的「禁忌」的慾望投射，由於父女戀是大禁忌，在此，她選擇用同性愛的相對「小禁忌」取代此種更不被許

可的大禁忌。由此，對「禁忌」的討論亦成為耽美小說研究的重要主題。

流風所及，少女漫畫家也開始創作「少年愛」題材的耽美漫畫。以荻尾望都、池田理代子、大島弓子、竹宮惠子、山岸涼子等為代表的「花之 24 年組」<sup>9</sup>在漫畫的繪畫風格上大肆革新，並開始以女性的理想型為基礎創作有著纖細身體、雌雄莫辨的異國美少年。隨後，她們也開始觸及以往被男性漫畫家所忽略的同性曖昧與男男禁忌之愛。竹宮惠子的《風與木之詩》(1976)被稱為耽美漫畫的鼻祖，其故事設定在 1880 年的法國男子寄宿學校，描繪的是兩位年輕男性之間的「少年愛」，<sup>10</sup>情節從感人肺腑的純愛告白到性愛場景，一應俱全 (Gravett,2006/連惠幸、黃君慧譯，2006)。

在繪畫風格上，《風與木之詩》延續了少女漫畫一貫的風格，作為漫畫主角的男性大多是年輕俊美的男孩或少年，且無不有著微捲的頭髮、長長的睫毛、閃亮的大眼睛、修長的身材，加上漫畫背景的點綴，一切都顯得無與倫比的夢幻唯美。



圖一：《風與木之詩》<sup>11</sup>節選。

<sup>9</sup> 因為這些漫畫家大多出生於昭和 24 年之後，故被稱為「花之 24 年組」。

<sup>10</sup> 少年愛：耽美文類的主角大多是年輕男性，所以以「少年」稱之。

<sup>11</sup> 《風與木之詩》：故事設定於 1880 年的法國男子寄宿學校，主角身著制服、頭髮微捲、身材修長，是典

此後，耽美小說與漫畫齊頭並進，帶起一股男男相戀的風潮，並觸發由迷群主導的業餘漫畫同人誌創作市場（何雨縈，2013）。「同人」來源於日文 doujin，指粉絲的獨立創作行為，創作者使用動漫或電玩遊戲中已有的角色來創造新的愛情故事，「同人誌」逐漸成為圍繞某一原作的半原創性作品的統稱（劉芊玥，2012）。同人誌的出現賦予了耽美文化新的生命力。80 年代，漫畫同人誌大行其道，並轉而帶動了耽美作品/BL 文類的流行，使其成為一股重要的女性言情文類風格（楊曉菁，2007；葉原榮，2010；張芑嵐，2012）。

在這過程中，也產生了一種充斥性愛場面描寫，品質參差不齊的耽美文類。這時期的作品被形容為「沒高潮，沒起伏，沒意義」（ヤマなし、オチなし、イミなし），並取各句的日文字首組合而成「やおい」（Yaoi）加以指稱。但這些詞彙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如 Wood(2006)曾將少年愛漫畫和 Yaoi 區分，認為少年愛漫畫更強調精心的浪漫感，而非充滿性愛描寫；但 Galbraith(2014)卻直接以 Yaoi 統稱 BL 文類，認為其包含由手牽手的純愛到男性純性愛描寫。本文將 Yaoi 視為 BL 文類的一個分支，進而根據情境使用相應字詞。

20世紀90 年代，主打原創男男戀愛故事的漫畫單行本《ビーボーイコミックス》和雜誌《マガジンBExBOY》創刊，正式促成「BL」這個富含意義的縮略詞的誕生（張瑋容，2013）。此後，發展成熟的日本BL文類逐漸傳播到美國、台灣、中國大陸等地，並發展出各有特色的在地化的耽美風格。

不過，儘管耽美文類以男男愛戀為主題，但不論是學界（榊原史保美，1998），還是腐女群體之內，都不視耽美文類為同志文學，原因大概與耽美文類以「審美」需求和「純愛」幻想為重有關。在現實社會視同性戀為異端的背景下，同志文學大多色調灰暗、充滿不安與彷徨；但耽美則與此無涉，它的形態是挪用過往言情作品的羅曼史風格，來創造出一個擁護「男男相戀」的烏托邦。

總而言之，耽美文類以「唯美浪漫」為風格，展現了主角之間不顧世俗倫理禁忌的純粹愛情，但這種純粹愛情也是高度官能、情色化的。耽美中不乏性愛場

---

型的美少年；漫畫自 1976 年起在《少女漫畫》連載，並掀起轟動。這一幕敘述的是畫面正中央的少年瑟吉坐在懺悔室內，告解他對吸血鬼般的室友加百列·考克圖的異樣情愫，環繞著他的畫格映現了他的感情與回憶。畫面中出現兩人渾身赤裸互相交疊的回憶，顯然留下了許多關於慾望的想象空間。

景，水到渠成的性生活既意味著靈肉結合的愛慾糾纏，更是一種藉由性的接觸來實現的禁忌愛情的升華。

## （二）耽美文類傳入中國大陸的脈絡

20世紀90年代，日本BL漫畫經由台灣傳入中國大陸。初期，大陸市場上的耽美作品大多比較含蓄，沒有男男戀的清晰概念，大多數讀者僅把它們當做比較另類的漫畫，直到1994年，市面上才出現純粹的耽美漫畫。當時大多數耽美作品都是盜版發行，並以小人書的方式在各中學、小學的小賣部或書店銷售或租借（劉芊玥，2012）。1999年，大陸耽美文類發展到一個高潮，第一本耽美漫畫月刊《耽美季節》出版，市面上還有很多盜版耽美VCD，不過因為是日文原聲，所以需要有日語基礎才能理解。

與此同時，許多耽美文學網站應運而生，耽美小說以其較低的准入門檻，吸引了大量年輕女性參與寫作和閱讀，藉由網路快速傳播，一個龐大的腐女群體由此誕生。大陸最早的耽美網站桑桑學院成立於1998年，上面設有「SD學院」和「唯美主義」，路西弗論壇成立於2000年，女性文學網站晉江文學城的耽美同人板塊則創立於2003年等（劉芊玥，2012）。腐女可以在耽美網站上發表自己的原創作品、搜尋並閱讀已有的耽美文類、進行耽美同好間的互動交流。耽美文學網站及耽美論壇的出現，極大地擴展了耽美動漫和小說的傳播範圍，使其逐漸成為網絡小說的主流類型之一。

自90年代耽美文類由日本傳播到世界各地以來，耽美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次文化現象。在傳播過程中，BL文類也衍生出了不同的文本形式，比如日本以漫畫和動畫形式為主，重視視覺性與圖像性，歐美則多採科幻文為二次創作的素材；台灣同樣重視同人誌的二次創作，如何雨縈（2013）的研究便將BL衍生同人誌作為理解台灣BL文類的主要切入點。中國大陸則以原創文學作品為主，當然，同人文/漫畫也仍然是BL文類的重要組成部分。

耽美文類的特徵是唯美、浪漫，對耽美漫畫而言，其男性形象是雌雄莫辨的、高的、修長的，有著精靈一般的大眼睛、長髮、高顴骨及尖下巴（McLelland, 2000a），而美少年一旦出場，也大多採用玫瑰花作為場景烘托；對耽美小說而言，雖然不像漫畫有直觀的視覺效果，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脫離不了「美型」一詞。試

以幾篇耽美小說的節選為例：

那是個身材修長的男人，盛夏里也穿著整齊的長袖白襯衫和熨帖的西褲，挺直的鼻梁上架著一副無框的眼鏡，手裡夾著一份教案，看起來又斯文又乾淨，整個人散發出一股濃濃的書卷氣。(Priest 《鎮魂》)

此人年輕，也就二十出頭，身材挺拔頹長，膚白俊秀，一雙大眼睛，氣質溫潤，十分的順眼。黑髮紅衣，衣袖衣襖都有青色水紋滾邊，腰間玉帶，手中一把黑色古劍，雖然沒戴官帽，但六人看得出他穿的是官袍。(耳雅 《黑風城戰記》)

作為一個男人，這白衣人雖然樣貌出色，但毫無脂粉之氣，相反的，略顯瘦削的臉五官極美卻也銳利，與展昭的溫和比起來，這人好看得有些囂張。另外，表情也太嚴肅了點，不是說他兇悍，而是冷淡，冰塊似的。(耳雅 《龍圖案卷集》)

耽美之「美」，首要的表現當然就是主角男性的外貌之「美」，「修長」、「挺拔頹長」是對理想男性身材的想象，這點與耽美漫畫如出一轍；「溫潤」、「書卷氣」、「冷淡嚴肅」則是對男性氣質的幻想。溫潤、書卷氣之所以吸引人並不難理解，至於對「冷淡」氣質的著迷，卻是因其「不可接近」而更令人崇拜。再者，男性主角的「美型」也無法離開對衣著的描寫，如文中的「白襯衫」、「西褲」、「青色水紋滾邊」都顯示出某種精緻的美感，符合了女性對男性之美的想象。同時，路西弗論壇曾總結過，以古代中國為背景的耽美文學創作（如上述後兩例）是大陸耽美文學不同於日本的一大特色。

不僅男性主角是「美」的，在耽美小說中，甚至連「愛慾」本身也是唯美浪漫的。所有的耽美小說，都在試圖寫出一段不以生殖為目的、無視社會性別禁忌、衝破重重束縛的「純粹愛情」。儘管 Megumi Yoshinaka 認為女性對少年愛的癡迷，可能與青春期的過度潔癖有關，發育中的少女覺得男生和男人都很惡心，因此漫畫中的男性通常是無暇、沒有體毛的無性的角色。但是，這種「無性」絕非「去性化」，相反，慾望是耽美敘事的核心，耽美文中充斥著男性間性愛場景的描寫（劉芊玥，2012）。



不過，由於通常是女性來寫作耽美中的男男性愛，因此，裡面的性愛描寫通常較為溫和細膩。如劉芊玥（2012）對比美國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小說《性》與耽美小說的性愛描寫，認為前者充滿男性對纖弱、順從的女性的徵服感，是極其傲慢、粗魯的；而耽美小說則由女性視角出發，充滿女性對唯美的性愛過程的想象，儘管顯然前者對性愛的描述更為真實。因此「少年愛」所表現的不盡然是真正的同志戀情或同志性愛，而如米沢嘉博（1980）所言，是一種高度官能、情色的女性幻想世界。

### （三）耽美文類與政府管制

目前，耽美文類在網絡上頗為風行，吸引了大量的年輕女性參與其中，如前文曾提及，僅百度「腐女吧」就有 150 多萬名會員。但是耽美文類傳入中國大陸的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BL 文類至今未獲官方出版許可<sup>12</sup>，且時常遭到官方的打擊禁止。其發展脈絡可與 BL 文類在台灣的發展對照理解。

台灣的漫畫發展與政治事件不無關聯。1962 年，政府推行「漫畫審查制度」，致使本土漫畫創作遭到毀滅性打擊，而許多劣質的日本翻版漫畫則通過審查而出版（張秀敏，2005）。而後的 1982 年至 1987 年，以牛哥（李費蒙）為首的本土漫畫家，發動數次「漫畫清潔運動」，抗議不良日本漫畫的流行，要求修正漫畫審查制度。1988 年，「漫畫審查制度」終被廢除，日本漫畫得以通過出版商被正式引進（張瑋容，2013）。日本 BL 漫畫差不多在此之後傳入台灣。而 20 世紀 90 年代也正值台灣同志運動興起，同志群體試圖尋求自身的「可見度」；以「男男愛戀」為素材的 BL 文化因此與同志社群或同志運動有一定程度的親近性。

目前台灣對 BL 文類出版的相關規定依循 2004 年通過的「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在此分級制度下，儘管 BL 文類可經由出版社出版，但大多需要標示限制級，甚至連平淡清水文<sup>13</sup>也列限制級。直至今日，台灣漫畫市場雖然仍以日本漫畫為大宗，但台灣本土的創作已逐漸興起，租書店和書攤隨處可見 BL 漫畫，定期同人大型販售會模式也已確立（張秀敏，2005）。

<sup>12</sup> 就《耽美季節》等雜誌月刊而言，市面上一直有出版。且民間也有個人印刷出版的同人誌，採小範圍發行。但耽美小說則鮮有出版機會。總體而言，對耽美文類出版的管制仍相當模糊。

<sup>13</sup> 清水文：指文章中沒有出現任何形式的性愛描寫的文類，如清水般清澈寡淡。中國大陸也經歷了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類似風暴，2014 年，由中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四個部門共同執行的專項整治運動「掃黃打非淨網 2014」中，充斥性愛描寫的「肉文」遭到官方批評和抵制，網絡寫手們被要求寫清水文。

耽美文類在中國大陸的脈絡與台灣有接近之處，均與政府權力管制相關。由於 BL 文類或多或少有一定程度的性描寫，其中的分支 Yaoi 更是以純性愛描寫為主，受制於出版法和網絡安全等法律規範，在中國大陸，BL 文類相關的產出和消費向來受到極大限制，許多作品以「淫穢作品」或「違反主流意識形態」而遭到禁止（Li,2009）。

大陸官方對耽美文類的打擊多以網路「掃黃打非」<sup>14</sup>的形式進行。根據《南方週末》的報導，2010 年 12 月 8 日，中央電視臺《消費主張》報導盛大文學<sup>15</sup>旗下多家網站「低俗、媚俗、庸俗」，為了商業利益，用曖昧的內容留住讀者；並詳細列舉《攻在笑，受在叫》、<sup>16</sup>《翻滾吧，媳婦》等小說。節目播出之後，盛大刪除了央視所提到的所有作品，並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自我審查體系，<sup>17</sup>網路過濾關鍵詞<sup>18</sup>庫啟動。2012 年的「掃黃打非」則針對網路文學進行「類型打擊」，耽美文類與黑道、幫派等文類一起，被視為對社會有不良影響。同年，「耽美小說網」創辦人王明被警方以「傳播色情小說」名義逮捕，並被判刑一年六個月，且沒收相關電腦及硬碟，司法懲治介入耽美小說的傳散。大網站逐漸下架「耽美文學」，<sup>19</sup>傳統出版社也放棄了「耽美小說」的出版。

最新一次的網路掃黃運動則自 2014 年 4 月展開，直至 11 月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以及公安部聯合實施「打擊利用互聯網製作傳播淫穢色情信息行為」（簡稱「掃黃打非·淨網 2014」）的專項行動，其打擊對象是「非法出版物」、「淫穢色情文化垃圾」、「假媒體、假記者站、假記者（三假）」。耽美文學即在此列，根據南都週刊的報導，短期內 20 多家發佈耽美作品的網站遭到查禁，國家「掃黃打非辦」巡視組在上海的網路、出版界聯席會議上，特意強調從「作者的主觀意識」出發，

<sup>14</sup> 掃黃打非：「掃黃」指清理黃色書刊、黃色音像製品及歌舞娛樂場所、服務行業的色情服務等「淫穢色情」活動。「打非」指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破壞社會安定、危害國家安全、煽動民族分裂的出版物，或是侵權盜版以及其它非法出版物。耽美文類由於被視為「淫穢色情」讀物而遭到打擊禁止。

<sup>15</sup> 盛大文學：2008 年 7 月成立，屬於盛大集團旗下文學業務板塊的運營和管理實體，是目前中國最大的網絡文學平台，占整個原創文學市場 72% 的市場份額。

<sup>16</sup> 由「攻/受」二字可知該小說屬於耽美文類。

<sup>17</sup> 據原盛大文學 CEO 侯小強介紹，此自我審查制度可分為四個方面，一是建立涉嫌色情、淫穢、低俗內容的敏感詞庫，系統會對涉嫌違規的作品自動屏蔽，過濾有害內容；二是設立兩級審讀制，旗下各網站以人工審查方式進行一級審讀，集團審讀室進行二級審讀；三是設立有獎舉報，發動網友參與內容監督；四是盛大牽頭成立學生評審團和專家評審團（轉引自《南方週末，2014 年 5 月 29 日》）。

<sup>18</sup> 關鍵詞過濾：有違反政策規定風險的字詞被視為「關鍵」的敏感詞。關鍵詞過濾指網路應用中，對傳輸信息進行預先的程序過濾，嗅探指定敏感詞彙，並進行智能識別，檢查是否有違反指定策略的行為。這種過濾機制是主動的，通常對包含關鍵詞的信息進行阻斷連接、取消或延後顯示、替換、人工干預等處理。

<sup>19</sup> 現在看來，「耽美」文類並未從網路上消失，消失的只是「耽美」二字。

嚴控「色情」的界限。在此期間，盛大文學城的「敏感詞庫」已「史無前例地擴充到一萬多詞」（廖俊華，2014），「耽美」、「搞基」等詞都在列，而晉江文學城則在此次「網絡整風」中將「耽美」板塊改為色彩不那麼明顯的「純愛」板塊，許多耽美作者不是將文章中涉及性愛描寫的段落刪去，就是乾脆直接鎖文<sup>20</sup>。耽美作品的出版也十分不易，或是改頭換面，將原本發生在兩位男性間的愛情故事改為傳統一男一女的異性戀模式；或者輾轉尋找台灣的出版社印刷銷售。

總結來看，大陸耽美文類所受束縛頗多，公權力視之為「淫穢色情讀物」而加以管制，不論是耽美文類的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需要尋找公權力管制的裂縫，在結構縫隙中交流與傳播。但需要注意的是，與一次又一次來勢洶洶的網路文學管制形成有趣映襯的，正是耽美文類「屢禁不止」的旺盛生命力，不論是換一個標題、還是暫時性的下架，耽美文類畢竟從未在網路上消失，而這正是我們可以思考的角度，何以耽美文類能夠在公權力的數次壓迫下頑強生存？它不斷「興起——寂滅——重生」（劉芊玥，2012）的生命力來自哪裡？

## 二、「腐女」概念與相關研究

### （一）腐女概念

「腐女」一詞由日文同音異字的「婦女子（ふじよし）」轉化而來，專指喜歡耽美作品、喜好幫角色做配對（CP）的女性（何雨縈，2013）。「腐」在日文中無可救藥之意，「腐女」原先是「同人女」的自嘲語，自嘲自己喜好用幻想來進行「（擬似）男男愛戀」關係的創作到無可救藥的意思。

先來看「同人女」的概念，指的是以原作的人物乃至情節為基礎進行二次創作的同人誌創作群體，而這群人中很大一部份對耽美非常感興趣。但實際上「同人」作品涵蓋的題材範圍較廣，男女言情、百合、耽美等都包含在內。「腐女」則專指偏好閱讀耽美作品的女性，並且腐女也可能是偏好二次創作的同人女。兩者的概念有重疊之處，但強調的重點不一，同人女以創作方式定義、腐女以題材定義；不過由於人群的混雜性，在早期的研究中兩者的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宋佳、王名揚，2011）。

<sup>20</sup> 鎖文：取「上鎖」的含義，網絡作者可以將文章封鎖起來，不被任何人看到。

觀察大陸的網絡語境，「腐女」的概念有一定的共識，且這詞使用的頻率遠高於「同人女」，加之本文以探究此群體的認同為主題，著重「腐女」群體對耽美文類的偏好習癖，並不刻意強調此過程中可能存在的 BL 衍生同人創作/閱讀面向；所以本文以「腐女」一詞指稱這些喜愛以男男愛戀關係為題材的漫畫或小說等 BL (Boys' Love 的簡稱) 作品的女性。

有關腐女的年齡、性傾向的研究顯示，「腐女」群體是一個小眾的、以年輕女性為主的群體，並逐漸顯現出年齡層次低齡化的現象（張紅芳，2012），從初中甚至小學就開始接觸耽美作品的女性不乏少數。她們熱衷於遐想小說、動漫、遊戲、電視、電影等虛擬世界中的特定男性人物關係，也會對現實世界中的男性關係（如偶像團體、歷史人物、或周遭人物）進行 YY，<sup>21</sup>將男性間的互動「曖昧化」，從「（擬似）男男愛戀」中獲得歡愉感。同時，在腐女的性傾向上，幾乎所有研究都指出腐女群體以異性戀女性為主，由此，「異性戀女性為何喜愛以同性愛情為主題的 BL 文類」成為一個有趣的問題。

關於腐女所消費的文本，早期的研究則多將耽美文類與同性戀文學類同，而後才逐漸意識到兩者的差別。如鐘瑞蘋（1999）以「同性戀漫畫」指稱 BL 漫畫，但在內文中卻提及許多男同志並不認為「Boys' Love 作品」等於「同性戀作品」，他們認為作品所述及的角色情節與真正的同志相去甚遠。而後劉平君（2003）首次將過去所謂的「同性戀漫畫」正名為 BL 漫畫（張茵惠，2007），並沿用至今。楊曉菁（2005）也指出 BL 作品不能與同性戀漫畫混為一談，她認為此區分的意義在於 BL 迷並不願意被認為（由於閱讀 BL 作品）是非異性戀者。

明晰腐女構成與耽美文類特徵之後，本文接下來將進一步討論現有的腐女群體研究脈絡。

## （二）腐女群體研究脈絡

自從耽美文類在 20 世紀 60 年代興起，並於 20 世紀 90 年代逐漸傳播到台灣、中國大陸、歐美以來，已經吸引大批年輕女性參與其中，她們熱衷於消費、生產以男男愛戀為主體的耽美文本，而這一小眾文化現象也以鮮明的特徵引發心理學、

---

<sup>21</sup> YY：原是「意淫」（Yi Yin）一詞的拼音首字母縮寫，屬貶義，指一個人言論不切實際，一切均屬個人憑空想象。後來被網絡文學廣泛應用，其意為美好但不切實際的幻想（妄想）。

社會學、倫理學、傳播學等各領域的學者投入研究。

首先，學者討論的問題是異性戀女性為何會喜愛閱讀耽美文類，她們的閱讀動機為何。相關研究指出女性閱讀 BL 文本與言情文類中的傳統異性戀愛淪為公式有關，女性「受夠了少女漫畫或言情小說中的女主角」（張茵惠，2007），這些女主角大多懦弱無能、喜歡依賴他人、容易哭泣、只會扯別人後腿，女性不滿於性別刻板印象，於是轉而尋找新的可能性。耽美文類應運而生，藉由消除文本女性的存在，使女性閱聽人得以從傳統的、弱勢、刻板的女性形象中解脫，轉而以旁觀者的身份窺視著兩位男性遵守言情文類的符號規則而逐漸相戀的過程。

周典芳（2009）則提出「多樣性」、「禁忌性」、「現實性」是女性閱讀 BL 文類的原因。「多樣性」意味著女性自由書寫、徹底配對男男的想象空間，耽美文類中不乏完全顛覆現實性別特質之作品，諸如男男生子文、雙性文等。「禁忌性」來自於在異性戀霸權下，拋開家世地位、不畏阻礙、不在意世人目光、不在乎血緣延續、追求真愛的男男愛戀，此種對純粹愛情的追求引起了腐女的共鳴。「真實性」則是相較過於完美的少女漫畫或言情小說而言，由於耽美作品中多少會涉及異性戀秩序對同性愛戀的不寬容，因而耽美文類在描述上更貼近現實，非純然烏托邦式的愛情。

「純愛」是耽美文的一大標籤，耽美小說以它的男男相戀挑戰異性戀秩序的「禁忌」，目的是突出愛情至上的浪漫感，而「欣賞更加純粹的夢幻般的愛情」無疑是年輕女性閱讀耽美作品的重要原因（王萍、劉電芝，2008）。而在對台灣耽美漫畫的研究中，學者則指出 BL 文類中的擬像男性，既能滿足女性對男男禁忌曖昧情愫的想象，在視覺上也能滿足對男性/體的窺視（鐘瑞蘋，1999；楊曉菁，2005；張秀敏，2005）。因此，McLelland (2001) 認為 BL 文類的讀者只對愉悅感（pleasure）有興趣，而非其背後的政治性（politics），是沉浸於「幻想」，而非「真實」（Vincent,2007）。

從耽美文類中習得的「男男相戀」幻想，也被腐女用於現實中的妄想實踐，即將本非戀愛關係的正常男男互動解讀為「曖昧關係」，從而獲得如同消費耽美文類一般的歡愉。張瑋容（2013）以腐女如何幻想「執事喫茶」的男性服務員為例，指出，主體（腐女）主要通過不介入妄想對象（兩位男性服務員）的攻受關係中（旁觀服務員互動）的方式，實現將男性情誼解讀為 BL 配對的目的。而

BL 妄想之所以成立，則是因為它填補了男男同性情慾與同性社交之間看似連續的斷鏈（張瑋容，2013）；BL 妄想的愉悅既非來自確實的同志關係，更非來自普通的男男友情，其愉悅感坐落在男男關係將明未明的「曖昧」之中。

在這「曖昧化」的過程中，必須提及「萌」（Moe）元素的重要性。東浩紀在《動物畫的後現代》一書中提出漫畫的「屬性資料庫」（data base），其中data一詞並非指一般資料，而是流行文化中「（萌）屬性資料元素」的意思（涂銘宏，2013）。當然，具體萌什麼、萌元素有哪些均因人而異，但「萌」表達的是一種腐女見之尖叫「好萌、好萌」的激動情緒，也是其歡愉、興奮、喜愛的重要來源。比如，耽美小說裡，萌元素可能就有「外貌特征，性格特點，特定的設定、情節、場景」等諸多面向，舉例來講，「金髮碧眼、溫文爾雅、青梅竹馬的關係、一見鐘情的橋段」等都是萌元素（劉芊玥，2012）。真正吸引腐女的正是這些具體人物和特定細節的萌元素。

因此，萌（Moe）元素可以提供消費和生產 BL 文本的動力（Galbraith，2014），腐女得以藉由「萌」在兩個擬像男性的互動中，發現書寫契機（何雨縈，2013），她們將萌元素與與人物特性結合，從中吸納靈感將男男關係曖昧化，藉此填補男男曖昧關係的幻想空間。

在分析腐女的妄想實踐如何運作的同時，不少學者也對腐女的解讀策略進行分析，即討論腐女將自身置於什麼樣的閱讀位置。耽美文類的男性主角有攻方/受方之分，前者通常較為強勢，後者則相對弱勢。劉芊玥（2012）經由對腐女的半結構式訪談，認為女性在閱讀 BL 文本時，習慣將自己代入處於弱勢的受方，因為對受方的描寫較接近異性戀文本中的女性，她因而認為耽美小說是作為一種異性戀羅曼史的變體而存在，此「變體」意味著女性想同男性一樣去愛男人，但她們重視的只是愛情的純粹與平等，目的並非是去推翻異性戀的性別模式。

何雨縈（2013）的解釋更為積極，她以焦點團體訪談法與二手資料分析法蒐集腐女實踐「萌」的過程，認為腐女會以「攻」的擬像男性的身份進行書寫與實踐，進而滿足對男性的操弄慾望。而面對耽美文類中的女性缺位，何雨縈（2013）更是認為女性的消失得以讓 BL 女性閱聽人解除了自身身為父權女性的形象負擔，BL 文類中的性愛，更能讓 BL 女性閱聽人肆意享受、窺視性暴力的過程。

張茵惠（2007）則認為女性的視線並非投射在「角色」上，而是投射在平等的「關係」上，因而腐女更像是一位「旁觀者」。劉品志（2014）同樣指出耽美文類中「排女主義」的運作，實則限制了腐女的投射作用，使其被圈限在一個「曖昧的旁觀者位置」，讓腐女消費 BL 作品時，維持一個「不越界」的默認鐵則，進而限制自身性取向的欲望效力。然而，他也指出，這樣的鐵則和限制卻時常因為自身對男性角色或 CP 組合的熱愛，進而造成「破功」的現象，從而讓腐女們於閱讀過程想／享受 BL 式戀愛快感。

此外，學界也從酷兒閱讀(Galbraith,2014)、對抗性公眾 (Wood,2006)、對性別的操弄 (Fujimoto Yukari,1998)等角度探究腐女群體的出現對於異性戀性別秩序的影響。同時，學者也注意到耽美文類的情色化現象，並引發對長期以來遭到漠視的女性情慾的討論。

Fujimoto Yukari(1998)認為少年愛漫畫的創作是為了逃離原本的性別規範和性禁忌，一旦這個機制得以建立，則促使女性能夠「操弄性別( play sexuality)」，并使她們的觀念從消極向積極轉變。毫無疑問的是，腐女群體的出現挑戰了傳統的「男性凝視」，女性得以從自身視角建構全新的男性與男性關係（鄭丹丹、吳迪，2009）；但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女性在創造故事情節和人物時，將創作主體（女性）置於極低的位置，是因為在她們的價值觀中，女性就是低下和被支配的地位（王萍、劉電芝，2008）。

此種看似悖論的解釋，可呼應對耽美文類的雙重理解。繼承「羅曼史書寫」風格的耽美作品，以幻想中的男男愛戀為書寫主題，作為主要書寫者和閱讀者的女性成為物化、消費、凝視、窺視男性的主體。但另一方面，耽美作品中也承襲了言情作品書寫的一般風格，包括某種性別規範和言情套路的延續。以比較特殊的男男生子文為例，它既將男性「女性化」，將男性與「母職」勾連，挑戰了男性一貫的霸權和強勢地位；但另一方面此種設定多基於「完美愛情和完美家庭」的想象，延續了異性戀秩序下對「傳宗接代」的家庭責任的承諾，男男愛戀下的「純粹愛情」加之有血緣關係的小孩，是再完美不過的戀情。

耽美作品及其「腐女」讀者群的出現，其重要意義在於逐漸顯現的對多元性別文化之想象與書寫的可能，以及回歸到所處社會脈絡之下，去探問模糊化的性別認同和性別越界的可能性。正如 Wood(2006)所言，BL 漫畫重要的酷兒面向在

於它們可以依據主觀的視線和所觀看的對象來進行非常不同的解讀，它拒絕任何對於性別的（gendered）或性別身份（sexual identity）的整體的（monolithic）、單一的理解。

Wood(2006)的研究強調了 BL 文類的全球性及情色化面向，他指出網絡的便利促進了不同國家的粉絲間論述和文本的流轉，從而產生了具備顛覆性和基礎的酷兒性質的全球性對抗性公眾（global counterpublic）。而此「對抗性公眾」的意義在於 BL 漫畫提供了色情媒介（erotic media）的近用，挑戰了之前在兒童和成人間嚴格而明確的劃線，使其在網絡上得以建構一個抵抗圍繞著年齡、性別、階級、性向的真實社會規範/限制的身份。

Mclelland & Yoo(2007)則特別重視 BL 文類的分支——Yaoi 文本的青少年情色問題。Yaoi 文類的出現允許女性自由地（甚至狂熱地）表達對年輕男性身體的喜愛，而女性對少年愛的性幻想（sexual fantasy），實則促成了主流社會頗受限制的性/別身份有更多流動、連結的可能。Martin(2012)則分析了 BL 現象本身作為一個充滿論述競爭的舞台所發揮的社會功能，認為其不僅單向顛覆了理解女性性別和（同）性相關的文化領域，而且提供了年輕女性思考這些問題的集體接合（articulation）空間。

BL 文本是一種書寫情慾的女性文本（洪健嫻，2011），是「女性色情」的展現（邱佳心，2011），藉由對 BL 文類的生產、消費，女性得以實踐另類的情慾建構（張瑋容，2013）。創作者／腐女們其實都深知同性之間的愛戀在當今社會仍是不被讚許或認可的，也因此藉由這樣的文本，創造出一個排除女性而只有男性存在的世界，藉此，原本在強制異性戀規範下的同性關係，就可以很「自然」地納入愛情的可能性，從而「理所當然」的發生戀情（劉品志，2014）。

邱佳心（2011）以女性色情遊戲文本為對象進行敘事分析，此所謂的「女性色情」特別指稱少年愛（Boy's love）作品中具有明顯性器官暴露或性行為描述的內容；研究結果發現，女性閱聽人一方面逃離現實性別權力結構的壓迫，一方面從性別權力的倒置中重獲觀看權力，以女性的主動觀看，對男性進行性感化想象。因此，女性得以在實踐中展現情慾能動性，對父權異性戀宰制性意識形態進行反思，開放情慾態度，反對對性別弱勢的歧視（邱佳心，2011）。當然，此種情慾建構並不局限於性快感，也不一定非得是直面暴露的性器官或性行為，同樣



地，腐女快感的根源，也可以是對於「理想戀愛關係」的共鳴（張瑋容，2013）。

### （三）本文的研究方向

總結而言，上述研究有幾個切入的面向：其一，重視 BL 文類的文本意涵，以及腐女對「男男曖昧關係」的妄想實踐與解讀策略；其二，從女性情慾論述、對性/別的操弄、酷兒閱讀的實踐等角度分析 BL 文類對傳統異性戀秩序的衝擊。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過往研究的著眼點大多在腐女與耽美文本之間的關係、分析她們如何閱讀、閱讀動機為何，卻忽視了腐女本身所處的日常生活及性別處境。不論是腐女的閱讀策略、慾望投射的對象，還是腐女的情慾建構、女性主體的建立，都離不開對其所處的社會脈絡的探討。舉個例子，日本社會雖然在現實中對同性戀身份不比西方國家更寬容，但耽美文類作為一種幻想修辭（*fantasy trope*），其中的男性或女性同性戀被視為是一種美好的、純粹的羅曼史（McLelland,2000a）。因而，日本社會對同性戀描繪的回應與西方非常不同，此種不同的文化脈絡無疑會提供對文本的新的解讀方式（Wood,2006）。個人的生命經歷也是同樣的道理。因此，在詮釋、分析 BL 情慾文本的建構過程時，更重要的是將社會意義以及個人的生活經驗帶入討論（劉品志，2014），如此才能更為透徹地分析腐女群體的樣貌。

其次，過去的文獻大多直接將認同自己為「腐女」的閱聽人作為研究對象，進而分析她們與耽美文類的種種相遇情形，卻從未特意著墨於女性在生產、消費耽美文類時，緣何產生了「腐女」認同，或者其認同的動向為何。不過，學者早已注意到「腐女」認同向來不是理所當然的。腐女對以「男男同性愛」為主題的耽美文類的偏好，使其成為異性戀中的畸異「他者」（涂銘宏，2013），而異性戀秩序下的性別情境，必將對同性戀族群的歧視與污名同樣複製到腐女身上。因此，腐女一詞作為身份認同是悲喜交織的，它雜糅了外界（尤其是不了解 BL 文化的異性戀男性）對閱讀 BL 女性的歧視與各種刻板印象，以及喜愛 BL 的同類直接的惺惺相惜（張茵惠，2007）。

同樣地，岡部大介（2008）指出，腐女是自嘲的稱謂，在異性戀秩序下，由於污名的存在，腐女的身份是隱匿的、不可見的，她們無時無刻不在進行「隱匿實踐」（*hiding practice*）。當然，隱匿（*invisible*）不意味著被動、消極，岡部大

介(2008)也將腐女自我貶抑的實踐視作「一種抵抗偏見的自衛溝通」，認為腐女在自我貶抑的同時，「弔詭地展現身份」。也就是說，儘管存在著外部的偏見與污名，「自我貶抑」、「隱匿」是對此偏見的某種回應，但腐女在如何表達、以及是否表達腐女身份上，其實仍有相當的自主性，這種對身份的表達，無疑和認同有關。

因此，在分析腐女群體時，本研究將回歸到腐女身份認同問題，探究女性對「腐女」身份的認同狀態，以及此身份對年輕女性而言究竟有何意義；並試圖進一步分析在她們理解（接納或抗拒）腐女身份的過程中，個人的生活經驗、性別處境，甚至社會文化脈絡如何在此之中運作。



## 第二節：女性情慾論述與性主體位置

在異性戀秩序下，凝視的權力向來屬於男性，一直以來，只有男性肆意窺視女體、消費女體，而耽美文類的出現卻提供了女性「倒置觀看」的可能，男性反之成為腐女視覺的焦點。更何況，這種以男男曖昧關係為主題的耽美文類通常是情色化的。本章節將從男性特權的「色情」與女性情慾的討論著手，探討耽美情色的出現，為何與女性情慾展露有關。

### 一、作為男性特權的「色情」

#### (一)「色情」定義與分類

媒體的煽色腥報道、八卦雜誌的玉體橫陳、廣告中的裸露女體……一直以來，提及「色情」，想到的就是各種被「物化」、被「性化」的女性形象，而男性則通常以觀看女體的身份出現。林芳玫（2006）視「色情」為鞏固男性主體位置的文化表現形式，在色情的定義上，她認為狹義的色情專指以暴露性器官、描繪性行為為主的媒體再現；廣義的色情則指任何以女性身體為中心而其觀視角度從男性出發的再現方式。王瑞香（1996）對色情的定義相對中性，沒有刻意強調色情的男（凝視）/女（客體）之別，她將色情定義為以圖片或言辭對性器官及各種不同的性交方式作生動描繪所構成的性露骨材料。

色情與「慾望」、「性行為」有關，而「性」（sexuality）向來是女性主義的關鍵議題。女性主義理論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將性/別二分與性慾特質去本質化，意識到男女的分別及區隔均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產物。在性的實踐上，正是透過「男人天生是有侵略性和支配性的，而女人生來是被動而順從的」這樣的建構，使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被正常化與合法化（王瑞香，1996）。此種「男支配、女順從」的景象在色情產品中屢見不鮮，男性強壯有力，女性弱柳扶風的形象被一再複製，色情是女性對男性的一種「服務」，男性對女體的佔有則充滿暴力與慾望。

基進女性主義者 MacKinnon(1987)對色情作了面面俱到的描述：

透過圖片或文字而生動地描繪出來的性露骨的婦女附屬狀況，這也包括婦女被非人化為性對象、東西、或商品；享受痛苦或羞辱或強暴；

被捆綁起來、切割、毀害、淤傷，或肉體疼痛；性的屈服、奴役或展示的姿態；被裁減為肢體部分、陰道被東西或動物插入，或以貶抑、受傷、受折磨的情節呈現；被描繪為骯髒或低等的；流血、瘀傷，或疼痛的情況出現在一個使這些情形具性意味的脈絡裡。(MacKinnon, 1987, p. 176；轉引自王瑞香，2006)

「色情」本身是一個中性詞彙，但在發展過程中，由於兩性權力的不平等，色情實際上被窄化為男性對女體的消費，因而不論在色情的定義、還是指涉對象上，都可看出基進女性主義者在極力主張色情即是男性對女性的暴政。

另外，也有研究者從「暴力」及「貶抑」角度出發，對色情進行進一步的定義與分類 (Check, 1985)。他們區分「情色」(erotic) 與「色情」(pornography) 的差別，認為前者為不含暴力且不具貶抑意味的性題材；後者則包括含性暴力及不含暴力但含貶抑意味的性題材。

林芳玫 (2006) 整理相關研究對色情的定義，將其分為如下幾類：

1、情色 (erotic)：為不含暴力，不含貶抑、貶低女性意味的性題材。通常具有故事情節，而情節描述中，除了呈現性行為外，也強調男女之間情感的面向與聯繫。

2、不含暴力、不貶抑女性的色情：內容類似情色，但無情節：即沒有暴力、沒有貶抑女性、但也沒有強調人物的情感面向，完全以行為、動作為主。

3、不含暴力，但具貶抑意味的色情：雖然片中沒有呈現暴力行為，但呈現女人下跪、獸交、綁架女人、對女人下迷幻藥等情節，或表現女人是花癡之類的訊息等。

4、含暴力、具貶抑意味的色情：通常是強暴場景加上受害者不同的反應，如呈現受害者自抵抗轉變為享受被強暴，或是受害者感到惡心痛苦的反應。

在具體的詞彙使用上，有學者以「色情」一詞指代一切含性行為的材料，也有反之，用「情色」一詞涵蓋所有的色情材料。出於用詞前後統一及便利的考慮，本研究將使用「耽美情色」<sup>22</sup>一詞指代含性行為描寫的耽美文類。

<sup>22</sup> 耽美情色：五花八門的耽美文類多為重視情節描寫的情色文本，但是也有分支 (Yaoi 或肉文) 是純粹的性描寫；另外，從浪漫平等的純愛到虐戀也無所不包，難以簡單定論。出於用詞便利的考慮，本文含有性行為描寫的耽美文類統一稱為耽美情色，而不再細分其中的性是否含有暴力或貶抑行為。

## (二)「色情」與男性凝視：性別/權力的性愛

男人行動而女人表現。男人注視女人。女人注視自己被男人注視。這不僅解決了大部分的男女關係，也決定了女人與自己的關係。男性是女性的檢設者。女人只是個被檢測的人。也因此，她將自己視為一個對象，尤其是視覺的對象：一個景觀。(Berger, 1972, p. 47；轉引自 Zoonen, 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頁 121)

此即所謂的「男性凝視」(male gaze)，由 Mulvey (1975) 在對通俗電影的分析中率先提出。Mulvey(1975)指出在男性凝視中，有兩個涇渭分明的位置：男性觀看而女性展現「被觀看性」(to be looked-at-ness)。她認為，在主流的好萊塢電影中，女性的功能在於扮演男性觀眾的性愛對象，男性可從她們的出現獲得窺淫 (scopophilia) 的樂趣；同時，由於女性也是男主角的性愛對象，男性觀眾因此可以視男主角為認同對象 (Zoonen, 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也就是說，男性觀眾固定他的凝視在男主角身上(「觀看者」)，以滿足自我形成，且透過男主角對女主角的凝視，滿足原慾(libido)；女性在此則只是男性慾望的對象和目標，是作為客體而存在的(「被觀看者」)(Storey, 2001/李根芳、周素鳳譯，2003)。

男性凝視也被用於色情研究，從而藉此展現男性對女性的客體化。林芳玫 (2006) 在男性觀看 A 片的研究中指出，A 片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男人看女人，而且是看「女人應該要有的樣子」，A 片將男性膠著於觀想主體的位置，為了方便男性毫無阻礙地觀賞片中的女性，乾脆連片中男演員的鏡頭都盡量節省，連他的長相都看不清楚。對 A 片觀眾的訪談也證實了(作為觀看者的)男性本身並不觀看片中的男性，同時也不被(作為觀看者的)女性所觀看(林芳玫，2006)。被凝視、被觀看、被肆意想象的只有片中渾身赤裸的女體，而男性在私領域卻吝於成為女性情慾主體的對象。

由此可看到，不僅色情內容富含男女性愛關係的不平等，甚至連色情的觀看位置也一再重複這種不平等。色情是社會現實建構性別不平等的一環，色情出版品設定了女性的客體地位，且有意地去展現女性是享受痛苦、羞辱和被支配的 (Dworkin, A., 1981)。MacKinnon(1987)因而認為色情就是一種歧視的機制，而非扭曲的現實，也不是所謂投射、表達、幻想，或是再現、符號等等；色情將性別宰制建構為性的真實，使集體女性地位受到貶抑(林芳玫，2006)。色情內容充

斥對女性的暴力，實則反映了現實中「男宰制、女屈從」的關係，色情與社會現實共同存在著男主體/女客體的權力不平等（林芳玫，2006）。

Stoltenberg(1989,2000a)則把插入的性行為（性交）與男性宰制相連結，並且將此種社會所建構的男性宰制愉悅形容為「文化情色化」(culturally eroticized)；他主張，色情「制度化了」這種情色化的宰制，也就是說，色情出版品不僅反映了社會現有的宰制，還示範了且積極塑造著宰制行為（Beasley,2005/黃麗珍譯，2009）。色情出版品維持對女性的傷害，而且將男性優越建構為性感的，來常態化與認可男性的宰制（Stoltenberg,1989;轉引自 Beasley,2005/黃麗珍譯，2009）。

色情是男性權力類型，基進女性者 Dworkin,A.(1981)主張，只有當色情不存在時，女性才是自由的，在那之前，所有女人都是色情裡所描繪的女人，為同樣的權力所利用，受到同樣的評價（王瑞香，2006）。但由於對色情及色情的理解不同，各流派的女性主義者對於是否該「反色情」亦有爭論，下文將具體進行闡釋。

### （三）「色情」爭論：反色情與反-反色情

一直以來，色情就是一個爭議頗多的問題，儘管其中充斥著對女性的異化與貶損，但在具體該如何評價色情、是否應反對色情這些問題上，各女性主義流派仍各持立場、眾說紛紜。總體來看，對色情的態度分為文化保守主義、基進女性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性解放主義四個類型（林芳玫，2006；Tong,1989）。

文化保守主義代表對色情的傳統看法，認為「性」有好/壞之分，好的性是異性戀的、發生在婚姻中，並盡可能以生育為目的（Tong,1989,轉引自王瑞香,2006）。同理，好女人清純無慾，理應是賢妻良母的形象；對性有興趣的女人則被視為淫蕩、低賤。而色情無疑是「壞性/壞女人」的展現，並不符合傳統道德倫理規範的期待，因此文化保守主義持反色情立場。

發端於 19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的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則是反色情的主要力量，上文提及的 Dworkin,A.、MacKinnon 等人是此派別的代表人物。儘管與文化保守主義同持「反色情」立場，但基進女性主義對色情的理解卻與之不同。基進女性主義主張女性所受的壓迫是最古老、最深刻的剝削形式（王瑞香，

2006)，而此壓迫的根源是父權體制，父權體制賦予男性支配權力，女性則受制於被建構的「永恆的陰柔」(eternal feminine)(Greer,1971)。因此，基進女性主義者反對父權壓迫、反對男性對女性的宰制、反對由此衍生的男/女權力不平等及性別歧視。

在基進女性主義者看來，色情使女性處於物化、異化的地位，並充斥著對女性堂而皇之的貶抑。色情製造了不利於女人的氣氛與環境，女人被男人的性幻想塑造為沒有權威、沒有智能、任憑男人擺佈的次等人類(林芳玫，2006)。女性在色情中被男性控制、被客體化，是被抹除了主體性的對象物。色情與其說是關於性本身，不如說是在異性戀關係的脈絡裡，行使男性權力來對付女性的手段(王瑞香，2006)。MacKinnon(1987)視色情為性別歧視的實踐，認為色情出版品「制度化了男性至上的性慾特質，融合了宰制與服從的性愛傾向，以及男性與女性的社會建構。」(Beasley,2005/黃麗珍譯，2009)。不過，也有自由主義者為色情辯護，視色情為言論自由的表達；對此，Ronald Dworkin (1981)舉例說明色情及其散佈的強暴迷思使得女性說出來的「不」無法達成溝通效果，亦即，對言論自由的過分強調實則妨礙了女性的表達自由。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色情具有「沉默效果」(silencing effects)(Hornsby,1995)，作為言論的一種方式，色情的普及與氾濫淹沒了女性的聲音，她們的言論被掩蓋而難以被聽見、被認真對待，真實生活中的女性發言權受損(林芳玫，2006)。

基進女性主義者視色情為對女性有害的存在，因此在 1970 年代掀起了反色情運動。Dworkin, A.與 MacKinnon 提倡以立法方式來對抗色情。她們認為色情傷害了女性平權的機會，帶來性騷擾並貶抑女性，造成性暴力並阻止了法律伸張公平正義、限制了女性發揮公民權和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因此建議將色情視為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女性或其他自覺受到攻擊的人，有權利採取法律行動(Zoonen,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

與此同時，一些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則組成「女性主義反檢查制度特別小組」(Feminist Anti-Censorship Taskforce)，反對由基進女性主義者主導的「反色情」運動。自由主義對色情媒介本身未必有強烈的好惡，他們主要基於反對媒介審查制度的立場反-反色情(林芳玫，2006)。Dworkin,R.(1981)對色情的辯護從言論自由的立場出發，認為限制或禁止色情短期內好像對社會有益，但長期以來會使言論市場失去多元性，所以色情應受到法律的保障，民主社會應該容許色情的存

在。Strossen(1995)則從虛擬 (fiction) 與現實 (reality) 的差別出發，認為充滿暴力或對女性貶抑的色情是虛構的，不一定會對現實產生影響，她以此來為色情的傷害辯護。當然，自由主義者也承認色情在某些方面是不好的，但他們認為色情的不好不應該成為限制言論自由及審查制度的原因，應該讓一切回歸到言論的領域，通過不同言論的競逐來解決問題。

另外一些對反色情運動指責認為，反色情運動封死了有關女性真正之性感受的討論，有可能會產生新的清教規 (王瑞香，2006)；同性戀者擔心自己的文化形式會因此受到威脅；而有的女性主義者則批評 MacKinnon/Dworkin 所提議的法案影射女性的性行為必然是友善的、值得尊敬的、非暴力的，他/她們主張女性也有權力享受性歡愉，如性虐待與受虐 (S/M) (Zoonen, 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最終，美國最高法院宣佈此反色情法案違憲，因為它違反保障美國新聞自由 (press freedom) 的第一修正案。

持性解放立場的人士則直接肯定色情的正面貢獻，認為色情有助於解除性壓抑，使人們以更開放的態度來享受多元的性行為 (林芳玫，2006)。性解放論者與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批判基進女性者所持的「男性 (宰制) / 女性 (受壓迫)」的二元對立觀點，認為色情文本的多元化以及觀眾認同位置的游移性 (何春蕤，1996)，使得無法簡單地將女性定義為色情文本的受害者。不過，林芳玫 (2006) 對此種論點持保留懷疑態度，她認為，只要男性凝視的觀視機制維持不變，情節上的多元化仍難以造成重大突破，亦即，色情仍然是屬於男性的特權。

## 二、女性無慾：女性情慾的缺位

### (一) 喪失情慾的女人

有哪個女人自小就汲汲營營、想精想怪的窺男體呢？有哪個女人有那麼強的動機，經常維持高度的主動和靈敏，以便伺機觀看男體呢？有哪個女人會不斷拓展疆域，不管遠近高低，一味研究技巧，創造窺視的機會呢？有哪個女人是渾身衝動，大量消耗體力，以不惜血本的無畏精神追逐男體呢？(何春蕤，1994，頁 16)

何春蕤 (1994) 在她提倡女性性解放的《豪爽女人》一書中有如上這段話，很能反映目前女性情慾所處的尷尬位置：在性別建構的過程中，好女人應該是清



純無慾的賢妻良母，女性從未被教導去主動觀視、消費、甚至操弄男體，女性情慾坐落在隱而未現的他處。

Beauvior(1973)在《第二性》中有句名言：「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此「形成」即意味著社會文化對男/女性別差異的建構，女性情慾的隱沒亦歸咎於此社會建構的過程。性別通常有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之分，Rubin(1975)提出「性/性別體系」(sex-gender system)，認為性別在意識形態架構下型塑，並經由文化和歷史過程的社會建構而成。因此，生理性別的男性(male)被視為具有陽剛特質(masculine)，女性(female)則與陰柔特質(feminine)相連。陽剛特質是主動的、積極的，陰柔特質則是被動、消極的；借兩性性別特質差異之名，女性被型塑成「被動地等待情慾滿足」的形象。

長久以來，雖然色情媒介裡充斥了各式各樣的裸露女體，但色情實際上仍然是男性的專利。在男性肆無忌憚凝視女體的同時，女性自身卻被要求不該談論色情、不該有慾望。Greer(1971)抨擊在父權制度的壓迫之下，支配我們的文化要求女人必須是可愛而被動的、必須是個囡囡，因而女性實際上是一個去了性的偶像、是年輕的、皮膚光滑無毛、肌肉有彈性、而且沒有性器官的無性形象（轉引自王瑞香，2006）。女性是被男性所閹割的被動存在（Greer,1971）。

這種對女性情慾的閹割在女性出生、成長的過程中一直存在。Lorde(1984)在《情慾之為用——情慾的力量》一文中寫道：

女人被教養為害怕去面對心中強烈的慾望，對慾望的恐懼使之變得可疑而強大，壓抑真相的後果也只會使得它變得更強大。因為害怕無法超越內部的扭曲，使女人變得溫順、忠誠以及服從由他人定義的人生，更甚者，它使得女人甘於接受各種壓迫。」(Lorde, 1984; 孫瑞穗譯, 1996, 頁 269)。

也就是說，對女性而言，她既沒有機會也不被鼓勵去接觸各式情色文學與影像刺激；並且，她很早就知道，只要表現出任何對情慾的興趣和好奇，就會被烙上淫蕩之名，因此，當她的情慾發動之時，她也會自動發動罪惡感，懷疑自己是不是「有毛病」（何春蕤，1994）。

情慾流動被兩性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徹底滲透。父權體制對「女性的性」及其相關活動加以規範，任何與生殖無關、或是在異性戀、一夫一妻婚姻之外的「性」都被視為不正當的、不正常的，更遑論女性主動去消費情色！在此制度下，女性的情慾被極度貶抑，她們被建構為不准談性、不准有情慾，所以在涉及情慾問題時，女性深受身體情慾的「賺賠邏輯」所支配，認為不管進行觀看的主體是男是女，值得被看的永遠是女體（何春蕤，1994）。由此，女性附和了男體對女體的凝視與宰制，也實現了女性對自身的物化與客體化；她對自己的情慾主體地位毫無所覺，她因此永遠是不完整的、是被閹割了的。

## （二）觀看的倒置：情慾的力量

「女性無慾」的「慾」指的就是情慾，與之相關的詞彙包括性的慾望(desire)、親密關係、性愛、情感、性生活等。情慾不等同於其中任何一個詞彙，它的指涉範圍遠超過性行為，不局限於身體和床第之間，其意涵是從人類最親密的情感和最深刻的慾望中尋找有意義的生命關聯（陳招伶，2009）。情慾是性愛、個人情感、社會文化建構、想象力、喜好結合的產物，它是多向度而難以明確界定的，必須整合其所涉及的生物的、心理的、社會的和倫理的各層面問題，才能加以定義（Hogan,1985；轉引自陳招伶，2009）。

黑人女性主義者 Lorde(1984)試圖區分女性自主的「情慾」(the erotic)與男人定義下的「色情」(the pornographic)之不同，她認為前者蘊含性愛、生理、情感、心靈與智識的內在生命能量與創造力，後者則將一切化約為性交與感官刺激而無情感與力量可言（王瑞香，2006）。因此，Lorde(1984)肯定並正當化女性自主的情慾經驗，並將之視為解放力量的來源：

情慾是發自內心的一股力量，是對女人生命力的一種肯定，一種被賦予力量的創造性能源，一種應該在語言、歷史、舞蹈、愛情、工作生活中重新去述說的知識和實踐。(Lorde, 1984; 孫瑞穗譯, 1995, 頁 267)

在 Lorde(1984)看來，女性情慾是存在於每個女性精神層面的一種資源，並且根植在從來沒有被表達和認知到的力量之中。她以黑人女性在貧困中求生存的經

驗為基礎，來巧喻女人掌握自主情慾經驗的過程。文中以「小黃奶球」來比喻女人受壓制而未被發展的情慾，如何透過「來回地搓揉，一遍又一遍，直到顏色傳遍了整包人造奶油，徹底地染黃為止」來達到「那強烈而濃縮的汁液一旦釋放出來，就會像能量般神奇地流遍並且渲染我的生命，使我所有的經驗變得更重要、更敏感，而且更強而有力」（孫瑞穗，2005）。

何春蕤（1994）則將情慾快感的匱乏視為一種性壓抑，而且是很深層的、結構性的壓抑；因此她呼籲，為了克服這種根本的性壓抑，女性必須要性解放。女性必須要體認到自己的情慾自主性，並集體營造一個多元的、開放的、不畏禁忌、不用壓抑、充滿活力及無限創意的情慾文化，把她的性，由各種條件、顧慮、延遲、恐懼、僵滯、限制中解放出來（何春蕤，1994，頁79）。

也就是說，一直被父權體制所漠視的女性情慾具備抵抗不平等權力關係的解放力量（Lorde,1984;孫瑞穗，2005；何春蕤，1994）。那麼該如何發動情慾的力量？女性如何才能體認到自己的情慾主體位置？林芳玫（2006）在對男性觀看A片行為的研究中指出，假若如現在A片的通行邏輯，男性不被女性所凝視的話，男性永遠無法居於對象的位置，因而也無從了解女性身為慾望主體會對男性有何情慾幻想。只有當女性開始觀視男性、消費男體的時候，她們的情慾主體位置才有展露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認為，「倒置的觀看」——即翻轉男性凝視的女性凝視（female gaze）就是一種可能具備抵抗父權體制力量的情慾實踐。

其實，自 Mulvey（1975）提出「男性凝視」概念之後，女性對男體的凝視是否可能已經被諸多學者加以討論（Doane,1982;Byars,1991;Stacey,1987;Arbutnot & Seneca,1982）。Doane(1982)延續 Freud 和 Lacan 的心理分析框架，將 Mulvey(1975)的觀點作了更進一步的推展，主張倒置觀看是不可能的，因為它無法逃離相同的邏輯：「男脫衣舞者，男性職業伴舞者——無可避免地代表了倒置的機制，但這僅僅建構他們是異類而已，因此而強化了主控體系以主體/客體二分法來區分性別差異的機制」（Doane,1982:44;轉引自 Zoonen,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也就是說，Doane 認為在現有的父權體制之下，女性主體性和女性的窺淫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便表面上存在「倒置觀看」的現象，那也只不過是女性經由認同（男性）英雄來體驗「男性化」（masculinization）（Zoonen,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是一種男性觀看位置的受虐式改裝而已（Mulvey,1979）。

此種心理分析取徑對女性凝視持悲觀態度，封閉了女性觀看的可能性，也招致過於武斷與二分（男性主動/女性被動）的批評。Arbuthnot & Seneca（1982）和 Stacey（1987）的電影研究擯棄了心理分析取徑，認為閱聽人對文本的觀視與理解，要視閱聽人本身的特質和觀看情況而定，而不應由文本的心理分析結果來決定（Zoonen,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比如，電影文本中的姐妹情誼、母女情感、甚至是堅強、自主、獨立的女性角色，實際上都提供了女性觀視文本、並建立自我認同的可能性，女性不必全然透過男性的眼光來看待己身。儘管她們被建構為男性凝視的對象，但在被男性觀看的同時，她們也可以回過頭來注視男性（Arbuthnot & Seneca,1982）。

大眾文化提供了女性觀看男體的機會，比如明星海報上的性感男體、內褲廣告中的裸露男性，或者是雜誌內頁穿著時尚的男模特；但與此同時，如 Zoonen（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所言，被觀視意味著「男性氣質」的弱化甚至喪失，所以男性也在極力抗拒並避免自身成為慾望的對象。Zoonen 以同樣作為觀看物的美女圖與俊男圖為例，指出美女圖中的女性通常羞怯地避開觀眾的眼睛，並順從男性的注視；但是俊男圖中的男性則不然，他要麼傾向於向上看，表現出神聖高尚、遠離鏡頭、對觀看的人全然沒興趣的樣子，要麼則是直接「銳利」地盯住觀看者。由此，作為觀視物的男性圖片再度強化了父權體制下「男性主動性」的一面；男性觀看結構所構成的認同和窺淫，不可能讓女性把同樣的邏輯直接倒置過來而促成女性窺視（Zoonen,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

女性凝視因此複雜多變且困難重重，它不是簡單的男性凝視的倒置，也非一目了然的「女性觀看/男性被觀看」。在父權體制下，居於弱勢的女性經常不得不附和男性對女體的窺視邏輯，特別是在色情產品的推波助瀾下，由於色情產品中男體不可見（只剩陽具），女性對此類色情的觀視等同於觀看客體化的女體；儘管對男性色情的觀看也有喚起女性情慾的可能，但歸根結底仍是一種對自我的異化。因此，女性凝視必須具備對自我作為慾望主體性的覺知，必須先抵制父權體制的觀視邏輯方能存在；也就是說，在「女性觀視男體」的表象之下，永遠存在著父權男性對女體的長期凝視與女性回視兩者的角力，父權制度永遠不會消失，它永遠潛藏在女性凝視的背後。但不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女性凝視是存在的，且其對父權體制具有顛覆的可能，而不必像 Mulvey(1979)或 Doane（1982）這般悲觀；而在對待「女性凝視」的時候，我們也必須小心謹慎地去分析此種凝視是否是「男性凝視」的受虐式再制。

Zoonen (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 2001) 於是以 Ang(1983)對《Playgirl》的研究以及 King(1990)對《邁阿密風雲》的分析為例, 認為女性窺視男體的樂趣有自己的邏輯, 要麼來自於羅曼史傳統的父權符碼, 要麼來自流行文化中破壞性別霸權定義的顛覆性符碼。具體而言, Ang(1983)認為《Playgirl》中的男性主要被建構為浪漫而非性慾的對象, 女性樂趣來自浪漫異性戀情的符碼而非男性身體的性吸引力。另外, King(1990)則認為《Miami Vice》的主角 Sonny 之所以魅力十足, 正是因為他具有性別上的曖昧性, 他將傳統男性特質與善解人意、敏感細膩等傳統「女性化」特質結合, 使得女性既在看「男體」(角色設置符合女性觀眾的慾望對象), 又被完美男體所「觀看」(角色仍然保留有傳統父權制度下男性勇敢、堅強等英雄特質)。因此, 在女性的觀看實踐下, (至少文本上的) 性別特質被模糊化, 從而挑戰了父權體制一貫的邏輯。

但必須指出的是, 我不讚同 Ang(1983)把女性對浪漫的追求與女性性慾截然二分的做法, 這似乎同樣陷入過往「男性=性慾=性主動」/「女性=浪漫愛=無慾」的二元對立, 認為女性非此即彼, 只要浪漫愛而無性慾追求。情慾蘊含多個面向, 既包括性行為、性欲求, 也包括情感與親密關係, 因此對浪漫愛的追求也應被視為女性情慾的一種表達, 存在抵抗父權體制的力量。另外, King(1990)的分析指出女性偏好破壞傳統性別符碼的「顛覆性」形象, 因為此形象的設立使得「男性凝視」與「女性慾求男體」相互共存, 女性得以在不違背父權體制的基礎上謀求抵抗的愉悅感。但是, 此處未處理的問題是, 女性在凝視「文本男性」的同時, 如何回望現實中的「男體/女體」, 特別是作為觀視行動者的女性; 因為此「回望」才是建構女性主體性與自我認同的重要環節。

林芳玫 (2006) 認為在「男性凝視」的邏輯下, 男性被釘牢於觀看主體的位置, 具有「我看她」、「我想她」、「我要她」的主動性, 但由於缺乏「她如何看我」、「她如何想我」的對照, 因而缺乏「I-me」循環辯證所建立起來的自我特殊性。因此, 男性徒有主體位置而無主體內容, 無主體內容指的是男性必須藉由將他者「客體化」來定義自身。女性主體位置則與之相反, 在父權體制和不平等權力關係的運作下, 女性一直處於被觀看的客體位置, 她們往往是通過「男性如何看我」來謀求認同的建立。由此也凸顯出女性以主體身份出發凝視男性的重要性與解放意義。由於女性深深察覺自我的「客體性」, 因此當她們成為觀看男體的行動者之時, 她們很難僅僅以觀看他者的主體身份存在, 此種觀看同時也召喚了女性作為客體的身份; 也就是說, 女性對男體的窺視無法擺脫女性在社會文化脈絡下的

「被觀看者」位置。這是女性與男性的不同之處。故當我們討論女性行動者對「文本男體」的凝視時，必須回頭檢視現實社會脈絡下居於客體地位的女性身份，由此才能完整地探析女性主體位置的建構過程。

以腐女群體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因為腐女群體對耽美文類的消費是一種發揮到極致的「女性對男體的觀視」；耽美文本幾乎消滅了文本女性的存在，故事情節、浪漫愛情都發生在同為男性的主角之間。其中俊美迷人的男性形象及「純愛」可以呼應到 Ang(1983)所言的異性戀女性對浪漫愛符碼的追求；而以男性同性愛為真理的 BL 取向更是對現實社會異性戀霸權的顛覆，從而模糊了父權下的性別特質 (King, 1990)。不同於過往，女性仍然在異性戀框架之下尋找認同的位置 (比如異性戀電影的女性凝視)，腐女卻是主動而積極地創造了一個異性戀框架之外的同性世界。毫無疑問，腐女所展現的「倒置的凝視」具備「女性凝視」與抵抗父權的可能性。且與 Ang (1983) 認為女性只追求浪漫愛而不追求性欲滿足不同的是，耽美文類是一個高度情色化的文本，如本章開篇所言，耽美文類中向來不缺少性行為描寫，由此可見，有關性的慾望、情慾的分析是在對腐女群體進行分析之時無法忽視的重要面向。而不論從何角度講，色情/情色都是主體情慾高度顯揚，而客體則被高度物化的場合；因而本文十分好奇，當向來被高度客體化/物化的女性，主動去消費男體、觀看男體、凝視男體之時，她們如何藉由情慾的彰顯獲致對自我主體性的感知，以及她們又是如何在凝視男體時「回望」自身「原罪般」的客體位置，從而安放慾望主體的位置。

### (三) 傅柯：性慾特質與權力關係

前文論及女性情慾時，曾指出異性戀父權體制長期以來對女性情慾的壓制狀態及「女性無慾」的話語建構，而此狀態的形成，均與權力運作相關。傅柯指出一切涉及性、性慾特質的「知識」都是一個巨大且細緻的權力系統的產物。性永遠是政治的，性慾的領域有其內在的政治、不平等及壓迫模式。正如人類行為的其他面向一般，在任一時空下，性慾形式的具體機制都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其中充滿著既是精心算計，又是偶發的利益衝突和政治手段 (Rubin, 1984)。

在對性 (sexuality) 的宗譜學分析中，傅柯認為性是一件個人的事情，泛指深藏在我們內心中的樂趣、幻想，以及對身體種種的使用意欲，而這種對性的內在感知是構成我們個人身份的核心要領 (王德威, 1993)。但人本身並不擁有對「身體」的絕對掌控權，「身體」擁有一個政治結構，且向來是各種權力衝突最

劇烈的場所(王德威,1993)。從《規訓與懲戒》到《性經驗史》，傅柯分別對「身體」作為客體、以及「身體」作為主體(subject)時的權力運作進行了分析。關於前者，傅柯論述了「權力」如何藉由刑罰儀式的運作，將「身體」規訓為一個馴服服從的工具之過程，此處的「身體」是權力運作的客體或對象(Deveaux,1994；王德威,1993)。關於後者，傅柯指出，在特定時期「性」的個人化、醫學化、意義化等「性的展佈」(deployment)過程中，權力同樣顯現出無所不在的力量。性只是看起來是自然的、渾然天成的，但實際只是各種有關「性真理」的論述(discourse)，受到「權力」與「知識/真理」的左右。

在傅柯看來，權力是有生產性的，而非是否定、局限、壓迫的代表，永遠進行予取予奪的暴行，陷身體於殘缺匱乏中(Deveaux,1994；王德威,1993)。在《性經驗史》一書中，傅柯駁斥了長期以來有關性的「壓抑假說」(repressive hypothesis)，此假說認為自十七、十八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權力象徵(如法律、道德、宗教等)自外部加諸於身體，使其日益受困，從而限制了性的自由發展(謝石,1990)。但傅柯認為，權力並非如壓抑假說所設想的那般，是壓迫和否定的代表，關於性行為、性關係、性本質的論述是一種生產性的權力部署，權力機制實則在看似壓抑、監控的過程中，建構了性的本質、主體與操作方式(Spargo,1999/林文源譯,2002)。因此，性(sexuality)是被建構的經驗類屬，不能獨立於論述和權力關係之外，權力通過型塑哪些是/哪些不是「性真理」來運作。傅柯所關切的也並非「性」為何物，而是權力如何藉由性知識的建構而流通。

同時，傅柯將權力從政治領域(如國家、法律、階級)釋放出來，將其擴展到日常生活中的個人政治，他把權力看作是組成社會文化架構之必要且具生產力的條件，並不存在可超越權力、或無權力關係(power-free)的知識脈絡。由此，傅柯以權力為基本要素，去理解社會社會、政治及個人關係的相互纏繞。

傅柯所言的具有生產性的權力，存在多重的、相互競爭的權力關係，而非二元的、支配/被支配、壓迫/被壓迫的對立關係；他強調抵抗的可能，即日常生活中，處於被支配地位的個體並不總是被動的、受壓迫的、也擁有抵抗權力的可能性。在女性地位的論述中，傅柯重視脈絡化地理解權力關係在女性生活中的角色，認為女性並非處於原先一概而論的「附屬地位」(state of subordination)，父權體制與女性兩者間並不是宰制與受迫的二元對立關係。因此傅柯宣稱「哪裡存在權力，哪裡就存在抵抗」(where there is power, there is resistance)(Deveaux,1994)。

因此，傅柯提出「反論述」(reverse discourse)的生產，比如同性性慾經常使用它被醫學判定為不合格的相同詞彙與相同類屬概念，開始為自身發言，要求其正當性及「自然性」受到承認。在反論述模型中，可以看到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萌芽。這些被生產出的偏差團體——同性戀者——會發現一個共同的因素，一種將告解轉化為專業的共同反對聲音。舉例來說，性學的論述產生了偏離規範的「倒錯」類屬，但它也可能促使人們去質疑他或她自身的政治位置，它提供了一套詞彙和知識，給它的主體作策略性運用(Spargo,1999/林文源譯，2002)。

同理，論述與反論述也不可化約為二元對立，現代社會的「性鑲嵌術」(sexual mosaic)是一種動態的網絡，在其中，並非透過禁止與限制愉悅，而是經由愉悅的多樣化，權力因而同時到達極大化(Spargo,1999/林文源譯，2002)。因此，傅柯試圖超越傳統宰制與反抗的政治邏輯，將權力視為同時是一種管理與生產的關係。

傅柯根據權力關係而來的社會建構描述主體，主體並沒有一個所謂的本質或核心，且性慾不再被視為是一種「表現的」(expressed)或「壓抑的」(repressed)，而是論述下的產物(produced)(Foucault,1975/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腐女的身份認同也好、情慾經驗也罷，均植根於各種相互交錯的權力關係之下；其中既有父權體制對女性情慾的壓制，也有腐女藉由創造耽美文類的幻想世界而型塑的對異性戀霸權的抵抗力量。本研究希望藉由腐女邊緣性慾特質的討論，去理解性/別權力運作的軌跡，並探究腐女之存在對於女性的性/別實踐有何意義。



### 第三節：自我認同與「可貶者」污名

上一小節解釋了異性戀秩序下女性情慾的位置以及本文欲探討女性情慾的原因。接下來，本章節將從有關認同的理論出發，探究腐女的身份認同如何建構。同時，由於「腐女」的稱謂本身帶有負面意涵，也就是說，「腐女」是一種污名身份；因而在本章節的後半部分，也將著重探討「污名」的存在如何影響身份認同的建構。

#### 一、自我與他者：自我認同的建構

「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 關係到一系列提問：「我是誰？」、「我來自哪裡？」、「我是什麼？」或是更簡單地自問：我認為自己是誰？是什麼？」(Grosser, 2007/王鯤譯, 2010)。我們把人說成「自我」(self)，「自我認同」被定義為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回答。Taylor (1989/韓震、王成兵、喬春霞、李偉、彭立群譯, 2001) 認為，自我的建構部分來自自我解釋：

我通過我從何處說話，根據家譜、社會空間、社會地位和功能的地勢、我所愛的與我關係密切的人，關鍵地還有在其中我最重要的規定關係得以出現的道德和精神方向，來定義我是誰。(Taylor, 1989/韓震等譯, 2001, 頁 37)

早期對「自我」(self) 的理解採取本質主義立場，認為有一個「完整的」、「統一的」、「理性的」、「穩定的」自我存在，如 Mead (1934/胡榮、王小章譯, 1995) 認為，自我的統一性得以反映社會過程之為一個整體的統一性。與此相對應，早期的本質主義認同觀認為，認同同樣來自同一、原真的特徵，集體的成員會內化共有的特質、擁有同一的社會經驗而建構自我 (Cerulo, 1997)。

在心理學範疇內，認同指涉自我同一性，被認為是在兒童時期型塑的基礎人格特質，一旦形成，就有或多或少的穩定性。而人類學範疇內，認同概念則在「族群認同」的情境下使用，指的是群體內部共享一定特徵（語言、文化等）的一種意識 (Sökefeld, 1999)。Erikson (1980) 連結兩者，指出認同既意味著個體內部固存的同一性 (selfsameness)，也意味著個體與他人持續共享的一些本質特徵。

以 Hall(1990)為代表的文化研究學者則反對單純指涉同一性的本質主義認同觀，他們所持的後現代認同觀因而轉向對差異性 (difference) 的討論。Hall(1990)認為身份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建構在許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論述、實踐及地位上的多元組合。因而文化認同並非一個本質存在 (essence)，而是一種定位 (positioning)：

文化認同不是那些已經既存的事物，它跨越地方、時間、歷史及文化。它並未永久地固定在某一本質化的過去，而是屬於不斷的歷史、文化與權力的遊戲。……身份是通過差異與區別而不是從外部建構的，只有通過與另一方的關係、與非它的關係，與它正好所欠缺的方面的關係以及與被稱為它的外界構成的關係，任何詞條的「肯定」意義——他的身份因此——才能被建構起來。(Hall, 1990, p. 225)。

從後現代來看，認同 (identity) 本身變得既不確定、多樣且流動，正需要有「認同的過程」去爭取。換言之，身份來自認同，而認同的結果也就是身份的確定或獲得 (孟樊，2001)。與其說「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方」，不如說是我們可能會成為什麼、我們一直以來怎樣表現以及我們有可能在怎樣表現自己上施加了怎樣的壓力 (Hall, 1990)。也就是說，認同非本質如此，而是一種自我建構；身份因此被構成在表現的內部，而非外部。

儘管 Jenkins(2008)認同後現代認同觀的建構主義立場，認為認同不是一個事物，而是一個過程 (process)、一個需要被建立的事物。但他批判 Hall (1996) 的認同建構模型只強調認同建立過程中「排除異己」的一面，將差異性 (difference) 視為個人意義生產的基礎，而完全忽視了同一性 (similarity) 的一面。

Jenkins(2008)認為，在認同建立的過程中，必須同時考慮同一性與差異性，兩者是相互作用的動態規則，在指出「我們」同一性的同時，必定暗含對「他們」的差異性排除：

認同通常是獨特的，既關乎差異性，也同樣關乎共享的歸屬感 (belonging) ……認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我們」(we) 這個代詞的構造，同時也可以依靠它去創造包含 (inclusion) 與排除 (exclusion) 的模式。這可能是最困惑的面向之一：事實上，每一個「我們」的形

成，必須排除一個「他們」(they)，也就是說認同也基於差異性的標誌。(Gilroy, 1997, pp. 307-308；轉引自 Jenkins, 2008, p. 21)。

在理解認同化 (identification)，即認同如何形成的過程時，Jenkins(2008)提出可以從個人秩序 (individual order)、互動秩序 (interaction order) 以及制度秩序 (institutional order) 三個層次去理解。個人秩序指的是存在自我之中的個人認同，強調由個體出發，對自我所進行的理解與闡釋，當然這種對自我的理解無法脫離與他者的持續互動。互動秩序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明認同並非單向的，我們在定義自我(即認同自我)的同時，也定義了他者並且反過來被他者所定義。第三個層次的制度秩序則討論集體認同的形成，即個體如何進行自我歸類並型塑群體身份認同。下面將具體闡述這三個層次的認同秩序。

個人秩序強調認同的內外辯證 (internal-external dialectic)，對內，指的是個體對自我一貫的感覺與認知，這是認同最基礎的面向；對外，指的是他者對個體的看法或印象，個人秩序層次的認同無法脫離此兩者對自我認知的綜合影響。個體 (individual) 是特殊的、多樣的，但自我 (selfhood) 必須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被建構 (Jenkins, 2008)，此內外辯證指的是個體必須通過與他者的互動來持續定義自我，只有在交流的生活中才能產生自我感覺，個人認同一旦離開他者就變得毫無意義。認同的內外辯證 (internal-external dialectic) 是所有認同得以建立的基礎。符號互動論學派的 Cooley(1902)、Mead(1934)等學者均對此有所論述。

Cooley (1902/包凡一、王淩譯，1993) 以「社會自我」一詞討論「我」的意義，認為「自我」的觀念永遠是對個人生活中特殊的或有差異的方面的一種意識。個人把與他人的聯繫，採取想象形式納入意識，構成社會自我，此種想象自我受他人意識所影響，Cooley (1902/包凡一、王淩譯，1993) 將之稱為反省自我或鏡中自我 (reflected or looking-glass self)：

我們在鏡中看我們的臉、身材和衣服，因為我們的興趣在於這些形象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根據這些形象是否符合我們的願望而產生滿意或不滿意的心情。同樣，我們在想象中得知別人對我們的外表、風度、目的、行動、性格、朋友等等的想法，並受這些想法的影響。(Cooley, 1902/包凡一、王淩譯，1993，頁 135)

「鏡中自我」包含三個成分：對別人眼裡我們的形象的想象；對他對這一形象的判斷的想象；某種自我感覺，如驕傲或恥辱等（Cooley, 1902/包凡一、王淦譯，1993）。按照 Cooley 的觀點，自我認同實則存在於一種傳播互動網絡的主觀想象關係中，該想象來源於互動中個人對自己在他人眼中形象以及自身感受的想象（蔡珮，2010）。

Mead(1934/胡榮、王小章譯，1995)受 Cooley 觀點影響，認為自我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結構，而且它是在社會經驗中產生的。他將自我區分為「主我（I）」和「客我（me）」，「主我」是建築在個人經驗之上的回應，使個人能以獨特的方式對情境做出反應，「客我」則是總是存在於那裡的、常規的、習慣的個體，是與共同體中他人態度相類似的慣習。「主我」和「客我」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自我」。同時，Mead(1934/胡榮、王小章譯，1995)也重視「他者」在「完整自我」形成中的重要性，自我將他人的觀點內化，才得以完成社會行動；此處的「他者」被稱為「類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指涉賦予個體其自我統一性的有組織的共同體或社會群體。個人內化共同體的意義與價值觀，認同因此將主體縫合進結構中（蔡珮，2010）。

Jenkins(2008)提及的互動秩序的認同，與個人秩序的認同有些許重疊，比如兩者都強調在認同形成過程中必須內化他者對個人的意見與看法。但不同之處在於，個人秩序所論及的自我是一個穩定、統一的完整自我，且更重視個體對「自我」的知覺面向，是一種對自我的理解和闡釋。互動秩序的認同則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對認同的影響，因而此處的認同是雙向的、情境式的（self-in-situation）、甚至也是動態的。

Goffman(1959)將個體視為社會情境下的表演角色，認為表演自我（performed self）是互動場景（interactional scene）的產物而非其成因，即先有互動的情境，才有此情境下的「自我」，而非一個個「自我」的互動才構成了情境。當個體出現在他人面前時，總有許多試圖控制後者所接受的情景印象的動機，個體通過印象管理策略使得個人認同達至「圓通」，並在自我形象（self-image）和公眾形象（public image）的內外辯證中定義我們自己。但不可否認的是，反過來我們也在此過程中定義他人並為他人所定義。Goffman(1963/曾凡慈譯，2010)強調個體對他所塑造的形象擁有重要的自主權，認為自我認同首先是主觀、反身性的東西，並且必然能被個人所感覺到。

Dunn(1998)提出「社會關係」的認同分析取徑，認為認同是在同一與差異間相互依存所產生的，關注焦點應置於自我與他者的關係。討論認同，就是詢問我是誰，也就是了解「我立於何處」(Taylor, 1989/韓震等譯, 2001)，這也是Weeks(1990)所言的「個人的所在感」：

認同乃有關於隸屬 (belonging)，即關於你和一些人有何共同之處，以及關於你和他者 (others) 有何區別之處。從它最基本處來說，認同給你一種個人的所在感 (a sense of personal location)，給你的個體性 (individuality) 以穩固的核心。認同也是有關於你的社會關係，你與他者複雜地牽連。(Weeks, 1990, p.88; 轉引自孟樊, 2001, 頁 32)。

Jenkins(2008)闡述的制度秩序的認同與集體認同的形成有關。由個人認同而外，認同也牽涉到更大範圍的集體認同，如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社會認同等。相關論述中，Mead (1934) 曾闡述過「我們意識」的產生，也就是個人藉由與「類化他人」共享「重要象徵符號」(significant symbols)的過程，如參與共同理解一套準則或團體態度的「語言過程」(language process)，就是一種「重要象徵符號」的溝通(蔡珮, 2010)。群體成員共享對「重要象徵符號」的相同理解，個體則在溝通過程中將重要象徵符號內化而形成自我(Mead, 1934; 轉引自蔡珮, 2010)。

上述「我們意識」就是集體認同的一種，而集體認同必然牽涉到「我群」與「他群」的區辨，個體在認同自己為某群體成員的同時，也包含了個體非某群成員的敘述，如某人認同自己為黃種人，則其必不認同自己為白種人。然則「我群」與「他群」的邊界 (boundary) 並非向來涇渭分明，如白種人與黃種人的混血後代的認同就不是個一目了然的問題了。因此，制度秩序的認同，實則在邊界 (boundary) 上或跨越邊界的處理中被建構(Jenkins, 2008)。在這些處理過程中，(內部的) 群體認同與(外部的) 他者的歸類得以平衡。在關於布里斯本澳籍台裔族群的研究中，蔡珮(2007)提出離散族裔的族裔認同來自族裔內根基(同一性)與邊界互動(差異性)所形成的重要象徵符號，這些如「語言」、「膚色」等被社群成員認為「重要」、「可區辨」不同族群的重要象徵符號，構成集體認同之基礎，提供族裔認同之來源，是集體認同之基礎。

另外，也有學者重視認同形成過程中的價值判斷與情感面向，Hogg(1996)指出社會認同基於類化與自我提升兩個過程，前者涉及個人對團體類屬的正向與負向價值觀評價，後者引導自我歸類的過程。每個人在社會上擁有多重的社群成員資格，但卻只選取其中一些來建立其社會身份認同，主要是想藉由所認同的社群提高自尊（Tajfel & Turner,1986）。

從「自我」(self) 的建立到「認同」(identity) 的型塑，「我是誰」這個問題被一再提出，如 Kellner(1992)所言，認同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建構、認知、詮釋，以及呈現我們的自我給我們自己或他人。」每一次的自我解釋（Taylor,1989/韓震等譯，2001），都是一種自我認同的定位。

認同兼具「同一」與「差異」的雙重面向，人認同自己為「誰」，既肯定了我群（we），同時也排除了他群（they），「趨同」與「區異」是自我認同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內外辯證。同時，人的自我認同具有與他人（或群體）互動的關係性，無法脫離特定的社會脈絡而存在，Ward（1997）指出，自我或認同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主要可從下述兩個面向加以討論，其一，取代「由出生所奠定的一種特定的本質」的是，透過植基於一連串社會因素的行為，我們變成了「我們是誰」。我們是由社會建構的，而且最終也由它決定。其二，我們或多或少可為我們自己自由地組織我們的認同；關於如何呈現（或再現）我們自己，我們可以有某種程度的選擇（轉引自孟樊，2001）。

每一種身份、每一種認同並非天然產生，身份認同的背後都昭示著歸屬與排除的雙重性，也暗含社會建構之影響。孫鴻業（2008）則區分了「身份」與「認同」兩者之差異，認為「身份」是一個相對性的社會位置，是一個社會類屬的區分；而「認同」卻是對一個社會類屬或群體的聯帶感和對價值與行動的認知共識，這些不一定是「身份」所具備的。因此，當我們將「身份」與「認同」兩者連結起來時，兩者之間不一定互相對稱。過往對腐女群體的分析直接將「認同自己為腐女的女性」作為研究對象，卻忽視了從「腐女」的定義——喜好閱讀耽美文類的女性——到女性形構「腐女」認同之間可能存在的落差，如劉品志（2014）的文章就提到一位妹妹會閱讀姐姐的 BL 書籍，但本身不認同自己為腐女。為何會存在這樣的落差？女性形成/未形成腐女認同的原因是什麼？

因而本文認為對腐女群體的研究，需得首要關注她們在何種社會脈絡下形成

自我認同，以及此種認同所根植於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分別為何，並分析她們如何詮釋「腐女」身份的內外辯證，進而建構其所歸屬的想象群體。

## 二、腐女作為「可貶者」：污名化的性別

談論「腐女」身份的自我認同，無法規避對「污名」的探討。從「腐女」這一稱呼的誕生說起，「腐」在日文中無可救藥之意，「腐女」則是女性自嘲喜好用幻想來進行「男男愛戀」關係的創作到無可救藥的意思。此類「自嘲」、「無可救藥」等用來「腐女」形容的詞彙顯然無一不帶有貶義。詞彙本身的貶義也在某種程度上投射到「腐女」的認知或行為之上，岡部大介（2008）的研究便提到，正是因為腐女相信腐女活動被認為是次於「正常的」女性，所以在表達身份的時候，腐女會進行自我貶抑。此種「自我貶抑」與接下來要論述的身份「污名」有關。

### （一）污名與認同

Goffman(1963/曾凡慈譯,2010)在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一書中詳細論述了污名何以產生，以及個人又是如何在社會情境中藉由訊息控制進行污名管理。在 Goffman(1963)看來，人的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y)有虛擬社會身份與真實社會身份之分，前者指的是我們對個人應屬類型的刻板印象，後者則是這個人實際上證實擁有的類別和屬性。污名(stigma)就是在虛擬的與真實的社會身份之間造成一種特殊的「落差」的屬性，即那些與刻板印象不符合、帶有強大貶抑效果的屬性。

污名，即 Stigma 一詞來源於希臘文，意指用來暴露某人道德上異常或身份低劣的身體符徵，或是身體上的烙印，標示某人為奴隸、犯罪或叛徒，是儀式意義下的不潔之人，也是在公共場合，眾人迴避的對象。Stigma 是一種視覺的警戒(朱元鴻，2006)。因此 Goffman(1963)論述的首要對象即是污名的「可見性」(visibility)。

污名可分成三種類型：第一類指身體方面，意即對各種身體畸形或缺陷的憎惡；其次是個人性格的缺失，例如具有薄弱的意志等；第三種指種族、國族與宗教的族類污名。由於污名屬性的差異，受污名者又可分為明顯遭貶抑者(the discredited)與可能遭貶抑者(the discreditable)。明貶者指的是受污名者與「正

常人」的差異明顯可見，一旦出現在正常人面前，污名象徵（**signifier**）與污名屬性之間便存在視覺可資辨認的確定對應關係，諸如膚色、跛足、視障、肥胖等明顯可見的身體因素。可貶者的污名「可見性」（**visibility**）則不像膚色或身障那麼顯明，它無法在第一時間的接觸中辨認，同時也可以藉著小心地訊息控制與印象整飾而匿跡，或是經營暗櫃生活（朱元鴻，2006），諸如隱瞞了真實社會身份訊息的前精神病患等（**Goffman,1963**）。

緊接著，**Goffman(1963)**拆解了污名屬性（**attributes**）的本質論立場，強調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將它視為一種「關係」（**relationship**）的語言：

一個想要為國作戰的人可能隱藏他的身體缺陷，以免他宣稱的健全身體狀態遭到貶抑；同一個人，也可能之後受不了苦而想要逃離，成功獲准住進部隊醫院，在那個情境中，反而是假使被發現沒有真的生重病才會受到貶抑。因此，污名實際上是屬性與刻板印象之間的一種特定關係。（**Goffman, 1963/曾凡慈譯, 2010, 頁 17**）。

將污名視為一種「關係」的語言，與 **Goffman (1963)** 所言的「情境」相關，一個人受污名的程度、對污名的態度、對情境中「正常人」的感受都因他所處的情境、所面對的人不同而有所差異。比如當受污名的個體回到其身屬的同類空間里，他的氣味、膚色、舉措或行為便不會受到注意與警覺，可以說，社會情境決定了人們相互遭遇的範疇及預期（朱元鴻，2006）。

**Goffman(1963)**因而特別關注「混類接觸」（**mixed contacts**）的問題，即受污名者與正常人處在同一個社會情境（**social situation**），彼此直接現身的狀況，這是雙方直面污名的原因與結果的時刻。在混類接觸的情境下，特別對可貶者而言，研究他們如何「蒙混通關」（**passing**），分析他們如何管理那些與自己有關、未曝光但不利的污名訊息（**Goffman,1963**），更有助於去理解污名的運作痕跡。

對污名運作進行討論的重要性在於，污名、以及隱藏或矯正污名的努力，都會變成個人身份中「固定」的一部分（**Goffman,1963**）。**Goffman(1963)**認為受污名者在與污名長期共處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對「污名」身份進行重新思考，或是接納污名身份、或是抗拒、或是重新詮釋「污名」意涵等等。受污名者引發「身份識別的擺盪」，也由此一再召喚對「自我」的重新闡釋：



在我們的社會中，受污名者會學到各種身份標準，儘管無法符合它們，他還是會把它們應用在自己身上。因此，他無可避免會對自我感到些許矛盾。這樣的矛盾，有時會表現為如前述的身份識別的擺盪，也會表現在個人展演與污名夥伴之間的關係。」(Goffman, 1963/曾凡慈譯，2010，頁 56)

可見，在學習適應污名處境的社會化過程中，受污名者會不斷對自我觀念進行調適，污名在某種程度上可被視為自我觀念形成的基礎。吳嘉苓（2002）針對台灣「不孕」男女的污名處境研究，表明「不孕」作為一種污名屬性，會促成受污名者重新思考自我身份、進而形成新的認同。她指出，矯正（污名）未成而維持無子狀態的受訪者，更容易在處理不孕的過程中思考生子的意義，或是強調無子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或是認為個人因而得以發揮事業、服務社會，進而形成新的「無子認同」。污名經驗由此成為受污名者反思「我是誰」、建構「自我認同」的重要主題（郝天行，2013）。

## （二）腐女的可貶者污名

污名的能見度，指身體符號反映一個人可能受辱的程度，這往往決定了在日常生活中種種相遇所可能遭遇貶抑的嚴重性。吳嘉苓（2002）在文章中比對了男性和女性的不孕經歷，認為女性由於具備「久未隆起的肚子」此一顯然可見的身體符號，因而比男性更容易遭遇污名處境。

就可見性（visibility）而論，「腐女」無疑可歸屬於可貶者（the discreditable）一類，她們的污名並非來自立即可見的身體符號，如視障、聽障、或是「久未隆起的肚子」；而是來自一種被視為「異常」的閱讀行為——即她們對以「男男戀情」為主題的耽美文類的癡迷。

在性別系統的運作過程中，不合乎異性戀規範的「性取向」向來被視為偏差、且被污名化。而以「男男戀情」為書寫內容的耽美文類，則無可避免地觸碰到了在現存社會上被污名化的同性戀群體。在父權體制/異性戀霸權下，同性戀作為社會上不可慾的他者，與其相關的人、事、物同樣難逃污名。儘管實際上腐女所偏好的 BL 文類和現實的同性戀有所不同，但其所描繪的同性愛內容，卻觸及到了父權/異性戀霸權下對同性戀議題的敏感神經，致使腐女們在熱愛 BL 之餘，必

須面對社會上種種不友善和歧視的眼光（劉品志，2014）。

劉品志（2014）另提到腐女污名與「女性無慾」的性/別迷思相關。在異性戀、男性中心的社會體制下，男性的情慾論述主導了女性情慾的可見性和隱蔽性，在這情慾化的權力網絡中，女性情慾的隱晦、無語和模糊的曖昧雙關性被視為不可欲的情慾他者（劉品志，2014）。長期以來，情慾的主體一直是男性，而女性唯一可扮演的角色便是被消費的女體。但在腐女所偏好的 BL 文類中，卻不乏大量的男男戀與性愛描寫，男性轉而成為女性凝視、操弄的慾望對象，張秀敏（2005）指出，不僅 BL 類目中的創作者幾乎都是女性，以尺度來說，（部分文類）無疑地可以達到現今對色情的一般標準，且創作者與設定的目標群眾都定位在女性，從而顛覆了長期色情服務男性的刻板印象。

不過，這顯然與長期以來大家對女性情慾的理解相違背，女性該是「無慾無求」的，因而腐女閱讀耽美情色的行為不是被界定為過於「好色」，就是被冠以「變態」、「惡心」之名，從而加以污名化。

但是，這一類別的身份污名並沒有顯而易見的身體符號，除非腐女進行自我揭露，否則「正常人」從外表上難以察覺其所存在的污名身份。比起明貶者，腐女擁有較大的空間來管理與自身污名相關的不利訊息，是否呈現、如何呈現受污名的腐女身份端賴腐女面對此身份時的自主性。Goffman(1963)以污名管理（stigma management）的多樣形式來討論受污名者的行動策略，比如隱藏或除去成為污名象徵的符號，或是將受污名缺陷的符號呈現為另一種屬性的符號，抑或進行精密的訊息控制以掩飾污名缺陷。在污名管理的過程中，腐女所面臨的或許不是被迫「接受」污名身份（因為無可辨識的身體符號）的問題，而是如何主動控制信息、展現自主權的問題。

那麼，當污名並非來自顯而易見的外在身體符號，污名的可見性又是如何運作？如何被理解呢？本研究希望探究腐女如何在污名管理的社會化過程中重新反思「我是誰」，以及她們的污名經驗如何型塑其身份認同。

## 第四節：閱讀羅曼史

前面幾小節討論了女性情慾及身份認同相關的理論，最後，本章節將從閱讀羅曼史的脈絡出發，解釋耽美文類作為情色化的羅曼史文本，如何與腐女的情慾展露、乃至認同的建構相關。

### 一、羅曼史小說與女性情慾展露

「羅曼史小說」(Romance Novel) 亦稱為言情小說或愛情小說，以異性戀男女之間的浪漫愛情故事為主要內容。從五六十年代瓊瑤以一支筆建立其愛情王國，到九十年代林如是、席絹、黑潔明等女性作家紛紛訴說屬於她們的浪漫幻想(楊明, 2011); 通俗愛情小說在女性讀者的成長經歷中通常佔有一席之地。儘管男女主角的身份背景、外貌家庭等有所差異，但浪漫的故事情節、完美的結局幾乎是羅曼史小說的共性。

兩性性別權力關係是羅曼史研究的重要面向(Khan, 1995; 鄭雅佩, 1998; 陳淑嫻, 2010)，研究者一方面從羅曼史文本角度探究異性戀秩序如何被一再複製，但另一方面也認為言情小說反映了女性主體意識建立及情慾認同過程中的幽微變化，提供了女性情慾檯面化的契機(楊若慈, 2010)。

從文本來看，傳統言情小說頗被詬病的一點是一再複述現實中的異性戀霸權秩序，並重複建構刻板化的性別形象，認為女性必須是小巧伊人的、柔弱的、被動的、無慾的。以 Smith(1990)對美國羅曼史小說的符號學分析為例，他歸納出「浪漫愛符碼」、「性的符碼」及「美化符碼」三者是羅曼史小說中的主要符碼形態，而在此三項符碼運作之下，羅曼史小說中的女性通常被當做男性私有物，被動地迴應男性需求，女性的身體美貌被視為男性性衝動的誘發物。因此，許哲銘(2003)認為言情小說對刻板性別關係的強化以及對美貌的強調，更加鞏固了父權中心的霸權論述。

但是，閱聽人並非全然被動地接收媒介文本訊息，在傳播的過程中，閱聽人是媒介的主動使用者(翁秀琪, 1998)。Hall(1994)提出「製碼/解碼」理論，指出閱聽人與文本間的互動包含三種形式：其一是閱聽眾完全順從文本之價值觀及

意識形態，遵循媒介制碼概念以解讀文本，成為「宰制優勢態度（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其二為持相反態度，根本拒絕自己所觀看的東西，以對抗的角度解讀文本，也就是「對抗態度（oppositional position）」；其三則是「協議的態度（negotiated position）」，即藉由觀賞行為修正其原先所持有的知識、信仰或態度（謝涵如，2012）。也就是說，在閱讀羅曼史的過程中，讀者並非毫無所覺地全盤接受羅曼史文本中的刻板化性/別印象，她們會自行詮釋文本的意義，或接收、或抵抗、或兼而有之。不過，Hall(1994)也提醒道，此詮釋仍會受到社會結構及閱聽人所處的權力脈絡的影響，在了解閱聽人與媒介訊息間的關係時，需注意意識形態或霸權的存在。

回到女性閱讀羅曼史的研究，Radway(1984)在針對 42 名家庭主婦的深訪調查後歸納出結論，認為多數人閱讀羅曼史小說是基於一種「逃離」的心態，是一種能夠掌握自己的時間與空間的獨立宣言。儘管羅曼史「儀式性地重複單一不變的文化神話」，我們仍可從女性閱讀羅曼史的行為中發掘出「抵抗」的意義，即女性進入羅曼史的幻想世界之後，得以暫時性擺脫平日自我貶抑的社會角色（Radway,1984）；從從充滿壓力及緊繃的妻子、母親角色中暫時解放，代入女主角被呵護關愛的世界裡（周代玲，2004）。Ang(1985)在討論《朱門恩怨》及其閱聽人的研究中，則分析了閱聽眾的「快感」機制如何產生，她認為肥皂劇藉由「幻想和虛構」對「現實」存而不論，為真實的矛盾衝突建立想象的解決之道，從而成為快感的來源。另外，觀看肥皂劇需要觀眾的情感投入，其情感流動使之能設身處地地感受劇中人物，亦可和劇中人物保持距離，對劇中人物產生認同或反感，閱聽人因而能夠主動地介入意義和愉悅的產制（謝涵如，2012）。Puri(1997)以印度女性讀者為研究對象，認為羅曼史小說強調性與浪漫愛的結合，幫助女性讀者對自我意識的覺醒，並提供了人際關係等社會化資訊。

另外，言情小說亦正面看待女性情慾，顯示出異性戀機制無法滿足女性潛藏之慾望（陳維平，2013），女性閱讀羅曼史的研究因而特別關注言情小說中的情慾書寫與女性讀者的情慾展露（溫子欣，2002；周代玲，2003）。楊若慈（2010）以台灣本土言情小說的發展脈絡為研究對象，指出自 90 年代後期以來，台灣出現明顯的言情小說情色化浪潮，她以「黃潮」小說指稱 1998 年到 2004 年間文中具有明顯性愛敘述的一般書系言情小說；時至今日，雖然「黃潮」之名不再加諸言情小說，但文中的情慾書寫亦被保留下來，性愛的描寫是言情小說中的重要元素。

閱讀羅曼史提供了女性對情慾好奇的滿足，在對國中三年級的女學生進行羅曼史小說閱讀行為的調查中，周代玲（2003）發現小說中的情慾書寫，得到受訪者最多的喜愛；並且小說中有關性愛描寫的部分，成為受訪者本身性幻想，與異性間性嬉戲的媒介。由此可見，與男性觀看色情刊物形成對照，羅曼史小說作為女性讀者的情色讀物，不啻為女性情慾的某種出口。不過要注意的是，此種情慾的展露始終籠罩在異性戀秩序的性/別刻板印象之下，言情小說中男強女弱的組合，陽具陰道活塞運動的性愛模式，描繪的只是男性中心下的僵硬的情慾書寫，實則反映出女性慾望男性的不得其門而入。

但另一方面，楊若慈（2012）以黑潔明的作品為例，指出言情小說中的性愛不再只是制式且想象力貧乏的活塞運動，而是進一步與身體的所有感官產生連結，同時，也出現了男/女位置的象徵性翻轉（男主角口腔（被進入）與女主角的手指（進入））。性愛不再僅止於男性（進入、主動）/女性（被進入、被動）的圖像，女性也可以主動慾望男體。在「情色化浪潮」的潮起潮落中，可看出言情小說的性愛描寫從男性中心的「單向凝視」到互為主體的「雙向碰觸」，取消了導致主體與客體斷裂二分的距離，拋卻「男人想要而女人不想要，或者男人使得女人想要」的女性性被動描述，由此也使女性情慾真正獲得正視成為可能（楊若慈，2012）。

羅曼史文本不啻為女性的「情色讀物」，同樣地，我們也可從女性對其他情色（或色情）文類的消費中探究女性情慾主體如何運作。洪瓊瑛（2007）在對異性戀女性觀看 A 片經驗的分析中指出，觀看色情的殘留印象時常成為激發情慾的誘發物，而殘留的影像可能是多重的、重疊的、非單一性的身體；觀後的模糊印象，雖然沒有觀看當下來的清晰與直接刺激，往往保留觀看者的興奮情緒，也不時地增加和累積這濃烈的情慾，形成一個慾望激發體。儘管目前色情生產以「男性凝視」為主流，但主流色情及異性戀女性被觀視的客體位置，不一定是女性慾望投射的對象；女性會在幻滅與重建（A 片與現實中的情慾實踐）中塑造女性主體，她們或與「男性凝視」共謀，以滿足男性慾望為優先，或採取反抗的姿態，反思「被渴求」的慾望位置可能不是反被動及解放情慾的唯一方式（洪瓊瑛，2007）。

## 二、耽美文類作為女性情慾文本

在台灣 BL 文類的發展過程中，楊若慈（2012）指出一個十分微妙的現象，即 90 年代末言情小說情色化浪潮如火如荼之際，正是 BL 文類興盛發展之時；且 BL 文類同樣展現出情色化現象，它與傳統言情小說共享女性讀者，因而兩者一起呼應了對女性情慾主體的關切。

劉芊玥（2012）則對比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小說《性》與耽美小說《天神右翼》中的性愛描寫，認為耽美小說是從女性視角來描寫整個性體驗的過程，打破了以往文學史上男性的菲勒斯（phallus）中心主義。由於耽美文類寫作者、讀者皆為女性，因此在對情慾的體察、歡愛氛圍的描寫上更接近女性對情慾的想象，耽美文類可視為一種由言情小說變體而來的女性情慾文本。試以耽美小說《鳳於九天》的情色描寫為例：

容恬看他一絲不掛，有如一塊人形的晶瑩剔透的玉石，起伏有致的曲線在黑暗中若隱若現，忍不住用粗糙的掌心摩挲翹挺的臀部，愛不釋手地嘖嘖道，『真滑』。

鳳鳴被他摸得渾身發軟，腰間一陣一陣麻痺的感覺直往上竄，輕輕咬住下唇，伏在容恬寬闊結實的胸膛上。

『你剛剛說誰比我有本事，又長得帥，脾氣又可愛？』容恬故意問。鳳鳴低不可聞地嘻笑了一聲。

容恬哼了一聲，更用力地撫摸起來，移到兩丘之中，只在臀縫之間來來回回滑動，卻硬是棄開始緊張收縮的入口而不顧。

鳳鳴的身體，他比鳳鳴本人還要清楚上百倍。

不到一會，鳳鳴就半眯著眼睛露出難耐的可憐表情，容恬卻十分可惡，指尖就不肯再往下挪動一分。

『喂！』

『嗯？』容恬悠閒自得地瞥他一眼。

鳳鳴心跳得越來越快，雙腿已經大分，等於跨坐在容恬身上，後庭盈滿想被愛撫的慾望。見容恬還是一臉安然的表情，忍不住俯下身子，用頭大力去拱容恬的胸膛，拱了一會，不但沒有得到容恬的反應，自己下腹反而更為沸熱，氣急之下，又張開口，『嗷鳴』一下咬住了容恬胸膛前暗紅色的小突起。

.....

鳳鳴被他溫柔地折磨到不斷倒吸涼氣，不安分地大扭纖腰，他才好整以暇地緩緩把胯下靠過去，在猶帶著上次激情體液的菊花處略停了停，猛然一口氣全挺了進去，直沒根部。

鳳鳴快樂又痛苦地大叫起來。(摘自風弄，《鳳於九天》)

耽美小說中的情色描寫是極為溫柔細膩的，從愛撫到最後的性行為，作者利用細節描寫層層遞進，同時藉由大量形容詞的堆砌營造出一段浪漫的、充滿享受的性愛過程。首先，主角男性的身體要麼「有如晶瑩剔透的玉石」、要麼有著「寬闊結實的胸膛」，無不符合女性對男性身體的審美需求。其次，鳳鳴與容恬的性愛是雙方合拍的一種「共謀」，容恬固然是主動的一方，但在這過程中鳳鳴也主動地尋求性愛的滿足感，是一種更為平等的性愛。再者，這一段性愛描寫是充滿愛意的，鳳鳴的「急性」與容恬的「安然悠閒」只是兩人調情的手段，何況中間還穿插了容恬吃醋的橋段，更顯其對鳳鳴的佔有之意。「愛」與「慾」在耽美小說中難以二分，有愛即有慾望，慾望是愛情最直觀的體現，而這更符合女性對情慾的想象。

在具體分析上，楊若慈（2012）認為 BL 小說中的異性戀情慾結構有助於女性情慾的投射，此異性戀結構是指，耽美小說總是存在一個「進入者」（容恬，主動的愛撫者），以及一個「被進入者」（鳳鳴，被愛撫的慾望對象），男男性愛關係仍重複了情色化浪潮小說中僵硬的「活塞運動」情慾模式，只是從陽具陰道轉換為陽具肛門而已。同時，耽美小說對男體的描繪是從女性審美角度出發，因此雖然表面上描繪的是「男性慾望男性」，內裡則是「女性慾望男性」。閱讀 BL 小說，足以令女性讀者投射與轉化自身的情慾想象，而且，當「女性」消失於此，一併取消言情小說「美貌政治」所帶給女性的潛在壓力之後，BL 才更能夠成為屬於女性的、全新且輕鬆無負擔的情慾出口（楊若慈，2012）。

類似的研究也發現，專為女性製作的「女性色情品」中融合了男同性戀與男異性戀色情，其意義在於，一方面揭示男性分化的性模式，另一方面也反質問女性觀看者，打破過去一直視女人為視覺再現客體，而非主體的色情產物，提供異性戀女性觀看的位置與新的愉悅方式（Schauer，2005）。

不過，同樣是對待非異性戀性愛模式的情色文本，洪瓊琪（2007）的訪談指

出，對非腐女的異性戀女性而言，她們皆無法投入同性戀或跨性別組合的情慾現場；其中，女女性愛有時能激起女性情慾的回應，但男男的組合一直與女生的慾望格格不入，處於最疏遠的地帶。但腐女群體則不然，她們喜好耽美情色、也能沉浸其中獲得消費的愉悅感。而這正是本文所好奇的研究問題，即與普通的異性戀女性相比，當她們覺得與男男組合的慾望相疏離之時，腐女群體在閱讀耽美文類的過程中，如何獲得女性情慾之體驗？

### 三、閱讀與認同

對閱聽人而言，媒介是認識自我和形構自我的重要來源，既能提供閱聽人自我想象、定位閱聽人主體，也可能反過來入侵、制約閱聽人的自我形構（盧嵐蘭，2007）。在閱讀羅曼史的研究中，學者指出，閱聽人會藉由偶像劇/羅曼史文本中的角色形象得到某種認同的指認（Hobson,1982;Ang,1985），進而影響個人對性別身份的態度。

在戲劇類型節目中，「認同」指人們認為電視主角是否和閱聽人真實生活類似。認同程度愈高，愈容易受電視中典型角色（role model）的影響。Potter 進而指出，所謂「認同」不單指角色的吸引力讓觀眾想模仿，而是觀眾想和主角發展一種關係，即回經常懸念（think about）、擔心（worry about）和談到（talk about）欣賞的角色，並把角色當作真人一般（蘇蘅，1994）。

Stacey（1991）提出閱聽人想象與認同運作的四個過程：首先，閱聽人會對劇中某個人物或角色產生仰慕；其次，閱聽人希望自己變成或是偶像劇中某個角色一樣；再來，閱聽人會藉由劇中角色所具有的光環、自信與人格特質中感受並發現愉悅；最後，閱聽人會藉由幻想將自己融入劇中劇情或忘卻自己與劇中角色的差異來達成逃避或想象的終極目的（Abecrombie & Longhurst,1998）。

偶像劇常被視為是充斥著愛情的，或者說，愛情就是偶像劇裡唯一的主题；因此，在討論羅曼史與認同的關係之時，也可參照傳統的以羅曼史為主題的偶像劇研究。

郭家平（2007）以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法探究台灣女性的韓劇收視經驗，指出存在三種層次的認同過程，分別為對劇情內容的收視認同、自我的認同與肯定



以及生活形態與價值觀的認同。也就是說，韓劇閱聽眾對於韓劇文本的認同形成，呈現出藉由對韓劇的喜好，進而產生出對戲劇的認同，並且依照收視者本身的真實社會生活經驗，選擇性地透過韓劇劇情產生學習的行為。盧嵐蘭（1996）認為連續劇可提供各種角色的多元認同，能縮短各角色認知間的距離。在對台灣偶像劇《我可能不會愛你》的分析中，謝涵如（2012）則指出，受訪者會認同劇中角色的部分特質或人際關係的處理方式，從而使受訪者傾向在思想、態度或行動上模仿劇中角色，形成行為上的認同。

林芳玫（1994）在對戲劇《梅花三弄》的觀眾分析中則指出，認同是指讀者把自己內在的某些心理狀態（如需求與慾望），向外投射於文本中的角色，和這個角色合而為一。認同作為一種心理機制，其功能是讀者一廂情願地達到願望的替代式滿足，因為他/她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慾望（例如擁有美貌、財富、權勢）都可經由認同對象達到。

如 Steiner(1988)所言，文化表達就是「拒絕我們所不認同的身份並且與我們所不慾居住的不良善世界脫離關係」（轉引自林芳玫，1994）。偶像劇或羅曼史文本作為女性所共享的次文化，是女性對父權意識形態進行拒絕（rejection）與脫離關係（reputation）（林芳玫，1994）的實踐，在此過程中，女性的「認同」投射即是女性對羅曼史文本的解讀方式。

言歸正傳，傳統羅曼史的認同研究，大都關切閱聽人如何藉由閱讀/觀看羅曼史文類/偶像劇，形成對劇中角色的認同態度。而一旦置於耽美文本的脈絡底下，當文本消除了「女性」的存在，閱聽人無法即刻從文本中的主角男性身上獲得直觀的性別身份的認同時，她們的認同軌跡又是如何運作？因此，本文希望探討的問題是，腐女如何在消費耽美文類的過程中獲得身份認同的指認？

## 第五節：研究問題

腐女是一群熱衷消費耽美「男男愛戀」文本的年輕女性群體。但在當下的時空脈絡中，腐女的獨特偏好卻容易遭致身份污名，以至於她們並非毫無顧忌地欣然接受此種身份的指認。因此，本文關切著迷耽美文類的女性，對腐女身份的認同如何？此種認同又是立基於什麼樣的性別脈絡之中？

此外，耽美文類的情色化也讓我們有機會去思考，在女性情慾飽受異性戀秩序束縛的背景下，腐女群體藉由閱讀耽美文類究竟有什麼樣的情慾體驗。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問題：

(一)、著迷耽美文類的腐女如何理解或界定自己的「腐女」身份？她們如何因應此身份的污名意涵？

(二)、腐女如何將耽美情色消費與自身的情慾經驗相連結？她們如何觀看男體？在這過程中，腐女有什麼樣的情慾體驗/歡愉？

# 第參章：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問題主要有兩個面向，其一是腐女的身份認同，也就是說，這群著迷耽美文類的年輕女性如何來界定自身的「腐女」身份，她們如何因應此身份可能帶有的污名意涵。其二是腐女的情慾經驗與歡愉，即探討腐女在閱讀耽美情色的過程中，如何與身為女性的情慾經驗相構連。

因而本文不是想探討社會外界如何定義腐女，而是希望從腐女的生命經驗出發，進入她們的生命脈絡，進行深入、細緻的分析，了解她們對「腐女」身份的解讀以及女性情慾經驗的闡釋。深度訪談法創造了研究者與受訪者的互動情境，受訪者得以在訪談中再現生命經驗，研究者則可依據受訪者如何建構自己的解釋模式，去發掘當事人的行事依據以及現象的發生脈絡，把握現象背後的意義之網（張育誠、吳鴻昌、李清潭，2015），因此深度訪談法是適宜本文的研究方式。本章將具體探討深度訪談法並說明相關研究步驟。

## 一、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著重於受訪者個人的感受、生活與經驗的陳述，能夠抓住個人細緻的敘事脈絡，取得耽美作品閱聽人的觀看動機、認同建構過程、文本對其意義等具體的信息。

訪談是說故事（意義建構）、了解他人狀況的認知、詮釋、感覺、經驗與文化意義追尋的過程（楊長苓，2000）。其中半結構式訪談指的是，研究者利用較寬廣的研究問題作為訪談依據，導引訪談的進行；訪談提綱通常在訪談開始前被設計出來，作為訪談的架構；訪談問題的內容必須與研究問題相符，但問題的形式或討論方式則採取較具彈性的方式進行（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半結構式訪談有許多優點，一方面，它圍繞固定的研究問題展開，另一方面，它彈性較大，能夠依據受訪者的個人經歷進行訪談問題及訪問順序的調整，有利於深入挖掘受訪者獨特的生命體驗。因此，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

深度訪談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個案主觀經驗。訪談者藉著面對面言語的交換，引發對方提供一些資料或表達他對某項事物的意見與想法，被訪談者必須針對訪

談者所提出的問題或主題談論 (Henderson,1991)。質化研究的分析相當強調研究者的獨創性、敏銳性，而深度訪談的特質便是因應每一個受訪者的特性，發展適合他或她的面談方式，所以每一次訪談都是特殊的 (范麗娟，1994)。

深度訪談強調訪問者與受訪者雙方「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 (羅德興、王明雯，2012)。它創造了一種情境，使研究者透過口語雙向溝通過程，輔以聆聽與觀察，與受訪者一起建構出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行動的意義，進而透過詮釋過程，將被研究的現象與行動還原再現 (郭憲偉，2014)。在訪談中，受訪者再現他們的生命經驗，也表露了他們的情感 (潘慧玲，2003)，研究者則依據受訪者如何重複地建構自己的解釋模式，去發掘他們對社會真相的經驗。

本研究探究腐女群體的情慾經驗及身份認同，在腐女身份頗受污名的現實情境下，此研究問題可能觸及研究對象不願意向陌生人公開的私人體驗 (儘管研究者本身也是局內人)，所以單次訪談或粗淺的面談無法真正掌握腐女群體所處的性別脈絡。研究的有效進行，需要研究者採取深度訪談法，通過與研究對象的長期接觸與多次訪談，建立良好的互動與信賴關係，使受訪者能打開心扉、暢所欲言。訪談者需要有豐富的想象力、敏銳的觀察力 (Strauss & Corbin,1990) 和高度的親和力 (范麗娟，1994)，在執行訪談時，研究者不但要提供一舒適的環境讓受訪者提供正確真實的回答，也要不時鼓勵受訪者持續熱心地回答，真正解開和了解受訪者內心的觀感 (Henderson,1991)。

## 二、研究步驟

前文曾提到，過往的腐女研究大多直接將認同自己為「腐女」的女性作為研究對象，但研究者認為這個「認同」的過程、動向、狀態頗有值得探討之處。所以在受訪者招募的過程中，研究者不會直接以「認同自己是腐女」為招募標準，因為每個人對「腐女」這個加諸己身的身份標籤態度不一、理解不一、認可程度不一，這些可能的差異化理解正是我們去理解腐女所處的性別脈絡的契機。

但要強調的是，本研究所選取的受訪者一定是符合社會所定義的「腐女」的這群人，至於腐女的定義，則可表述為著迷耽美文類、愛看兩位男性間的愛情故事。不過她們不見得一定要欣然接受「腐女」這個稱呼、和腐女這個稱呼可能帶

有的污名共存亡。所以我所招募的受訪者標準是，自己不一定要「認可」腐女這個身份標籤，但她一定符合腐女定義的這群人。

腐女群體的構成實則非常複雜，很難統計確切的年齡分佈，如王萍、劉電芝（2008）的研究指出，雖然腐女年齡基本在 14-25 之間，但目前腐女年齡層次低齡化的現象已越來越明顯（張紅芳，2012），從小學就開始接觸耽美文類的女性亦不在少數。可想而知，不同的年齡、身心發育狀態都會對「腐女」身份的理解、乃至情慾經驗的體悟產生影響。考慮到本文的研究問題中將探討女性情慾的相關議題，因此希望受訪者是身心發育較為成熟的成年人，即本文將受訪者的年齡限定於 18 周歲及其以上。

接觸耽美文類的年限與時長也會影響對此領域及「腐女」身份的認知。考慮到隨著腐女對耽美文類了解程度的加深，她們才會逐步形成個人化的偏好，所以，本研究希望招募的是對耽美有較為成熟、穩定的認知，且已經形成較為固定的個人偏好的受訪者。腐女的定義中最關鍵的要素是「對耽美文類的著迷」，而「著迷」二字應可由喜好耽美的時間來粗略斷定，因此研究者希望受訪者至少有 3-4 年的「腐」的經歷，且當下仍在持續癡迷、消費耽美文類。此時間限定也考慮到當成為腐女的時間足夠久的時候，能較容易提供較為豐富的與身份「污名」共處的人生經歷，以利研究的展開。據此，本研究將排除「剛接觸耽美」、「腐」的時間不夠長的腐女。

同時，Galbraith（2014）則提到，隨著年齡的增長，社會壓力及家庭責任會佔據女性的時間，導致腐女不再有足夠的精力投入到對耽美文類的喜好之中，因而逐漸達到「畢業」狀態——即腐女停止對 BL 和萌感興趣。但本研究在篩選受訪者的過程中，也會接納「曾經是名腐女」的受訪者，希望藉由她前後經歷的比對，探究她「成為一名腐女」時期的生命經驗以及對腐女身份認同的態度轉變。

另外，耽美文類可劃分為小說、動漫、廣播劇、網劇等多種類別。儘管每種文類都以「男男戀情」為主題，但每種文類都各有其特色，如動漫、網劇重視視覺效果，廣播劇則有聲音因素等。考慮到本文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強調腐女身為耽美情色「閱讀者」的情慾經驗，因此希望受訪者一定要有耽美情色文本的消費經驗，而對如廣播劇等其他文類消費與否則不刻意強調。

綜上，我的「腐女」受訪者條件為：愛好閱讀耽美小說、至少有 3-4 年的「入腐」經歷、感知過腐女身份帶來的污名，且不排除閱讀耽美文類情色描寫的 18 歲及以上的女性。

訪談對象的招募以滾雪球的方式進行。研究者本身即為一名「腐女」，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已經接觸了幾位符合受訪條件的腐女同好，在研究進行之初，首先徵得她們的同意，訪談這些符合條件的腐女同學、朋友。然後也請她們依據上述「愛好閱讀耽美小說」、「至少有 3-4 年的入腐經歷」、「18 歲及以上」三個最易辨識的標準介紹其他的腐女同好給受訪者。而後，研究者再逐步向潛在受訪者介紹本文具體的研究問題及目的，以「你是否曾經遭遇過別人對腐女身份的誤解及污名」、「你是否不排除並樂意閱讀具有男男性愛描寫的耽美小說」兩個主要問題判斷受訪者是否符合本研究的其他標準。另外，也會向受訪者指出，不一定需要她十分「認可」腐女身份，並歡迎她對「腐女」這個身份標籤有自己的闡釋。同時，亦將事先告知受訪者，本研究將涉及女性情慾等較為私密的訪談問題，在徵得她們同意之後，才會確定最終的受訪對象。

受限於距離或時間因素，本研究除面對面訪談以外，也通過線上視訊軟體（如騰訊 QQ 視頻、微信視頻）進行視頻訪談。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之間，研究者總共訪談了 13 名腐女及 1 名非腐女，停在 13 位受訪腐女，是因為此時的受訪者已經浮現出相當類似的生命經驗，可供後續理解分析。其中，13 位受訪腐女中，除米粒「曾經是名腐女」而現在未再消費耽美文類以外，其他 12 位受訪者都仍在持續閱讀耽美文類。

而訪談唯一一名非腐女 biubiubiu，是因為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提到自己有女性朋友也會閱讀耽美情色，但既不「著迷」，也不認可自己是社會定義下的「腐女」，同時也強調自己無法從「男男愛戀」中獲取萌點。因此，為了比對腐女和「也消費耽美情色」的非腐女的不同閱讀經驗，研究者亦訪談了非腐女 biubiubiu 作為分析時的參照。

以下表一為受訪者簡介資料，在「腐女資歷」一欄，主要指出相對有個人特點的生命經驗，由於訪談內容涉及女性情慾等個人隱私，所以在處理受訪者資料時，本研究均採用匿名的方式。

受訪者暱稱	年齡	腐女資歷	性取向	訪談方式與時間
1、陶然	19	腐齡 6 年，小學六年級開始看耽美，第一部接觸的耽美小說是 11P 的《受攻天下》，消費各種耽美情色文類，認為自己在看耽美上「口味很重」、葷素不忌，但強調在現實生活中很「保守」。	異性戀	2015/12/29 QQ 視頻
2、L	24	腐齡 9 年，初中開始看耽美，最早知道腐是受日本動漫影響，看的第一本 BL 漫畫叫做 LOVELESS，被別人戲稱為耽美情色的「資源帝」。	異性戀	2016/01/02 QQ 視頻
3、羊慧	22	腐齡 9 年，處在對同性戀較為友善的家庭氛圍中，喜歡閱讀明星 CP 的王道文，認為自己喜好耽美主要出於對現實中不存在的完美戀情的追求。	異性戀，有固定交往對象。	2016/02/09 QQ 視頻
4、雁知	19	腐齡 4 年，高一追經典耽美漫畫《世界第一的初戀》而入腐，喜歡美型的人物形象。就耽美情色而言，只能接受小說中的情色描寫，比較排斥漫畫、或 GV 裡的情色片段。同時也擔憂部分腐女「打著腐女的名號」，「做一些很惡心的事情」。	異性戀	2016/02/25 QQ 視頻
5、呂影	24	腐齡 11 年，從小喜歡看動漫，所以初中就由動漫同人文接觸到了耽美。最主要消費的耽美情色文類為小說，因為覺得「有聲音」和「畫面」的廣播劇或網絡劇「很羞恥」和「尷尬」，同時也只能接受「一對一」和「強強」的耽美情色描寫。	異性戀	2016/03/20 微信視頻

		有因腐女身份而受污名的經驗，也會向母親科普同性戀群體相關現狀以弱化性少數群體的污名。		
6、玉米	25	腐齡 6 年，大二的時候開始頻繁閱讀耽美小說，但認為自己「天然腐」，從小便覺得哥哥和男生的相處「很萌」。認為耽美情色比傳統異性戀情色更為「平等有愛」。另外，大學畢業回家鄉工作後，認為周圍環境比較保守、「不能接受腐女群體」，因而有受污名的經驗。	異性戀	2016/04/03 QQ 視頻
7、葉修	20	腐齡 7 年，無意間接觸到耽美，認為自己看得很雜，既看言情、也看耽美和百合，但耽美看得最多。喜歡「強攻強受」類別，以及劇情中帶肉的「因愛生性」的情色描寫。	因為沒談過戀愛，所以未知取向。	2016/04/14 QQ 視頻
8、米粒	27	高一至大一時期為資深腐女，但現在由於不再消費耽美文類而不認同自己是腐女。喜歡耽美文類的禁忌感，認為男男愛戀滿足了青春期女性對男體的好奇。喜歡閱讀「為愛而性」、水到渠成的情慾描寫。認為自己在日常生活的情慾實踐中相對比較開放。	基本為異性戀，但有過「百合」的經歷。	2016/04/19 QQ 視頻
9、面撒	26	腐齡 11 年，初二的時候開始看耽美，喜歡「強攻強受」文，認為早期耽美文中情色描寫比例很高，占 30%、50%。能接受「自願的」、「有愛」的任何耽美情色描寫，不能接受「不自然」、「無法帶來身體愉悅」的耽美情色。	異性戀	2016/04/22 微信視頻



10、胡茸	23	腐齡 7 年，高中開始接觸耽美，認為耽美情色比異性戀情色更「露骨」、「直接」，喜歡耽美情色主角的平等關係。平常不會主動表露腐女身份，行事風格上比較低調。	異性戀	2016/04/24 面訪
11、阿夢	25	腐齡 10 年，高中開始看耽美，喜歡耽美文類的「禁忌感」，特別是「直掰彎」和「強制愛」類別，不喜歡曖昧向或清水文，認為情色描寫是「男男愛戀」得以確證的標誌，因而強調情色描寫在耽美文中必不可少。在與大學室友相處的過程中，感受到腐女身份的污名，因而曾經「隱藏地很深」。	異性戀，有固定交往對象。	2016/05/01 面訪
12、煤球	23	腐齡 5 年，大二被同學推薦《世界第一的初戀》而接觸耽美，同時由於大三去日本交換，認識了更多的腐女同好。喜歡耽美文類對「純愛」的追求，以及男生和男生之間特別平等的感覺。認為自己基本能接受耽美文類中各種類型的情色描寫，同時表示在閱讀的過程中，女性可掌握情慾的自主權。	異性戀	2016/05/10 QQ 視頻
13、音枝	25	腐齡 7 年，大一時因言情小說「文荒」而開始閱讀耽美小說。不喜歡看清水文，認為耽美文中一定要有「肉」，會看各種類別的情色描寫。甚至包括生子文、人妻受等類別。	異性戀，有固定交往對象。	2016/05/16 面訪
14、	18	非腐女，因為有腐女閨蜜，所以也	異性戀	2016/04/20

biubiubiu		會受其推薦而看「很污」的耽美情色描寫。但認為只有感官上的刺激，看男男性愛的時候喜歡置換回「一男一女」的觀看視角。		QQ 視頻
-----------	--	--	--	-------

表一：受訪者列表。

另外，由於研究者的家鄉位於浙江省，所熟知的腐女同好也以家鄉周邊的城市為止，所以以滾雪球的方式募集到的受訪者主要集中於浙江、江蘇、上海等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省市。同時，依據陸國靜（2011）以及宋佳、王名揚（2011）等研究者對大陸腐女群體的研究，指出在大陸腐女群體的地域分佈上，以經濟條件較好、教育水平較高、思想較為開放的城市年輕女性為主；所以本研究選取的江浙滬地區的腐女，應當能夠較為適切地反應腐女群體的面貌狀況。

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指出受訪者地域局限所導致的研究限制。在腐女文化日漸興盛的背景下，居住在農村、或經濟較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腐女早已不在少數。加上大陸幅員遼闊，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思想文化、開放程度、傳統習俗的留存程度各不相同，以至於各地的性別意識、對女性的禮俗要求不一，這些必然會影響到「腐女」群體的污名程度以及接受程度，反映到腐女自身，則是對「腐女」身份的認同狀況及與女性情慾連結的想象與理解。本研究以東部發達城市的腐女群體為研究對象，無法充分照顧到相對不發達地區的腐女群體面貌，因而這方面也是本文的一項研究缺陷。

由於研究者本身也是腐女群體的「局內人」，所以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不會刻意迴避或隱藏這一身份，相反地，研究者會適時地揭露自己的生命經驗，以便增加受訪者的親近感，使她們降低對訪談者的戒備心，盡可能隨心所欲地述說個人的生命故事。

本研究所要了解的研究面向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腐女如何理解或界定自己的「腐女」身份，對污名處境的應對策略為何；所以訪談時，會著重她們被辨識出「腐女」身份的經歷、身份污名經驗、與普通女生間的「差異」感、如何表露腐女身份等問題。另一方面則探問腐女對耽美情色的消費經驗如何與身為女性的情慾感受相連結，即探究腐女如何回應身為情色文本「閱讀者」的情慾經驗，

以及身為情慾操演的「行動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女性情慾；所涉及的問題可能涵括女性的情慾歡愉來源、性興奮感、對「女性情慾」的看法，如何觀看、凝視、想象耽美文類中的男體，以及對日常生活中的情慾操演的態度等等。訪談提綱詳見附錄。



# 第肆章：訪談資料分析

## 第一節：污名與腐女身份認同

### 一、腐女的污名處境

對應於第三章的研究問題，本節主要探討腐女如何理解或界定自己的身份，包括腐女對身份污名的感知、以及她們的處理策略。「污名感」來自被辨識出的異於常人的喜好，而此種「被辨識」的經歷往往帶有誤解、不解、排斥等負面情緒。

在異性戀霸權下，唯一一男一女之間的異性戀情才是正常、正當的，而同性戀作為與生殖無關的、異性戀之外的性自然被污名化了。同時，此種對社會性少數（同性戀）群體的污名也被連結甚至轉嫁到消費「同性愛」文本的腐女身上。

從腐女的生命經驗來看，「被辨識」的腐女身份與污名感之間的連結具體而言有兩種情境：一是與同性戀群體相關的污名轉嫁。公權力以「淫穢色情」之名介入對耽美文類的管制，不僅封鎖、刪除網路上的情色文本，而且只要涉及「耽美」二字也一併被禁絕，致使文學網站的「耽美」版塊必須改正為「純愛」的名義才能生存，背後固然要求腐女重新省思消費情色文本的合理性，實則更強調同性愛文本及同志群體在主流價值觀下的「非主流」色彩。可以說，外界不僅視「男男愛戀」為「惡心、變態」的行為，藉此污名對耽美文本的消費，甚至將 BL 文本內容與腐女性取向掛連，認定腐女就是同性戀者，腐女因此經驗到被視為社會性少數群體的一員，不自在感油然而生；二是以「不禮貌」、「不道德」等負面詞彙回應腐女的「BL 妄想」，標示出腐女的行為是「奇怪」且「不當」的。

#### （一）、同性戀的污名轉嫁：視男男愛戀為惡心、變態

儘管文獻部分曾提及腐女所偏好的、或耽美文類中所描繪的「男男愛戀」實際上所表達的僅僅是作為書寫者和消費者的女性對男性與男性之間的曖昧關係的想象，因而並不同於現實中的同性戀情，但耽美文類畢竟觸碰到異性戀社會

的同性禁忌，所以這些對同性戀不友善的態度與污名印象也被移植到對耽美文類的看法上，涉及「男男愛戀」題材的文類被視為很「變態」，消費此文類的腐女則被視為很「惡心」、很「奇怪」。

在腐女的消費經驗中，政府部門「清網」活動的展開是重要的時間節點，在此節點之前，很容易在網路上搜尋到耽美情色文本；在此節點之後，不論是耽美、還是言情中的情色描寫則大多銷聲匿跡。而耽美遭到的重創尤甚，只要被冠以「耽美」之名，則不論是否真的涉及情色描寫，都會被一律禁止，為圖生存，各大文學網站紛紛將「耽美」版塊更名為「純愛」版塊，並嚴格管控耽美情色的寫作。公權力對「淫穢色情讀物」的明令禁止，一方面將禁止公眾消費情色文本再度提上議程，促使腐女省思情色文本消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對腐女而言，更重要的是再度體認到同性戀群體作為主流價值觀下的「他者」，一直飽受異性戀秩序的污名。

我覺得定義為淫穢色情是沒錯的，肯定大部分都是色情作品。畢竟有些東西，讓 18 歲以下的小孩看到的話，衝擊還挺大的，我覺得還挺不好的。所以我挺高興我在大二的時候集中接觸到這些，太早的話我覺得肯定非常影響你的學習和生活。非常影響你看待男女關係之類的，我覺得會帶歪。但因為淫穢色情，整個網都清了，感覺挺因噎廢食的。國內最好早點引入分級制度。（煤球）

禁止「淫穢色情」的耽美尚在其次，因為不論是耽美情色、還是異性戀情色都在公權力的禁止之列，所以儘管腐女會因此連結到「女性消費情色文本」的省思，卻並不將公權力對耽美情色的打擊視為構成自身污名經驗的一大事件，相反地，大多受訪腐女卻表示自己對網路情色內容的管控並無明顯惡感。但是，「清網」活動中對耽美文類的打擊卻使腐女明顯看到異性戀秩序對同性戀群體乃至同性議題的抗拒。

本來我是覺得清網就是打擊淫穢的，因為相對來說耽美的尺度比較大一點，後來我發現只要有耽美這個詞，網站就不能設這個專欄，要改成純愛啊這種，所以我覺得可能本身也是對同性話題的鄙視吧。國家也不支持同性這個話題。就像《上癮》，就是因為同性話題直接被下架了，後來廣電總局就出了個政策，說不能涉及同性話題。（阿夢）

在阿夢看來，廣播電視政策所代表的公權力，實際上仍然無法接受同性話題的討論，以及同志情侶在螢幕上的呈現，主流價值觀對同性戀群體的抗拒、不認可隨處可見。另一位受訪腐女呂影同樣表示清網活動實際上是在「打壓同志群體」，藉由控制耽美文類的傳散，遏制同性議題的蔓延，而腐女也因此受其牽連：

他們就是在打壓同志群體啊。他們就是以另一種形式打壓。因為我們（指腐女）也不是真正這樣嘛，我們只是一種對同志文化的傳播者。他打壓這種傳播，其實就是不讚成同志。其實就是表明這個態度，你不要老寫同志這樣子。就是有種控制它蔓延的意圖。（呂影）

公權力對傳散耽美文類的管控再度將異性戀秩序下的同性戀群體污名推上檯面，正因此污名的普遍存在，消費同性愛的腐女在日常經驗中也深受影響。腐女「腐」的方式各有不同，但遭遇同性污名的情形卻十分相似。羊慧是由閱讀以明星為主的王道文進入耽美圈的，同時她也愛追韓流，因此平常會「飯」<sup>23</sup>一些自己喜歡的明星 CP，並且會自己著手寫與明星同人相關的耽美文。而她的這種愛好不僅遭到非腐女的攻擊、也遭到飯圈<sup>24</sup>其他粉絲的「掐架」：

因為在飯圈混嘛，比如我會萌勛鹿<sup>25</sup>，但是只喜歡他們單個的，就覺得我們很惡心。一開始在飯圈爭吵很多，因為飯圈互掐嘛，有些人就會對我們進行人身攻擊，覺得你思想不正常。不管明星配對、還是兩個男的在一起，她們都覺得沒法接受，可能因為和主流的看法不太一樣吧。我以前寫過的一篇文章，還被他們吐槽怎麼會有這種人啊、兩個男的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一開始覺得怎麼會有人在別人的帖子下這樣留言……但慢慢覺得自己做的是自己喜歡的事情、自己寫的文是寫給覺得這件事是可以接受的人看的。不是給直男癌<sup>26</sup>或唯獨喜歡異性戀的人看的。（羊慧）

作為追星族的羊慧，由於喜歡看男明星間的有愛互動了解到耽美，繼而成為一名韓流的腐女粉絲，但是其他粉絲卻覺得將男明星與男明星配對是一件很「惡

<sup>23</sup> 飯：fan 的諧音，含義等同於粉絲。

<sup>24</sup> 飯圈：即粉絲圈。

<sup>25</sup> 勛鹿：指明星吳世勛和鹿晗的配對。

<sup>26</sup> 直男癌：於 2014 年 6 月末出現於豆瓣與微博，源于網友們對活在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審美觀裡，並略帶大男子主義的人的一種諷刺。他們多為異性戀，並且利用「社會普遍標準」塑造了大部分人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固化了性別身份，要求女性壓抑自己的真實欲望，去無限貼近社會所期望的「理想女人」。

心」的行為，並以「思想不正常」等負面詞彙對腐女進行「人身攻擊」與謾罵，甚至當羊慧自己寫耽美文的時候，還有人特意去她的文章下吐槽「兩個男的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這些負面評價，使羊慧感受到一種格格不入的「不被接受」感，導致當她以「腐女」的身份剛進入飯圈的時候，與其他粉絲產生了比較多的衝突，出現「爭吵很多」和飯圈內互相掐架的情況。羊慧意識到社會對同性戀情並不包容，因此也宣稱自己寫耽美文並不是給「唯獨喜歡異性戀」的人看的。

這種「不被認可」的感受，與是否已被識別出「腐女」身份無關，只要腐女感知到外界對「男男愛戀」的污名，便可能連結到一些自我否定的、無法被接受的負面情緒。如陶然曾提到她高一時候的一段經歷：

我高一年的時候，和學習委員兩個人是軍訓的標兵，休息的時候在閒聊，我忘記怎麼講到這方面的，她就是很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厭惡。大概是說兩個男人怎麼搞、很惡心。她大概覺得正常的女生都不喜歡這種東西吧。

那時候我有點膽小怕事的感覺，不敢和她多講這方面的話題，怕她反彈地太厲害，但心裡又有點……我就不敢和她說我是腐女，我怕她覺得我是同性戀。那時候是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膽小，以為自己可以很勇敢地出來捍衛，「不就是兩個男人之間的愛情巴拉巴拉」之類的，但實際上，那時候是自卑膽小，害怕別人說自己是個奇怪的人，所以沒敢說這些話。（陶然）

在身為腐女的陶然看來，同性愛不過就是普通的「兩個男人之間的愛情」，但在班級同學看來，卻是「很惡心」、「怎麼搞」的反感態度，並且這是「正常的女生」都不會喜歡的東西。因此儘管陶然內心並不讚同學習委員對同性愛的觀點，卻由於擔心自己被污名為「奇怪的人」，而不敢主動去捍衛同性愛或者腐女喜好的正當性。這種難以將腐女身份宣之於口的經歷甚至被她數次連結到「自卑」、「膽小」、「怕事」等對自我的負面評價上。

同時，類似「兩個男人怎麼搞」等同性戀污名，也使陶然恐懼於自己被誤認為同性戀者。腐女的這種不自在感，來自與社會性少數群體的可能的連結。玉米說明了這種「連結」的簡單邏輯：

挺多人沒接觸過這方面的事情，對於腐女這方面會有誤解，因為挺多人覺得腐女和同性戀是差不多的意思，你喜歡看兩個男的那什麼，那你是不是也是喜歡女的呀。（玉米）

在不了解腐女的人看來，喜歡看男性的「同性愛」，十有八九是因為腐女同樣「喜歡女生」，所以沒有接觸過這方面的人會將腐女誤認為同性戀者。為此，玉米甚至收到了一位同性戀歌手的忠告：

我之前有次在一個 YY 頻道裡面，關注的歌手是個 gay，那天晚上他和大家一起在聊天，就在說教大家怎麼找到男朋友，然後說第一條就是要隱藏好你的腐女身份。（玉米）

「隱藏腐女身份」被認為是腐女找到男朋友的首要條件。無獨有偶，另一位腐女呂影在訪談中也提到由於自己喜歡看耽美小說，會被同學認為自己的喜好「怪怪的」，且會被議論「怪不得你找不到男朋友」之類的話。玉米認為「隱藏腐女身份」的忠告「很有道理」，因為如果不隱瞞，一旦自己被標示為腐女的話，則很有可能造成別人對自己性取向的誤解，明明是異性戀的自己會被誤認為「喜歡女生」的同性戀者。

這裡並非表明腐女一定有「被誤認為是同性戀者」的經歷，畢竟陶然或玉米的陳述僅是自我的一種想象或憂慮，也並非在討論「對同性戀的污名」是否合理。同性戀群體的污名現象是異性戀社會中的既存事實，與此同時，消費同性愛文本的腐女群體也極易與這樣的污名相連結。即便沒有指名道姓地指責你是腐女，但對同性戀或耽美的嘲弄，都會使腐女心有戚戚。

## （二）、腐女低齡化與污名印象：視男男為奇觀

雖然「BL 妄想」與「同性愛」是腐女愉悅感的重要來源，但我所訪談的腐女大多自述是一名「低調的腐女」，她們更偏好「偷偷地」進行「BL 妄想」。原因與她們感知到的外界對腐女的貶抑有關，腐女高調地「起哄」、「興奮地 YY」現實中的男性，容易遭到對方的抗拒或厭惡，並被斥責為「不禮貌」、「幼稚」、「太過分」。這種污名經驗有別於上一小節提到的同性戀的污名轉嫁，並非直接指責腐女對 BL 文類的喜好十分「惡心」、「不可理解」，而是針對腐女對現實男性的



「BL 妄想」，認為這樣的妄想是負面的、打擾他人以至於「不禮貌」、「不恰當」的。這種污名不是直接貶抑同性戀者不可取，而是在指責作為異性戀的女性，卻對同性戀表明出「過分」的不合時宜的熱情。

我用「視男男為奇觀」來形容受訪者所感知到的大眾對腐女的負面印象，以陶然的經驗為例：

我覺得，大眾對腐女的定義，還是覺得是看見兩個男的就興奮地尖叫，就特別 high。所以腐女這個詞就有點不好的色彩，比如我高中的一個同學就經常說自己要退出腐圈，因為腐女的年齡逐漸在降低，圈子顯得特別咋呼、特別鬧騰。在外人看來是這麼一個狀態。她就很討厭，不喜歡說她是腐女這樣子。（陶然）

陶然認為「腐女」一詞帶有「不好的色彩」，原因是大眾認為腐女「看見兩個男的就興奮地尖叫」、「特別 high」、「特別咋呼」、「鬧騰」。這樣的負面印象無疑影響了她們對腐女身份的認同，如陶然的腐女同學就宣稱要「退出腐圈」，避免與這樣的腐女印象有所連結。陶然自身則將「興奮地尖叫」這樣的行為與腐女的低齡化連結在一起，認為「視男男為奇觀」是由於這些腐女不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太不成熟」。而她對自身形象的感知卻是「成熟」、「穩重」的，所以當問及她是否會主動標榜自己的腐女身份時，陶然表示不會，原因是這個詞說出來「太過幼稚」，而她自己已經超越了這個「視男男為奇觀」的層次。

除了看見男男曖昧就興奮地尖叫，「視男男為奇觀」的污名印象還表現在外界認為腐女「希望全世界都是 gay」，而這樣的妄想顯然是「不理智」、「不可理喻」的。玉米在不小心暴露腐女身份的時候，就遇到了這樣的困擾，知道她是腐女的同事不由分說地認為腐女就是「希望所有人都是 gay」，並經常以此調侃玉米，使她覺得不堪其擾。

之前公務員培訓的時候，認識了幾個人，我都沒有在他們面前說過這方面的話題，在最後一天玩遊戲的時候玩 high 了，就問了一點比較黃暴的問題，他們就知道我是腐女了。我們不是加了微信嘛，有時候我發一些很正常的、生活中的事情的時候，他們還會有人在下面留言，我不管發什麼內容，他們都會聯想到腐女。有時候我犯花癡，說誰誰誰很帥

怎麼樣的，有人就會說，你不希望他是 gay 嗎？覺得挺無語、挺煩的。他們可能是想和我開玩笑吧，但這種話對於別人來說也不是特別尊重吧，我覺得。（玉米）

當被同事確認為腐女時，即便玉米在社交網站上發表的是與腐女無關的內容，比如單純「犯花癡」、覺得「誰誰很帥」，都會被聯想為這是與腐女有關的行為，甚至也有人直接調侃玉米是否希望這帥帥的男生是 gay。這種「玩笑話」讓玉米覺得「討厭」與「不被尊重」，原因是玉米認為自己是「比較理智型」的腐女，「理智」表現在「分清現實」、「不會過於把自己的幻想帶到現實里去」；而同事的調侃卻暗指腐女都是現實與幻想不分，都因為喜歡耽美而希望所有的男生都是 gay，這樣的「玩笑」提醒了玉米「腐女」在多數人看來仍是一個「不理智」的、帶有污名的群體，而這使她頗感無奈。

當問及對「腐女」這個詞的評價時，雁知也覺得「負面態度」更多一點：

我在知乎<sup>27</sup>上逛的時候，發現腐女這個詞在日本本來就是不怎麼能被人接受的，一旦被發現，是要被罵的一種貶義詞彙。在中國，腐女的含義也是負面態度更大一點，大家會有這樣的印象，很多腐女打著腐女的名號，做一些很惡心的事情。在貼吧上我有看到，打著腐女的旗號騙小受<sup>28</sup>之類的，這種現象很常見。我覺得最可怕的事情是，她們會各種一聽說、一看你是個男生，和某個男生關係特別好的時候，就開始瞎起哄。一旦男生有什麼懷疑，女生就很肯定他，說什麼你絕對是 gay 啊之類的。我覺得像誤導、像惡意掰彎直男<sup>29</sup>。一般情況下，她們的年齡層次比較低的。也是自己分不清的情況下去誤導別人。可能這個會隨著年齡層次的變化，越長大越不會干這種事情。但是，永遠會有人在干這種事情。（雁知）

雁知認為，部分腐女會給人「行事惡心」的印象，比如見到兩位關係親密的男性就「瞎起哄」，或者是為了滿足自身的 BL 妄想，就惡意誤導男性性取向，認為懷疑自己性取向的男生「一定是 gay」。此種「惡意掰彎直男」的行為加深了外界對腐女的惡感，雁知自己也用「可怕」來形容這些腐女，認為她們是「打

<sup>27</sup> 知乎：一家創立於 2011 年 1 月 26 日的中國大陸的社會化問答網站，產品形態類似於 Quora。

<sup>28</sup> 小受：小說、動漫等中經常提及，攻是較主動的一方，相反，小受就是男同性戀中較被動的一方。

<sup>29</sup> 直男：即異性戀男性。

著腐女的旗號」做一些對腐女形象無益的事情。

隨著腐女群體的擴大和低齡化的蔓延，如雁知所說，「永遠會有人在干這種事情」，也就是說，這樣的污名印象難以根除，由污名印象引發的對腐女群體的貶抑一直存在。

## 二、身為一名腐女

污名(stigma)指的是與刻板印象不符合、帶有強大貶抑效果的屬性(Goffman, 1963)。前文對腐女的訪談指出，腐女的污名感受主要來自與同性戀群體的連結，以及「視男男為奇觀」的BL妄想行為。幾乎所有腐女都有因為喜好閱讀耽美文類而被視為異類的污名經驗。但是，腐女並非完全被動地承受外界的污名印象，而是採取了各種抵抗污名的策略，將自身閱讀耽美小說的行為合理化。吳嘉苓(2002)認為，分析抵抗的策略，可以注意到受污名者的行動力，同時，由於抵抗之所在與可能性的大小，也正透露了污名運作的方式與軌跡。在與污名共處的經驗中，可以看到身為一名腐女，這群喜好閱讀耽美小說的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污名身份。

### (一)、腐女的行動策略

#### 1、低調展露腐女身份

污名是情境式的，Goffman(1963)提出「混類接觸」(mixed contacts)的概念，指受污名者與正常人同處一個社會情境(social situation)，彼此現身的狀況。腐女作為可貶者，沒有顯而易見的身體符號來標示污名，使得她們可以有選擇地「現身」，避免公然遭受貶抑的情境。

本研究發現，腐女會藉由判斷周圍人對腐女群體的接納程度，評估自身的污名處境，而後再決定是否展露腐女身份。深度訪談中，阿夢以大學四年來與室友相處的經驗為例，闡釋了自己作為一名腐女，從一開始選擇隱藏腐女身份到最終「現身」的過程：

大一大二的時候，我們寢室有人表現出對腐女這個事物的污名印象，覺得這個東西怎麼這麼惡心，講了這些嘛。然後一開始和她們都不太熟，也不大好表現出腐女本性。可能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所以就隱藏地很深。後來發現她們也不是真正排斥腐女，她可能連腐女是什麼都不知道。因為熟了嘛，知道她們是什麼性格，就慢慢放開了。（阿夢）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在大學之初，阿夢無意間聽到室友對腐女的負面評價，發現室友認為腐女「很惡心」，所以為了避免腐女身份帶來的貶抑與衝突，她選擇「隱藏地很深」，不在室友面前閱讀耽美小說、也不會主動進行和腐女相關的討論。直到後來漸漸熟悉，才知道室友當時對腐女的評價是因為「不了解腐女」，當阿夢向她們解釋什麼是腐女、什麼是耽美之後，發現室友實際上「並非真正排斥腐女」，在這樣的背景下，阿夢最終才選擇展露自己的腐女身份。另外，同為大學生的羊慧也提到室友不太能接受腐女，她採取的策略是「避免在室友面前提起這種話題」，以此避開污名發生的情境。

腐女身份污名與社會對同性戀群體的污名印象直接相關，因此，當受污名者與「正常人」共處時，判斷對方對同性戀群體的認可程度成為腐女選擇「隱瞞」或「現身」策略的重要因素。

我爸媽對這方面都不了解，但他們的態度就是同性戀就是一種病吧，所以我不會和他們說這方面的東西。這種東西還是和同齡人說比較好。  
（玉米）

家人和朋友是腐女最常提及的相處對象。玉米認為父母比較保守，對同性戀群體的印象仍停留在「是一種病」，所以並不會和父母談論到同性戀或腐女等話題。此外，玉米現在在家與父母同住，由於擔心被父母「撞破」而無法接受自己「提到同性戀」，因而在接受訪談時特意避開父母在身邊的時段。對她而言，腐女身份必須瞞著家人，只有和「同齡人」才比較合適談論。

同樣地，由於有被污名的經歷，葉修也表示平常「不會主動說自己是腐女」，但她會把同人周邊<sup>30</sup>寄到家裡，「沒瞞著但也沒有明確說」：

<sup>30</sup> 周邊：中國大陸習慣用周邊產品來定義動漫相關產品。而在國外，這類商品被統稱為 Hobby（業餘愛好，嗜好），有硬周邊（Core Hobby）與軟周邊（Light Hobby）的區分。

我沒有明確和父母說過，但他們可能知道吧。我買周邊會寄到家裡，也沒瞞著他們，我媽可能知道吧。周邊是同人本之類的。對同學的話，我不會主動說自己是腐女，認識久了可能會知道我有這個偏好。腐女這個講出來就感覺很刻意、很高調的感覺。搞得好像都要讓別人知道自己這個身份一樣。(葉修)

葉修對腐女身份的態度比較曖昧不明，一方面，她擔心父母沒有辦法接受腐女或同性戀群體，所以不曾「明確和父母說過」；但另一方面她也不排斥展露自己的腐女身份，會直接把和耽美有關的周邊商品寄到家裡，所以母親「可能知道」她是腐女。

由此可知，對本研究的受訪者而言，腐女並非是一個可以高調宣揚的身份，相反地，在她們的陳述中，多認同自己是一個「低調的腐女」。「低調」的行事策略呼應了 Goffman(1963)提出的「矇混通關」(passing)，即不主動展露可能遭受貶抑的污名特質，以隔離公然遭受貶抑的污名情境。

## 2、從「腐女同好」中獲取認同

在腐女身份一旦顯露，則可能遭受貶抑的情境下，「我群」的存在對於腐女身份認同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Goffman(1963)認為，對於受污名者，世界就分可說的與不可說的，可供言說意味著給予正面社會支持，會影響腐女的污名處境。腐女喜好閱讀耽美文類，但很多時候她們所萌的「男男愛戀」並不被外界認可，因而尋求「同好」支持，在由受污名的同好組成的團體中討論耽美話題，成為腐女建構身份認同的重要途徑。

高中的階段還算是有點小高調，因為在自己的群體當中所以比較放心，大家可以說一些事情。但是脫離開那個群體，到另一個環境之中，可能就沒法那麼高調了。不是說腐女好還是不好，而是別人根本不是腐女，在這種情況下，你根本沒辦法和別人溝通這件事情，你就沒有組織感了。組織感還是很重要的，要經常交流、互相更新信息、互相彼此推薦吧。好多普通的女孩子可能會喜歡聊護膚品、服裝搭配啊，但腐女可能聊的話題會更多，有哪些好看的文章拉、有哪些好看的男男電影、漫畫拉。可能會聊這些東西。(米粒)

米粒認為「組織感」的存在非常重要，對她來說，腐女同好存在的意義在於強化對腐女身份的認同，包括通過互相推薦耽美文、男男電影、漫畫等方式共同分享對耽美文類的喜好。因此，當她在高中階段時，由於文科班有比較多的腐女，相當於「在自己的群體中」，所以可以「比較放心」、甚至「有點小高調」地展露腐女身份，而不必擔憂不被認可或是遭到貶抑。但是脫離熟悉的由同好組成的群體之後，新環境給她的感受卻是「孤掌難鳴」，周圍「根本不是腐女」的人比較多，她變得難以從周圍獲得對腐女身份的認同。

L 則提到自己對耽美的「興奮點」只有腐女同好才能理解：

大家交流一般都是賣安利<sup>31</sup>。因為有時候看小說、或看某樣東西，有個讓我特別興奮的點，我會特別想和別人分享，如果沒有人和我分享，豈不是要憋屈死了。但是，我一般興奮的點，都是耽美類的。如果和旁邊的人講，她們是無法理解我的興奮狀態的。比如網絡劇《我和X先生》，我想找室友陪我看。一開始我都不敢直白地告訴她這是兩個男男的，我就說聽說這個很虐我不敢一個人看，你來陪陪我吧。(L)

L 在閱讀耽美小說時，如果遇到令她特別興奮的「萌點」時，會特別希望和別人分享，但非腐女的分享對象有可能無法理解她的興奮狀態。L 以她向非腐女的室友推薦耽美網絡劇為例，由於擔心對方無法接受耽美，所以不敢直接告訴對方這是關於男男的網絡劇，反而是找其他藉口「賣安利」。

玉米則提到，對待同性戀群體的態度是腐女與非腐女兩者之間比較明顯的差別。相對來說，腐女對同性戀群體更為包容和友善，非腐女「可能也不反對同志，但也不一定主動去關注」；同時，與非腐女聊起與性和情慾相關的話題，她們會認為談論者「很色」，腐女則表現得很正常：

主要就在對待同性戀這件事情上。非腐女可能也不反對同志，但也不一定主動去關注。另外，可能腐女對性這方面會看得比較開。比如平時聊起這方面的問題，就不會害羞。有些女生可能一談到這方面的話

<sup>31</sup> 賣安利：是指「把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告訴別人，因為自己喜歡所以真心推薦」。此詞彙最開始從動漫、偶像、Coser 的語境中大量擴散到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上，其根源來自於美國的全球最大的直銷公司安利 (Amway)。

題，就會覺得你這個人好色呀。但是腐女要是聊起這個話題，就會覺得很正常，不會很害羞。（玉米）

同性戀或者情色方面的議題，對非腐女而言，有可能是「不可言說」的話題。與非腐女談論耽美話題，有遭遇貶抑與污名的風險；反之，這些「不可言說」的話題，卻能在腐女同好中獲得安全無虞的支持。比如，在訪談過程中，陶然介紹了自己玩語言 COS<sup>32</sup>的經歷，在加入語 C 群的過程中，她和另外的腐女扮演「一攻一受」並且「開戲<sup>33</sup>寫小黃文」；玉米也加入過腐女 QQ 群，腐女們既分享耽美小說、GV 資源，也會在群裡「幻想」、「自 high」，甚至「續寫小黃文」。也就是說，在由腐女同好組成的「我群」中，腐女所共享的「耽美喜好」使其感受到自己的行為「並不突兀」，也因此減少了與污名感的連結。

以 L 的經驗為例，她認為腐女具有識別同類的能力，因此會「下意識地和相同愛好的人聚在一起，避免和特別有衝突的人交往。」她的陳述意味著在腐女抵抗污名的實踐中，尋找可言說的同好圈子、在「我群」中強化身份認同的建立是重要的行動策略。

## （二）、矯正污名的努力

在學習適應污名處境的社會化過程中，受污名者會通過矯正（correct）自認為污名特質的具體基礎（Goffman, 1963），來隱藏或弱化污名身份帶來的受貶抑感。腐女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由於其對耽美文類的喜好而被冠以帶有污名的「腐女」一詞。也就是說，腐女身份的指認純粹因為她們閱讀耽美小說這一行為，以及由此衍生的與同性戀群體污名的連結。矯正污名的過程，也就是腐女如何製造出「閱讀耽美小說合理化論述」的過程。

矯正污名的努力，圍繞與同性戀群體的切割展開。前文提到，閱讀耽美小說的腐女有可能被誤認為「同性戀者」而遭到貶抑；所以在她們敘述腐女認同的過程中，會一再強調自己的異性戀身份，保證自己不會成為同性戀者以減輕家人、同學對腐女的負面觀感。在所有接受訪談的 13 位腐女中，除了葉修表明「未談

<sup>32</sup> 語言 COS：即語言 cosplay，簡稱語 C，是近幾年以網絡聊天工具為平台興起的一種文字遊戲，可以簡單理解為文字型角色扮演。

<sup>33</sup> 開戲：開始角色扮演。

過戀愛所以不知道性取向」，只有米粒認為閱讀耽美小說曾對自己的性取向認同產生影響，「覺得男男可以那應該女女也可以」，所以有過「百合」<sup>34</sup>的經歷，曾嘗試與女生談戀愛。其餘所有受訪者都認為自己是異性戀者，不會因為閱讀耽美小說而變成同性戀。

有次也試探過我媽媽對同性戀的看法，因為她隔得比較久遠，思想特別保守，所以她說不能接受、不能理解這件事情。但是她不能接受也就不能接受咯。我和我姐兩個人絕對沒有彎<sup>35</sup>的潛質，身邊也沒有同性戀朋友，我媽媽應該也接觸不到，所以會盡量讓她，不要讓她歧視這些東西就好。（雁知）

雁知和雙胞胎姐姐都是腐女，但由於試探過母親對同性戀群體的看法，發現母親「不能接受」同性戀群體，所以她們選擇在家庭中隱藏自己的腐女身份。不過，當進一步問及，如果隱藏的腐女身份被家人發現，她們會如何選擇時，雁知卻表示「應該也沒有關係」，因為她和姐姐兩個人「絕對沒有彎的潛質」，並不是母親無法理解的同性戀群體的一員。

羊慧的母親非常喜歡張國榮，因此對同性戀群體的包容度比較高，也理解羊慧對耽美文類的喜好。不過，受「傳宗接代」的思想影響，她接受羊慧腐女身份的前提仍然是「腐女並非同性戀者」：

我記得我媽在張國榮死的時候哭了好幾天。後來再有這種新聞都會和我聊一點後續之類的。她就覺得同性戀的愛情竟然也可以持續這麼久，她這個老人家心理也覺得同性戀除了不能傳宗接代其實也挺好的。因為異性戀之間關於金錢、倫理方面反而比同性戀之間糾葛地多。不過，在她眼裡，她其實說實在的沒有辦法接受我同性戀，還是根深蒂固的傳宗接代的思想。（羊慧）

在矯正身份污名的過程中，腐女一方面強調自己不具備「身為同性戀」的污名特質，另一方面則極力把「閱讀耽美小說」這一行為解釋為如同畫畫、彈琴等無需特殊指認的「興趣愛好」，認為喜愛耽美和喜愛手辦一樣，只是一種「偏好」，

<sup>34</sup> 百合：百合是 ACGN 領域的概念，指女生之間純潔的愛慕關係（代指女性間的戀愛）。與 LES 圈不同，這個群體大多是純愛，沒有相對的複雜性，比較純情。在日本漫畫界中，有專門的百合漫畫派。

<sup>35</sup> 彎：指同性戀傾向，「彎男」用來形容同性戀男性。



而非「性/別認同」的差異。

腐女只是算一個特質。我是喜歡這種東西的人，比如手辦之類的比較私人一點。不要影響別人就好。沒有單拎出來的必要。覺得我是個腐女和我會畫畫、我會拉二胡、我會小提琴、我會彈吉他，和這些事情是一樣的。（羊慧）

腐女和非腐女就是愛好不同而已，因為愛好，她所在的興趣的點就在那裡，所以會很感興趣地看耽美（陶然）。

言及腐女身份，羊慧和陶然都用「愛好」或「興趣」的差異來形容腐女對耽美文類的偏好，在她們看來，閱讀耽美小說的行為只要「不影響他人」，就只是一種私人愛好而已。「會看耽美」和「會拉二胡」、「會彈吉他」一樣，只是「中性的」個人興趣選擇而已。

此外，前文對腐女污名處境的分析提及，除了同性戀群體的污名轉嫁，腐女高調 YY 男性，視男男為奇觀的行為是遭貶抑的另一污名特質。在探究腐女身份認同時，也可以發現受訪者主動與被貶抑的腐女行為劃出界限，通過強調自己的理智和低調，表明自己沒有遭貶抑的污名特質，從而展現自己閱讀耽美小說的行為是完全合理的、可被接受的。

現在腐女圈普遍年齡偏小。很多剛接觸這個的女孩子會比較猖狂，很喜歡 YY 兩個直男在一起這種，搞得很多人都挺不開心的。讓挺多人對腐女這個群體都有點意見。覺得是一群腦殘<sup>36</sup>小蘿莉啊。身份的話是認可的，我算是比較理智型的腐女。又看到一些別人的不理智的行為，造成了別人的困擾，覺得自己的這種愛好只是自己一個人的愛好，還是不要因為你的愛好去影響別人。（玉米）

玉米認可自己的腐女身份，但認為自己是「比較理智型」的低調腐女，有別於猖狂的、喜歡 YY 直男以至於給別人造成困擾的「腦殘小蘿莉」。陶然也有類似的表述：

我也不會主動跟別人自我介紹，說我是腐女啊。因為一方面不會這

<sup>36</sup> 腦殘：貶義詞，指做事無可救藥、過分神經質、不可理喻的人。

麼直白地去表現自己這方面的屬性，另一方面我覺得，可能腐女在這裡（低），我在這裡（高）（手勢，兩隻手一高一低）。可能意識上的轉變，對這個詞有不同的態度。腐女這邊，就只喜歡美型的兩個男男，但是我這個，就感覺涉及到現實生活的層面。已經內化成一種生活態度，但不會很顯露的感覺吧。（陶然）

陶然所言的自己「超越」了腐女的層次並不是說自己不再是腐女，而是為了表明自己由於接觸耽美時間非常久，已經將對耽美的喜好「內化」了。具體表現為不再像社會對腐女的污名印象所示，「只喜歡美型的男男」或者「對男同性戀群體大驚小怪」。陶然認為，同性戀群體的存在與異性戀一樣「自然」，沒有必要也不會將「男男」視作奇觀。

除了橫向的與他人比較，強調身為腐女，自己沒有「視男男為奇觀」的污名特質之外；訪談過程中也發現，腐女會縱向比較過去與現在的自己，以及不同時間背景下，腐女污名行為的差異。比如呂影就提到在剛接觸耽美的時候會「比較喜歡 YY 男性」，但也因此直接遭遇異性戀男性的排斥與污名，在反思 BL 妄想給別人帶來的困擾之後，呂影逐漸變得低調起來，「不會再當面 YY，有萌點就和腐女同好相視一笑。」

除此之外，由於腐女污名與同性戀群體的污名印象息息相關，腐女也通過矯正、弱化同性戀污名的方式，間接矯正外界對腐女的污名印象。

我經常和我媽科普<sup>37</sup>。我覺得有點成效。以前初中的時候我和她講同性戀，她下意識會拒絕。但因為我一直沒有在瞞我在看耽美小說的事實，然後我就給他們講我看到的形婚<sup>38</sup>、隱婚<sup>39</sup>的報導。然後我媽也覺得這是社會輿論逼迫他們不得不去結婚，然後使得家庭特別不幸福。我會一直跟她說，其實不在於男的跟男的，還是男的跟女的，你需要譴責的是他是不是對自己的生活負責。如果濫交的話，是男是女都是不好的。如果專一地和人交往，不管是哪種性別的話都是可以的。我媽現在，我感覺她偏見比以前少了吧。（呂影）

<sup>37</sup> 科普：科學普及的簡稱，指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相關知識。此處用作動詞。

<sup>38</sup> 形婚：形式婚姻，婚姻只有形式，無實質內容，一般指一個男同性戀者和一個女同性戀者組建家庭等。

<sup>39</sup> 隱婚：隱婚是已經履行了結婚的法定手續，卻並不對外宣稱自己「已婚」身份。

呂影覺得對待同性戀群體的態度是腐女與非腐女之間比較大的差異，由於她自身喜歡看耽美，也藉此了解到同性戀群體的現狀以及遭貶抑的情形。所以會經常和對同性戀群體抱有偏見的長輩「科普」，向她們闡明同性戀群體的困境，並努力修正長輩對同性戀群體的污名印象。儘管一開始，呂影的母親會「下意識拒絕」進行與同性戀群體相關的議題討論，但通過呂影的溝通，也逐漸地意識到應更加包容同性戀群體，減少對他們的偏見。

不論是保證自己不會成為同性戀者以降低父母的戒心，還是指出自己在耽美偏好上的理智和低調，一方面，腐女通過積極建立與受污名者不同的身份形象，來削弱自身的「污名特質」；另一方面，像呂影一樣，腐女採用主動普及同性戀群體相關特質的方式，弱化受污名群體的污名印象，以達到污名矯正的目的。



## 第二節：閱讀耽美情色與女性情慾經驗

耽美是一個內容龐雜的集合體，從形式上看，有小說、動漫、廣播劇等各種類別；從題材上看，有穿越重生、現代、古代、架空等差別，或是 ABO、生子文等人物性別特徵的特殊設定；從攻/受寫作視角看，則有主攻文、主受文和互攻文之分。本篇論文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探討的是腐女對情色化的耽美文類的閱讀經驗如何與自身的情慾經驗相連結，但我需要首先指出的是，並非所有的耽美文類都是情色化的，例如清水文就沒有涉及任何情色描寫，單純以劇情走向為主；而我以「情色化」來形容耽美文類的特徵，是因為除清水文之外的所有耽美小說都有一定篇幅的男男性愛描寫，並且也有被稱之為「純肉文」的純性愛描寫的耽美文；同時，在訪談中也證實了，接觸耽美文類有一定時長的腐女幾乎都有一定程度的耽美情色內容的閱讀經驗。

另外，在腐女對耽美情色的閱讀經驗的探討上，我並非著重分析某一耽美類別（如小說、或動漫）具體的文類特質對腐女閱讀經驗的影響，也並非刻意強調文類差異所造成的閱讀感受的差異，儘管這樣的差別一定存在，如耽美動畫較之耽美小說多了影像和聲音，因而視覺性更強，但這並非本文分析的重點。本研究希望探討的是腐女進入耽美圈之後，當她們漫遊於形態殊異的耽美文類之中時，對這些所呈現的情色化的男男性愛描寫，有什麼樣的閱讀經歷？並試圖從中看出耽美情色與腐女的情慾經驗有什麼樣的關聯。

因此，在對耽美情色文本的討論上，本文並不會只限定於小說或動漫等某一特定文本，而是希望依腐女自述呈現她們對不同文類的消費軌跡。如此選擇的原因是，腐女對耽美文類的消費是豐富且多樣的，特別在她們對情慾、對男體的探究上，很難脫離整體的消費脈絡去談某單一類別的閱讀經驗。

### 一、閱讀耽美文類的情色之旅

在父權制度下，男性是主要的觀看者，女性卻通常是被觀看的對象。因此在社會語境中，女性的身體是可見且性感的、可欲求的，而男性身體卻既不可見也不可被欲求。耽美文類作為女性書寫、女性消費的文本，提供了女性凝視男體、了解男體、甚至對男體評頭論足的契機，暗含著女性對抗男/女之間不平等權力

關係的潛力。同時，藉由對耽美情色的消費，女性得以在「男男愛戀」的外衣之下主動去了解性、了解情慾，也是對長久以來社會所規制的「女性無慾」的一種逃逸。

事實上，耽美文類繼承了傳統羅曼史小說的情慾書寫風格，性與浪漫愛同時出場（Puri,1997），但差異在於性的展演由一男一女演變為「男男性愛」，而觀看此展演的仍為異性戀女性。腐女約定俗成以「肉」字來指代小說或漫畫中的性愛描寫，例如純性愛描寫的耽美文又被稱為純肉文。從訪談中可以發現，腐女大都認可耽美小說比較「重口」，即男男情色描寫所佔篇幅比較大，而她們也視「肉」為耽美小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晉江<sup>40</sup>之前基本上都是情節里帶點肉的耽美文，讀者也會在下面催催催。和清水文比起來，我更喜歡劇情裡帶點肉的。兩個人互相喜歡就會那個嘛，感覺純清水的就是少了點什麼，沒有到最後。（音枝）

我比較喜歡的情慾描寫，一個是感情的突破或者是宣發的必要，或者是為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以及是你為了愛而性的結果。我就不大喜歡為了肉而肉，就是為了看大肉文這種，我覺得不是很有愛。（米粒）

耽美文類劇情中「因愛生性」的情色描寫被腐女視為男男之間情感的升華和「純愛」的標誌，即強調耽美文中的性是浪漫愛的表現。比如音枝便認為沒有出現情色描寫的「清水文」讓人感覺不夠過癮，並且在她看來，晉江評論區的讀者也很期待耽美作者能夠盡快寫到情色描寫。比起純肉文，米粒也更喜歡「為了愛而性」的情慾描寫，她認為這樣的情色描寫是感情的突破或者宣洩的必要，而「為性而性」的情色描寫在她看來「不是很有愛」。

我覺得耽美的話，說明是兩個男的在談戀愛，而兩個男的談戀愛，如果兄弟之間很親密、勾肩搭背也很正常，唯一能區辨的就是你對對方有性需求啊，你就要寫出來性需求啊，沒有的話你就是兄弟啊，看個屁啊，我不要用曖昧向。（阿夢）

---

<sup>40</sup> 晉江：指晉江文學城，創立於2003年8月1日，是中國大陸著名的女性文學網站，以耽美、愛情等原創網絡小說為主。

同樣的，阿夢認為既然耽美說的是男男戀情，那兩人之間的性需求和情色描寫就是區分「耽美」和普通勾肩搭背的「兄弟情」的唯一條件，對身為腐女的她來說，看耽美是為了體會男男戀情的禁忌感，「有肉才能感覺到禁忌的快感」；沒有情色描寫的曖昧向耽美文，則會讓阿夢覺得不滿足。耽美小說中是否包含情色描寫對阿夢來說差別很大，所以當她在選擇耽美小說的時候，會「下意識」地忽略掉清水文，因為「既定思維就是耽美需要有一點肉」。

可以說，腐女認為情色描寫的存在對耽美來說至關重要，相應地，她們也表現出對耽美情色的極大包容與接受。如煤球將耽美情色按照比例的多寡分為「三個段位」，並表示基本能接受所有的情色描寫：

基本上都能接受，所有的描寫。我看的第一部耽美就是《箱之中》，裡面這些描寫比較少，故事性比較強。之後會有意識地去搜索，會出現一個什麼「和泉桂」，他的情慾描寫會特別直白和直接，這是第二個段位的。第三個段位是看這個作者的，叫「大刀激」，她寫過《走錯路》，作品的風格是肉文篇幅比較長，會直接涉及性器官部位的描繪和刻畫。基本上就這三個層次的都能接受。（煤球）

從情色描寫比較少的《箱之中》，到「和泉桂」小說中直白、直接的情慾描寫，再到「大刀激」小說中篇幅比較長的肉文，煤球坦言都能接受這三個層次的描寫。甚至於，原本煤球對某些性行為或性癖（如 SM、口交）存有偏見，但卻在閱讀耽美小說的過程中「解鎖」了這種偏見，「通過作品覺得 SM 也挺萌的，感覺這樣意外地帶感」。因此，煤球認為自己逐漸地能接受基本上所有的耽美情色描寫，並且在情色方面，「看 BL 題材比 BG 題材要多」。

另外，訪談結果也顯示，腐女對耽美情色的消費呈現出十分類似的軌跡，她們首先接觸到的是夾在耽美文劇情中的「肉」，這部分通常被視為故事情節的一部分，此處男男間的「性」是「同性愛」的升華和確證。其次，腐女也閱讀通篇以男男性愛描寫為主的 18 禁純肉文，而純肉文中不一定有「愛」，可以只是一種「性/愛二分」的情慾操演。再接著腐女不滿足於「腦海中的畫面腦補」，轉向以具象化的視覺呈現男男性愛場景的耽美 H 漫；到最後，腐女由虛擬的男性形象轉向對真實男體的好奇，也會去觀看真人男性性愛的 GV（gay video）。雖然從定義上看，GV 並不被腐女視作耽美文類的一種，但 GV 卻是原先只出現在小說、

漫畫或「腦補」、「YY」中的「男男性愛」的真人呈現；並且，當受訪的腐女提及耽美情色的消費經驗時，也會主動提及她們對 GV 的消費，所以本文也將腐女對 GV 的觀看置於耽美情色的脈絡之下。

陶然提到，在她「看膩」小說中關於男男性愛的描寫之後，出於好奇心去看了 H 的動漫，看完動漫之後，更想知道真人男性性愛具體如何；同時由於腐女之間會相互傳閱、共享「資源」<sup>41</sup>，此處的「資源」通常特指 GV、H 漫、肉文等性愛尺度較大的耽美情生素材，她因此也接觸到了 GV：

小說看膩了吧，就有點想知道真人的那種具體的是怎樣的過程。一開始是看 H 的動漫，看完動漫，大家會傳資源，標題是什麼「美型真人」，我點進去一看，哇，真的很惡心，因為很醜，加上那個部位沒有漫畫裡好看，就覺得真的很惡心。後來，又一波 GV 資源來臨，就會再去看一下。看多了之後，現在是無論多丑都能接受了。我是先看了 GV，不然還不知道男人的那裡長什麼樣子。（陶然）

羊慧則提到，耽美文中的性愛描寫通常比較精緻細膩，她接受起來並不困難。發現這一點之後，出於好奇，她會去網路上搜索「純肉文」的打包集<sup>42</sup>。當時處在國家「清網」<sup>43</sup>活動之前，對網路情色資源的管制並不嚴格，因此純肉文包或 GV 資源的取得十分容易，比如在她搜索耽美小說或漫畫的時候，搜索引擎會自動跳出「BL/純肉」字樣的搜索關鍵詞，以至於她「一發不可收拾」地接觸到了純肉文和 H 漫。另外，在網路上的其他平台，如「腐女吧」或微博上則有 GV 男優的介紹或劇情的詳細圖解，羊慧覺得 GV 男優「好帥」，並為此特意去搜尋 GV 來觀看。

BL 的話，「十世吧」<sup>44</sup>裡的文章特別多，那時候追貼吧，裡面的文章（性描寫）又比較精細，發現諛都是這樣能夠接受的。一開始是劇情裡面的肉，後來因為好奇，會特意去搜純肉文的文包。在百度的搜索引擎裡，那時候比較幼稚，文荒了，突然發現有「BL/純肉」的搜索關鍵

<sup>41</sup> 資源：在腐女群體中，通常指比較情色的耽美文集或 GV 材料等。

<sup>42</sup> 打包集：耽美文包，通常一個文件夾中存有數量眾多的耽美文類。

<sup>43</sup> 清網：即「淨化網路環境專項行動」。清網行動是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工業和資訊化部、公安部為依法嚴厲打擊利用互聯網製作傳播淫穢色情資訊行為的一次特別行動。在清網活動中，許多耽美情色文類被刪除，並禁止在網絡傳散。

<sup>44</sup> 十世吧：十世是某耽美作者的筆名，十世吧為以她名字命名的百度貼吧名，吧內分享有眾多耽美文。

詞，點進去，那時候還沒有清網，就會有類似的文包出來，就開始下載、開始看。一開始覺得天吶、流鼻血的狀態，完全沒有劇情，（性愛描寫）就直接來了。H 漫也是，在搜的時候，跳出了這種搜索關鍵詞，點進去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另外，腐女吧還會有 GV 圖解，是什麼俊界的一部電影的圖解<sup>45</sup>，然後知道有 GV 這種東西。然後微博賬號「我和我基友的日常」，也會推薦一些 GV 的男優，我覺得，哇好帥啊，就會搜一些片子去看。（羊慧）

阿夢同樣提到在看耽美情色上，「人的慾望是不斷增長的」，在她「看多了」小說之後，不可避免地好奇「動態」的畫面該如何呈現。在這過程中，「骨灰級」<sup>46</sup>的腐女舍友給她推薦了兩本經典的耽美漫畫，她再根據漫畫去搜尋改編的動畫作品，卻覺得將情色情節都刪減的動畫「怎麼這麼不過癮」。

大三、大四的時候，我的舍友是骨灰級的腐女，她給我推薦了《世界第一的初戀》和《純情羅曼史》，先是漫畫，漫畫比較重口，看了那兩本之後，我就去看動畫，但動畫比較隱晦，把一些情節都刪了。我覺得怎麼這麼不過癮！怎麼不把漫畫的也畫出來！至於特別重口的，我看過《幸福花園》，這完全是出於獵奇的心理去看，看了覺得也還好，肉的描寫多，但感覺沒什麼情節，我也感覺不是很好看。我比較喜歡看又有肉、又有情節的。（阿夢）

在耽美小說、漫畫之外，阿夢也比較喜歡聽耽美廣播劇，她自述由於看的小說比較「重口」，所以有些廣播劇會把情色情節刪除，但她更喜歡「聽有肉的廣播劇」。

總而言之，從對小說中男性性愛的好奇，到接觸動漫更直白、激烈的視覺衝擊，腐女逐漸將觀視興趣轉移到現實中的男性性愛，她們對男體的觀看也逐步地從想象中的「美型男性」到標籤著「美型真人」但實則並不完美的真實男體。在情色化的耽美文本的消費之路上，想象與現實的距離也非一直涇渭分明，特別是藉由對 GV 的消費，腐女習得了對真實男體的認知。

<sup>45</sup> 電影圖解：一種流行於網路的影片觀看方式，由網友將電影細緻截成若干張圖片，然後發佈到網路上，在每張圖片上配以一定的文字說明。一部電影用幾十或幾百張圖片就可以講述一遍，不需要費太長時間，就可以瞭解一部電影的大致劇情。

<sup>46</sup> 骨灰級：網路用語，泛指某人在某些領域的水平、造詣很高。



## 二、對「男強女弱」的異性戀情色之抗拒

當問及為何身為異性戀女性，會去觀看 BL 肉文、或 H 漫等以男男性愛為題材的情色文本時，腐女均提到這與她們對「不平等」的異性戀情色文本（如 AV）的抗拒有關。

特別是日本的 AV，對於女性的征服感和屈辱感體現地特別明顯，對於我這類的女權主義會覺得有一點點心理上的不舒適。特別是 AV 裡面女性對男性的取悅讓我覺得不太舒服。GV 相對來說兩者的配合度，反而感覺到他們心靈之間的，可能是自己 YY、腦洞開出來的，不管是肉體上的配合和心理上的契合，讓我覺得更好一點。AV 的某些女優會有集合，看多了真的覺得不太好。（羊慧）

羊慧認為自己是一位女權主義者，而以 AV 為代表的傳統異性戀情色文本中所呈現的女性形象大多是屈服、或取悅於男性的，這種男性對女性的「征服」使她覺得「不舒服」。也就是說，在「男性凝視」的邏輯下，異性戀情色文本呈現的是一目了然的「男性觀看/女性被觀看」以及「女性取悅男性」的形象，女性對此類情色文本的觀視等同於附和男性對女體的窺視邏輯，被看的也只有客體化的女體。出於對女性客體化的抗拒，相較之下，腐女更偏好女性消失的耽美情色。如羊慧提及，耽美情色（如 GV）能使她感受到性愛雙方心靈之間的「契合」，儘管這樣的配合度可能是自己腦補出來的，羊慧仍然覺得就「性愛平等」而言，耽美色情文本顯然更勝一籌。

陶然提到她排斥異性戀情色文本，與自身討厭「被侵入」的感覺有關：

我也有看過 A 片，女性可能是討厭被侵入的感覺吧，看了很害怕、包括有種惡心的感覺，所以比較排斥。然後劇情開頭都是一個女士在誘惑你，那個女優在擺各種姿勢，那個時候我是完全興奮不起來的。女性還是喜歡情感基礎上的性愛，有被寵愛的感覺，然後再那個（性愛）比較能接受的。（陶然）

異性戀情色文本給陶然的印象是女性在「擺各種姿勢」誘惑男性，女性顯得十分卑下，作為觀看者的她「完全興奮不起來」。同時由於 A 片中的女性是被侵

犯的一方，也使陶然覺得這種「被侵入」的感覺很討厭，所以她會有「排斥」、「惡心」的感觸。服膺男性觀看視角的異性戀情色文本，所呈現的性愛往往是「男性侵犯/女性被侵犯」，在玉米看來，觀看傳統異性戀情色文本，常使她有種被「羞辱」的感覺：

我覺得 AV 裡面的女性叫得好痛苦，前戲也很少，就是為了做而做，完全沒有愛的感覺。但是 GV 不一樣啊，GV 通常前戲很長，然後也會邊做邊接吻，感覺比較有愛，並且小受叫得也好好聽。所以我反而看 AV 毫無代入感，感覺一直在羞辱女性。（玉米）

玉米認為異性戀情色文本呈現的只是普通、甚至猥瑣的男性對性的幻想，整個性愛過程也只有男性享受到了性的愉悅，女性只是被「侵犯」的對象。與之相比，耽美情色則通常「前戲很長」、「邊做邊接吻」，使玉米在觀看的時候感受到這樣的性愛過程「比較有愛」。

煤球則只能接受如 silk labo 公司拍的專門給女性看的 AV，而大部分的異性戀情色文本給她的感覺都是「不舒服」、「很難陶醉」，因為 AV 中作為女性慾望對象的男優通常都「長得不帥」、「看一眼感覺好惡心」，在審美上很難讓她有「匹配感」。所以當問到煤球對 AV、GV 的看法時，她認為「GV 更好看一點」，原因是 GV 中的男性無論就外貌、還是性愛過程而言，都顯得更加賞心悅目。

AV 找一個特別帥的男優會很難，但我也會看 silk labo 這個公司，它整個系列都是拍給女性看的，所以會很溫柔，男優會很帥。反正 AV 裡面我只看他們家的。其他的話，倒是也能喚起興奮的感覺，但是讓你很不舒服、很難陶醉。主要是男的長得不帥吧，看一眼就感覺好惡心這種。（煤球）

腐女反感傳統異性戀文本中女性總是居於男性之後的弱勢地位，女性永遠被塑造成楚楚可憐的、等待男性拯救的羸弱形象，而在異性戀情色文本中，這樣的「男強女弱」更是以誇張、直白的方式達到了極致，使腐女感受到身為女性的「卑下感」，如羊慧和陶然所言，異性戀情色所表現出來的只是女性對男性的「取悅」而已。

由此，耽美以其「平等」和「匹配」吸引了腐女。過往的閱讀羅曼史研究，強調女性作為閱讀者，在進入羅曼史的幻想世界之後，得以從現實生活中的女性角色中抽離，暫時忘卻母職的責任或是生活的壓力，從而代入女主角被呵護關愛的世界裡（Radway,1984;周代玲，2003）。但耽美則不然，作為一個只描寫男男愛戀的羅曼史文類，耽美小說乾脆使女性形象整體從文中消失，小說世界中完全不再討論女性如何扮演妻子或是母親的角色，而腐女在閱讀過程中，也因此可以完全不必與女性自身產生連結，包括可能存在的任何關於母職或家庭生活中的女性角色的想象。

女性閱讀羅曼史被視為一種針對日常生活的「逃逸」，但腐女閱讀耽美文類則可被賦予一種更徹底的「抵抗」意涵。腐女不在耽美文中討論女性，卻轉而藉助「同為男性」的主角身份，宣稱自己不僅不需要被呵護，還想變得和男性一樣強大、平起平坐。

在訪談中，呂影自述最喜歡看耽美文中的「強強」類別，因為「強強文」<sup>47</sup>中的情感關係、雙方地位都更平等，不像言情小說中「女的要比男的稍微差一點」，這種雙方「一樣強大」、「平起平坐」的關係，符合她對自己未來的伴侶關係的想象。

比如耽美中的人妻<sup>48</sup>、性格很弱、拖泥帶水的我也不喜歡。我就喜歡強強的那樣。我喜歡強強這種小說，耽美裡面更多。之前的言情小說比較多，總有一種女的要比男的稍微差一點，她要找一個伴侶，伴侶要比自己更強大這種感覺。耽美就是我們要一樣強大、我們要平起平坐、我們要一起站在世界的頂峰這種。兩邊都是強大的，我自己希望以後跟我自己的另一半是這樣的關係。兩個人之間要比較平等，兩個人之間羈絆也深，然後自己又是獨立的個體。自己有自己的能力這樣子。（呂影）

葉修和呂影有幾乎一模一樣的表述，她看耽美，也主要是為了看「強強」：

我一般都是看強強，兩個在那個（性愛）上也都挺強勢的，然後言

<sup>47</sup> 強強文：指耽美中的攻受雙方實力相當，取強攻強受之意。

<sup>48</sup> 人妻：指耽美文中的人妻受，指雖為男性，但個性如女性一般柔弱。

情的話，女生不可能強勢到這種程度。之前看過一篇機甲文<sup>49</sup>，情節就是兩個都是重生的，兩個後來都是將軍級別的，一邊在競爭，一邊在那個啥。我覺得這種比一方依附另一方要好看，因為依附的話感覺不平等。（葉修）

葉修認為耽美強強的設定讓人覺得更加勢均力敵，即便在性愛過程中，耽美情色表現出來的也是雙方「都挺強勢」，而不像言情小說中，女性總是依附於男性，無法做到像男性一樣強勢，而依附會讓葉修覺得不夠平等。同樣的，面撒看耽美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為了看「兩個完全可以並肩對抗的人在一起」。

作為腐女，她們排斥異性戀文本乃至異性戀情色，主要是排斥異性戀情色中遭貶抑的、令人不快的女性形象。楊若慈（2012）認為，許多言情小說中的異性戀情色描寫的問題在於將「男/女」關係視為主體與客體的斷裂二分，從而產生「男人想要而女人不想要，或者男人使得女人想要」的女性性被動論述。耽美情色的女性缺席，將女性置於情慾關係之外，完全避免了生理女性在情慾關係中處於被侵犯的客體位置的可能，也減弱了女性消費情色文本時對被貶抑的女性形象的焦慮與抗拒。事實正是如此，一旦情色文本非「男強女弱」式的，甚至於情色文本乾脆不出現女性角色的時候，腐女表現出了極大的接受度。

如陶然在訪談中提到，自己實則喜歡看尺度比較大的情生素材，如「強暴」、「監禁」之類的題材，但前提是「被強暴」的一方不是女性。

其實我有時候很喜歡強制 play 的感覺，監禁、強暴之類的題材，但是喜歡看大叔凌辱美少年，不是男女的樣子，我覺得每個人內心都存在一點點的「惡」，喜歡看一些重口的題材。（陶然）

由此可見，腐女只是抗拒「有女性出現」且「女性遭貶抑」的異性戀情色文本，而對女性缺席的耽美情色則欣然接納。原因是以往的異性戀情色文本多將女性置於「被觀看」的客體位置，且呈現的是女性「取悅」男性的形象；因而當女性成為這類情色文本的觀看者時，多感受到對被物化的女性形象的不滿與抗拒，她們轉而尋求新的選擇。耽美情色以男男性愛為內容，一方面使女性得以窺探男體，另一方面也免除了女性置身其中的恐懼，使女性重獲對男體的觀看權力。

<sup>49</sup> 機甲文：相對機動裝甲，偏科幻，故事設定於能駕駛大型戰爭機器人的未來世界背景。

### 三、男體「禁忌」：對男性的好奇

男性凝視的邏輯下，女體一直是被觀看的對象，而男體在社會論述中卻是禁忌、不可見的。林芳玫（2006）在色情研究中指出，在父權體制和不平等權力關係的運作下，尤其是色情產品的推波助瀾，女性往往只能通過「男性如何看我」來謀求認同的建立，而此認同顯然缺乏對主體身份的感知。因此，只有女性通過「我看他」的主動凝視，才能形構成對自我情慾主體的感知。而從腐女的耽美情色消費經驗中，可看出她們對男體的主動凝視與議論，在此過程中，她們逐漸由幻想「虛擬男體」，轉向凝視、觀看「真實男體」，並從「禁忌」的男體中獲得觀看的愉悅。

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米粒因為不再消費耽美文類而認為自己現在不是「腐女」，但她坦誠在高一乃至大一這段時間「密集地看了很多耽美小說」，因而曾經算得上是資深腐女，而她當時對耽美的喜好與青春期對異性戀男性的「好奇」有關：

正好那個時期，因為女生可以和女生玩，女生之間可以說很多話，可以做好朋友，也沒什麼壓力，但是跟男生之間的接觸和交往比較少，不大能深入交往和交流，但你對他們又有好奇心。所以你會想看更多描寫男性的東西。那時候也不會想著去談戀愛嘛，但你又會想說如果能談戀愛會比較好。如果你看男女的話，更容易代入，就更容易想為什麼我現在不可以談戀愛。所以後來就會說，那就看個男男的好了，不那麼容易代入，然後又能滿足自己 YY 的慾望。（米粒）

對高中的米粒而言，保守的校風規定男女之間不能談戀愛、不能有較為深入的交往和交流，因此，男性對女生來說是遙不可及的、完全未知的禁忌領域；而青春期的女生又對男性難掩好奇，「想看更多描寫男性的東西」，此時既描寫男性、又描寫戀愛的耽美適時地滿足了腐女對「禁忌」男體的好奇心，青春期女性對異性戀男體的好奇通過耽美文類的消費得到了補償。同時，耽美文中沒有女性角色，使米粒不容易代入其中，也使她在獲得「YY 男性」的愉悅感時，避免聯想起現實生活中「不被允許談戀愛」的失落。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當米粒進入大學之後，與男性的交往一下子被放開了，高中時期由於無法接觸到男性而引發的「對男性的好奇」，開始被真正的與男性

交流、甚至談戀愛所取代；此時，男性或男體對米粒而言不再是禁忌，藉由觀看耽美「禁忌男體」所帶來的愉悅也隨之減少，這也是米粒認為自己現在不是腐女的重要原因。

基本上是到了大學，好像就越來越少了，大一還會偶爾看一下，後來就基本上不會看了。因為到大學的話，你的生活圈會被打開，時間上你也會比較自由安排，你可以出去玩、去旅行，可以自由自在地談戀愛，或做你想做的事情，很多興趣愛好都可以拓展開來，而不是只能做這件事情。（看耽美）就會被很多其他的事情所取代。（米粒）

由此可知，對男體的好奇是腐女閱讀耽美文類的重要原因，事實上，她們也正是在對耽美情色的接納過程中，逐步窺見了「禁忌」的男體。

陶然在訪談中提到，在看耽美 H 漫和 GV 之前，自己對男性身體一無所知，以至於第一次在 GV 看到真人男性生殖器的時候衝擊很大，感到「怎麼這麼丑」。

一開始看過言情的肉，就特別想看耽美的肉。並且後來肉文小說看膩了吧，所以就想知道真人的那種具體是怎樣的過程。然後就被惡心到了！怎麼這麼丑！雖然原先就知道小說和真人有點差別，但他們長得真的和我想的不一樣，他們長得不夠精緻、皮膚不夠白、屁股上還有痘！（陶然）

陶然原先對男性身體的想象或了解僅來自小說，在她的幻想中，男性應該是長相精緻、皮膚白皙的，甚至性愛的過程也是唯美的。然而，隨著她「看膩」純性愛描寫的 BL 文之後，她希望進一步去了解真實的男性身體，才發現真人男性的身體與自己所想象的十分不同。

而 L 則提到，比起傳統的異性戀情色文本，從耽美情色中更能欣賞到可供「花癡」的男性身體：

看到 GV 的肉體會花癡一下，「好棒啊好棒啊」這樣。但是，AV 的話我還沒有具體觀察過男生的身材，因為日本男生長得都丑，不好看。不過看 GV 的話，歐美和日本相比，我又會更偏向日本的 GV，因為歐美

的皮膚都很粗糙，不夠細膩，日本的至少會化個妝，顯得更細膩一點。(L)

L 認為異性戀情色文本中的男體通常「很醜」、「不好看」，以至於她從未觀察過其中的男性身材；而耽美情色中的男性身體則相對比較「完美」，身材更好，甚至也會「化個妝」使皮膚更為「細膩」，所以對她而言，耽美情色中的男體的可看性更強。

羊慧也提到自己看耽美情色，主要是出於「純粹欣賞男性」的動機，所以看GV的時候，會評估劇集中的男性外貌和身材、甚至尺寸是不是她的「style」，一旦耽美情色中的男體不夠美型、不夠好看，則會使腐女感到失望，所以日本和歐美的GV比較的話，她更喜歡看歐美的男性身體。

我純粹欣賞他們的臉，所以主要看歐美的顏，日本的短小。之前櫻井俊介圖解的時候，還有那個蛙人，就覺得長得不是很好、畫質的質量也不是很好，然後尺寸不是我的 style，就開始看歐美的。就是一種欣賞、體會吧。也是一種好奇，他們到底怎麼樣。我覺得看GV是慢慢進階的過程吧，從小說、到動漫再到影視。慢慢地心態也在變化，既然你覺得男同能夠接受，跟AV/GV也是一個道理。所以沒什麼關係。(羊慧)

有學者視色情為一種歧視的機制 (MacKinnon, 1987)，因為色情將性別宰制建構為性的真實，使集體女性地位受到貶抑 (林芳玫, 2006)。顯然，耽美情色反其道而行，是女性抵抗「男性宰制女性」的嘗試，儘管此種抵抗路途曲折，必須藉由「女性不在情色現場」加以間接實現。因為女性不在場，情慾雙方的博弈都只發生在男性與男性之間，所以免除了「女性被宰制」的可能，腐女反而得以保全自身，站在一旁觀看男體、議論男體。從受訪腐女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她們議論「可花癡的男體」，還是嫌棄耽美情色中的男體不夠美型、不夠好看，評頭論足的主動權都在女性手中，作為客體存在的「被觀看者」反而成了男性。這顯然是對男女之間不平等的異性戀情色關係的一種抵禦。

比較有趣的是，羊慧有幾位高中同學，儘管不是腐女，不會去關注男同之間的戀情，卻也會為了追求「純粹視覺上的刺激」和觀賞男體的愉悅而去看GV。這點上，有腐女閨蜜、曾經閨蜜推薦看耽美小說，卻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腐女的biubiubiu解釋了她從「非腐女」角度看耽美情色的感受：

上次閨蜜給我推薦了一本老司機<sup>50</sup>文，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污<sup>51</sup>的，是BL的，看起來真的很刺激。感覺視覺衝擊很大，自己想象的視覺衝擊，像在看小黃片一樣。就是想男的是什麼樣的身材、受是怎樣的身材，他們干的時候是怎樣的場景，他們干的時候是怎麼叫、怎麼搞的。好多啊。

不過，看男女自己是有感覺的，但看男男是沒有感覺的。看耽美時候，我習慣性地把受當成女的來看，因為會有代入感，會以女性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受。(biubiubiu)

如 biubiubiu 所言，非腐女看耽美情色也能藉由想象感受到強烈的視覺衝擊，也會想象男性雙方的身材、性愛的場景等等。但與腐女非常不同的是，非腐女在消費耽美情色的過程中，會習慣性地「把受當成女的來看」，即只有重新將耽美的觀看視角置換回熟悉的「一男一女」的形式，才能體會到觀看的愉悅感，並引發「有感覺」的情慾共鳴；而「男男」對非腐女來說，只是純粹的視覺刺激而已。

也就是說，閱讀耽美情色時，非腐女看重的是「攻/受」間對異性戀情色不平等關係的複製，例如「攻侵犯受」的情色現場，如此才有置換回「一男一女」觀看視角的可能性。而有些腐女偏好消費「男男情色」，卻正是因為雙方都是相同的男性，她們強調雙方「性別為男」的重要和平等，並能自然地從男男情色中攫取「萌點」，沉浸在男男之間的「平等性愛」帶來的歡愉感中。

非腐女宣稱「看男男沒有感覺」，腐女卻能從耽美情色中看到比異性戀情色文本更為平等、契合的關係，這是兩者的差異之處；但不論如何，唯有裸露男體出現的耽美情色，確實提供了女性凝視男體、消費男體的契機。

不過腐女也不都是全無顧忌地觀視男體，對有些腐女來說，真實的男體仍是一種不可碰觸的「禁忌」，比如葉修提到，儘管自己看過尺度比較大的耽美情色、也閱讀過純肉文，但是看到「描寫得很形象」的情色片段，還是會覺得「不好意思」、「有點尷尬」；至於真人的GV，儘管有所耳聞，但因為很「害羞」，真實的裸露男體對她來說仍屬禁忌。

---

<sup>50</sup> 老司機：指在各個網站、論壇里接觸時間比較長，熟悉各種規則，經驗豐富、並掌握一定資源的老手。此處引申為情色資源豐富。

<sup>51</sup> 污：情色的意思。



#### 四、同性禁忌：男男戀情的刺激感

除了「男體禁忌」，耽美中的「男男愛戀」也觸及了異性戀秩序下的同性禁忌，觸碰、乃至打破這雙重禁忌所帶來的「刺激」、「過癮」的感受，是腐女消費耽愛情色的重要原因。比如羊慧在訪談中表示，她覺得看耽美中的性愛有一種「更刺激」的感覺，原因是同性戀在現實生活中是不被接受、不被允許的，所以耽美可說是一種「禁忌之戀」，因為「不能這樣（同性戀）」，反而讓她覺得男男間的「同性愛」是「真愛」、也是不顧任何外在條件的「純粹愛情」。

同樣地，阿夢自陳看耽美的原因就是因為「喜歡禁忌的快感」，她覺得 BL 比 BG 的「虐點」多，耽美中的「同性戀情」更容易受到各種社會條件的阻礙，而被視為「違背常理」的行為，這種對異性戀常規的抗拒使她覺得耽美中的愛情更來之不易，閱讀起來也很有刺激感。在訪談過程中，阿夢還具體介紹了她所喜好的「禁忌戀」的類型：

其實我之所以看耽美，是因為我就喜歡看這種禁忌啊。如果受本身是個很小受的，攻本來就是彎男，兩個人一拍即合就搞上的純肉文，這種我是不想看的。我最喜歡看的耽美小說其實是，兩個人本來都是直的，喜歡對方但是對方是個男的，這種讓我感覺到一種禁忌的快感，就覺得特別好。強制愛也是這種類型啊。對方可能是個直男，然後被美攻強行上了這種，我覺得很有禁忌的感覺。……然後我看小說的時候很重口談，我喜歡美攻壯受。小說中我就很喜歡本來是直男，然後被美攻強行掰彎了。（阿夢）

即便是同性愛戀，如果攻受雙方「一拍即合就搞上」，則會使阿夢毫無興趣去閱讀，對她來說，「禁忌感」不僅來自「同性愛戀」，而且必須是充滿重重阻礙和波折的同性情感，如此才能證明「純愛」的可貴。阿夢舉了兩個例子，一種是「直掰彎」，一種是「強制愛」，前者指雙方本都是異性戀男性，但由於喜歡對方才被改變性向；後者指在「同性戀情」的情感確立過程中，有強暴等強迫性的行為。由異性戀轉變為同性戀觸碰到異性戀秩序的禁忌，強制愛更是違背現實生活中的倫理乃至法律規範，但對腐女來說，碰觸社會禁忌的「同性愛」正因其險阻重重而越加珍貴。對社會禁忌的衝擊使腐女獲得了觀看耽美的歡愉。比如阿夢也提出自己最喜歡「美攻壯受」的人物形象，受方不再是清俊的、美型的，與攻方

乍看毫不匹配，這種「不相匹配」的反差感卻讓她覺得很禁忌、過癮。

米粒認為耽美的「同性禁忌」是腐女的共識，衝破禁忌的快感就像是給無聊的生活「加點料」。煤球則認為耽美情色的「同性禁忌」可以讓人「同時欣賞到兩個男生」，比如 GV 中的「dirty talk」或者對「陶醉、失控」的表情的描寫，都能使她感覺到禁忌的「萌點」：

GV 就是身材更好，長相更好。而且更，就是你可以看臉比較多，兩邊都可以看。比如表情，一方肯定是更為陶醉、更失控的表情，你就可以同時欣賞兩種風格的表情。然後再比如一些 dirty talk，還有一些對表情失控的描寫，還有一些講攻的器官非常給力，都是萌點。（煤球）

同時，性的「禁忌」也和其他方面的「禁忌」糅合在一起，給腐女提供了視覺感官上更加「過癮」的感覺。

我看耽美的肉，看了之後覺得，可能是生殖器有兩根，看起來比較過癮吧。之前還有個印象深刻的，我給你打字吧，這個說起來不好，（打字：瀆神），在一個山洞裡，一個神父像，有一個類似神父的人穿著袍子給兩個人禱告，後來那兩個人就和神父啪啪啪了。有時候這種題材會比較能戳我的萌點。是一種打破禁忌的感覺。（陶然）

陶然提到耽美情色比傳統言情文本更「過癮」，並且耽美給人以「打破」禁忌的感覺，且這種對禁忌的衝擊不僅來自同性愛，也包含了宗教層面「瀆神」般的禁忌感受。在視頻訪談中，陶然明顯意識到「和神父性愛」在現實生活中是一件很禁忌的事情，所以才選擇用打字而非口述的方式描述這種「瀆神」的行為。但作為腐女，這種逾越現實中的宗教、倫理、乃至性愛規範重重禁忌的耽美情色，卻實實在在「戳到」腐女的「萌點」，帶來獵奇的情慾快感。

Zoonen(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認為女性窺視男體的樂趣來自破壞性別霸權定義的顛覆性符碼，比如增添男性在性別上的「曖昧性」，將傳統男性特質與善解人意、敏感細膩等傳統「女性化」特質結合（King 1990）。這點上，耽美文類在描寫「同性愛戀」的過程中亦有所反應。比如攻受雙方通常雌雄莫辨，人物形象較為美型，尤其是有些受訪腐女提到的生子文類別，更是賦予男性如同

女性一般的生育功能，在打破男性性別常規的同時，圓滿女性對於「完整家庭」的想象。如音枝一開始認為生子文「過於獵奇」，因為現實中的男性沒有懷孕的能力，但一旦閱讀過這種文類，卻覺得「也很帶感」，可以「養了娃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剛開始也覺得生子文太獵奇、太 over 了，完全沒有想到也可以讓男的生小孩。後來文荒就找來看看，覺得也很帶感，可能因為我喜歡看家庭的，就是養了娃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這種。有的世界設定就只有男性，那就只能讓男性傳宗接代了。（音枝）

耽美情色以其「裸露男體」與「男男愛戀」的雙重禁忌吸引腐女窺探男體、了解男體，在某種程度上倒置了「男性觀看/女性被觀看」的權力設置，男性身體、或男性間的性愛成為腐女肆意評論的對象。在男強女弱的父權邏輯下，女性的觀看實踐，通過對男體的性感化想象和男性性別特質的模糊化，挑戰了父權體制一貫的邏輯。同時，腐女也顯得更願意去談論耽美情色，以陶然的感受為例，她認為在對「性」這一話題的討論上，腐女較之非腐女，更願意去談論性、談論男性身體或者情慾的歡愉：

如果和非腐女的人，性這方面是聊不下去的。有時候我跟室友說某一個啪啪啪的方式，但沒講兩句就會跑題；和腐女的話可以聊比較久一點。（陶然）

當問及為何有這樣的感受時，陶然進一步舉例，認為在談論男男性愛的前提下，腐女會更願意討論一些獵奇的性愛方式，比如當她談到「觸手系」<sup>52</sup>的時候，非腐女通常會迴避這個話題，而腐女則會進一步追問下去，談論自己對這種性愛方式的看法。也就是說，對腐女而言，男性身體不再是禁忌與不可欲求的，觀看甚至談論「性感」的男體成為腐女愉悅感的來源。

## 五、情慾的共鳴

腐女看似與耽美情色間存在雙重斷裂，一是腐女為異性戀者，而耽美情色表現的是男男間的同性性愛，二則腐女生理性別為女性，耽美情色講述的是生理性

<sup>52</sup> 觸手系：故事主角之一有多個觸手，類似章魚的觸鬚或者植物的藤蔓。

別為男性的性慾歡愉；但實際上，腐女在消費男男戀的過程中卻能跨越表面上的「斷裂」，引發自身的情慾共鳴，從而將消費同性愛轉化為自身情慾展露的渠道。

看（耽美）肉文的時候，你可以腦內啊，啪啪啪的節奏、畫面感都是你來控制的，你可以想怎麼怎麼樣。然後會有性興奮感吧，大概是那種你會很想把兩條腿並起來那種感覺吧。因為不知道怎麼說，好羞恥啊，可能會，下面會有點特殊的感覺。並且可能是生殖器有兩根，看起來也比較過癮吧。（陶然）

之前有個日本的漫畫印象深刻，小受是游泳練習隊的成員，小攻是教練，是一本純肉的漫畫。看的時候就會有感官上的刺激，會有一種，阿，臉紅，我會有一點興奮、身體會有一點反應。（羊慧）

從腐女的情慾經驗中可以看到，閱讀耽美情色文本能給她們帶來性興奮和愉悅感，原因是耽美情色的尺度較大，通常有全然裸露的男體，且裸露的男體不只一個。羊慧分享了閱讀H漫的經驗，認為耽美情色能給腐女帶來「感官上的刺激」；而在陶然的經驗中，儘管看純肉文沒有直觀的畫面，但是對腐女來說反而想象的餘地更大，可以「腦補」並控制男男性愛的「節奏」和「畫面」，以滿足自己的情慾需求。

阿夢對比了BL與BG的情色文本，認為反倒是耽美情色更能引發她的性幻想，原因是她喜歡「強制愛」的禁忌情節，但只會下意識找耽美的文章來看，卻又不喜歡言情文中有類似情節，所以有「強制愛」情節的耽美情色最能引發她的愉悅感。

有時候會（有性幻想）吧。有時候很神奇，倒是BL的會比BG的好一點，我覺得我這人比較這種，我就喜歡強制愛嘛，耽美中比較多這種，而且比較那個。也講不清為什麼，沒有很明確的緣由，但你看這個有時候感覺BL的更有意思。（阿夢）

耽美情色中的「強制愛」題材讓阿夢感到很過癮，不過，對玉米來說，耽美情色好於異性戀情色的原因則是，男性間的性愛要比男女之間的性愛「更為有愛」：

反正我看過的那些 GV、AV，就是 GV 裡面那個攻的前戲做得很足，在那個過程中，兩個人會一直接吻，讓人覺得特別有愛。然後 AV 感覺只是在啪啪啪而已，我很少看到前戲做得很足的 AV，感覺不怎麼有愛。感覺只是為了做而做。GV 一直接吻的話，感覺兩個人還是有感情的。有可能就會幻想，以後怎麼樣和老公啪啪啪的時候，要和他接吻什麼的。  
(玉米)

玉米以 GV 和 AV 的比較為例，認為前者「前戲很足」、「會一直接吻」，而 AV 卻「只是為了做而做」，所以反而是 GV 能讓她感覺性愛雙方之間是有感情的，儘管通常來說，GV 中很少是「因愛生性」的「純愛」，但論及雙方情慾的歡愉，卻也優於「女生很少在享受」的 AV。相較之下，溫馨的男男情色更能引發玉米的情慾歡愉，並「幻想」自己未來和異性戀伴侶之間的親密互動。

也有腐女在自己的春夢中，化身男性，再現了耽美情色。L 分享了兩則「走火入魔」的春夢經歷，在她的夢境中，自己要麼是上帝視角的旁觀者，旁觀「將軍」和「軍師」，欣賞他們的性感身材；要麼甚至化身為「男男性愛」中的小受，並在夢中欲求「有胸肌」、「身材特別棒」的小攻：

後來我發現我做的春夢都是兩個男的。要么我是上帝視角，然後，在一個營帳裡，將軍和軍師，軍師是受，軍師的屁股特別翹。將軍很興奮把桌上的東西都打亂了，後來我就醒過來了。還有一場是我是裡邊的那個受，我現實中有個男朋友，然後後來又有一個胸口有蓮花紋身的男的，他告訴我他是我前七世的情人，他拿著我的手摸上他的胸膛，有胸肌，身材特別棒。然後我在糾結我到底喜歡他還是喜歡我的男朋友，然後他把我撲倒了，我就醒了。(L)

同樣地，煤球認為看耽美情色肯定會有「興奮感」，這興奮源自裸露男體的直接刺激，且和看異性戀男女之間的情色互動所帶來的感覺是一樣的：

可能就會盯著這些字看吧，看著看著就會有興奮感。一開始比較興奮的地方就是下體吧，很直接的。和看電影看到男的和女的之間會有這種互動，感覺是一樣的。

但看得比較多了，精彩作品沒有那麼多了，好多作品到那個點你就

能猜出來他要幹嘛了，那種情況下你的感覺是你有意識想給自己的。比如這個時候我想要有那（情慾）感覺，我會在這個片段裡截取我特別萌的一些小片段，我會反復去看。但這感覺不是作品本身帶給我，而是我有意識去強化的。如果我是在人群中，我去閱讀這麼一篇文章，我也可以讓自已沒有感覺，那樣掃過去就好。（煤球）

煤球提到，在是否給予自己情慾刺激上，腐女有自主的決定權。以她的個人經歷而論，當一開始接觸的耽美情色比較少的時候，文中的裸露下體會給她帶來很刺激、興奮的感覺；但一旦腐女接觸到足夠多的耽美情色文本，習慣了男男情色的刺激感時，情慾的感覺就來自女性主體的能動性，比如可以在情慾片段中「截取特別萌的小片段」且「反復去看」，以滿足自身的情慾想象與歡愉。而當腐女身處人群中，不適合流露情慾、操演情慾時，儘管也有可能閱讀到同樣的情色描寫，但女性主體可以自主決定、乃至控制自己的情慾想象和感知，即煤球所說的「沒有感覺」。

煤球以兩種不同的情慾感知經驗表明，女性情慾有其主體性，屬於女性自己，女性情慾的感覺不一定來自情色文本的被動刺激，作為耽美情色閱讀者的女性主體，才是自身情慾的主人。

耽美情色的出現不僅允許女性自由地、狂熱地表達對年輕男性身體的喜愛，也使她們對少年愛的性幻想更加多元，從而藉此拓展了腐女情慾表達和情慾想象的空間。陶然認為自己加入 BL 題材的語言 COS 群的經歷對自身的「性別意識」乃至對情慾的感受影響最大，因為參與 BLC<sup>53</sup>的過程中，女性可以毫無顧忌地扮演男性、享受文字上的虛擬性愛所帶來的愉悅感。

那時候我剛剛入圈，群的背景是夜店，我的人設是傭兵，裡面有個受，是抖 M<sup>54</sup>，他就和我約戲。「他」是女生拉，但是扮演一個騷受。我們開了整整三天的 H，就教我怎麼 play。（陶然）

在「文愛」的過程中，陶然逐漸學會怎麼用文字描寫「性愛姿勢」、描寫「呻

<sup>53</sup> BLC：BL 語言 Cosplay 群的簡稱。

<sup>54</sup> 抖 M：源自 SM（sadism and masochism，性虐待），指透過被虐而獲得快感、喜歡從受苦和被傷害中獲得性的愉悅感。同時，作為網路用語在使用過程中，抖 M 和性的連結也逐漸減弱，也用在除性虐的以外的其他場合。

吟」，或者是「性愛動作安排」，又因為是以「虛擬男性」的身份在進行虛擬性愛，所以尺度也更大。同時，陶然承認，「自己開戲寫小黃文」要比單純閱讀純肉文的代入感更強，並且由於語言文字上會有更多的情感投入，她甚至喜歡上了圈裡開戲扮演男生的女生。從陶然的經歷中可以看出，性別是一種展演，女性可以扮演並成為男性，甚至在自主寫作中體驗「虛擬男性」的情慾歡愉。而她對「男性傭兵」身份的情色化扮演經驗，也呼應了 Mclelland & Yoo(2007)對 Yaoi 文本的研究發現，即耽美情色促成了主流社會頗受限制的性/別身份有更多流動、連結的可能。比如，儘管陶然仍自詡自己是一個「直得不能再直」的異性戀，但語 C 群的經歷卻也讓她反思性/別二分是否真的有必要，「在這個圈子中，會覺得性別真的什麼都不是了」，女性情慾滿足應該有更多元的可能性，對方可以生理性別為女，只要「披的皮是男性」就好。也就是說，耽美情色的消費經驗也使腐女反思對性別（gendered）或性別身份（sexual identity）的整體的、單一的理解（Wood,2006）。

女性情慾主體位置的展露，有賴於女性對自我生命力和情慾感受的「主動」探索，而她們對耽美情色的主動消費，正呼應了林芳玫（2006）的觀點，即只有當女性開始觀視男體、消費男體的時候，她們才有可能體認到自己的情慾主體位置。耽美情色雖然表面上描寫的是男性與男性之間的性愛，但實際上，對很多腐女而言，耽美情色已經取代了傳統的異性戀情色文本，成為她們挪用於自身情慾滿足的媒材。腐女一次又一次挑選、閱讀耽美情色，凝視、消費男體，並逐漸強化對「主動欲求」情慾對象、滿足自身情慾歡愉的認可，她們不再視情慾歡愉為罪惡，就像來回地搓揉「小黃奶球」（Lorde,1984），最終能迸發出有主體經驗出發，對女性情慾和自我生命力的肯定。

綜上所述，耽美情色與女性情慾的共鳴可由上述幾個角度理解：其一，腐女消費耽美情色，是出於對異性戀情色文本中女性對男性的「取悅」的不滿；其二，腐女藉由耽美情色窺探「禁忌」的男體，將男性身體進行性感化想象，使之變為女性「可欲求」、「可挑選」的對象；其三，耽美情色的「同性禁忌」是腐女閱讀愉悅感的重要來源；最後，耽美情色引發女性情慾的共鳴，並且，在「男男愛戀」的掩飾下，腐女對情慾的探索、展露也更為大膽、多元。

### 第三節、「安全」的觀視距離

脫離耽美文類的消費，現實生活中的腐女和非腐女一樣，處於異性戀霸權的牢牢束縛之下，社會規範要求她們維持「純潔無慾」的女性形象。腐女深知，只要外表是生理女性，一旦去消費情慾文本，不論此情慾文本是關於異性戀、還是同性愛，看起來都是不被許可的，更遑論女性主動去談論情慾、操演情慾。因此腐女在回應現實生活中作為一名「行動者」的情慾操演經驗時，多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同時，有些腐女解釋自己的耽美文類消費因由時，也力在論證觀視距離的「安全」性。如此，腐女對生理男性的「好奇」得以用「求知識」來應答，而她們也安全地維持了符合社會期待的女性形象。

#### 一、忠貞即安全

儘管耽美情色碰觸了異性戀秩序的「同性禁忌」，但在訪談過程中卻發現，有些腐女認為耽美情色與言情中的異性戀情色「並無差別」，原因是，她認為自己愛看的耽美情色是與異性戀的「性規範」十分一致的一對一的、忠貞的性愛。

如果是比較流暢地到那個環節（指男男性愛）去的話，還蠻好的。你也不可能什麼都沒有發生，那這兩個人算談什麼鬼拉！但是不要說動不動就那個，情之所起的話感覺還不錯。因為我喜歡看的也是一對一、大家都比較強的，我覺得他們對性應該更謹慎一點，我喜歡謹慎一點的態度。不是為了尋求刺激、我就想爽一下這種。先是要心靈上的契合、再要肉體上的契合。而且我又不是看那種很亂的東西，只要不是濫交，都是符合我自己價值觀的。反正我覺得，只要是一對一、忠貞的話我覺得耽美情色和言情沒什麼區別。濫交的話，耽美和言情我都是不讚同的。

（呂影）

呂影比較喜歡看「一對一」、「謹慎」、「忠貞」的耽美情色，因為在她看來，這樣的性愛是「情之所起」，是雙方愛情發展到極致的一種升華。呂影認為這種「不是濫交」的耽美情色與言情「沒什麼區別」，因為它合乎長期以來異性戀秩序下對「正常的性」的規範——即一夫一妻式的、忠貞的性愛；反之，如果是「濫交」的異性戀情色，則也是呂影不讚同的、反感的對象。雖然耽美情色中的男性雙方無法用「一夫一妻」來準確形容，但腐女喜好耽美情色，正是因為它在很大



程度上複製了異性戀秩序下對「理想的性」的期待，女性被要求是忠貞的，她們所渴望的也是「先有心靈上的契合」、「再有肉體上的契合」的水到渠成的忠貞性愛。

儘管面撒認為看耽美情色描寫時「荷爾蒙迸發」的感覺同真正與異性戀伴侶的親密感不一樣，但她認為，自己接受情色文本的關鍵並不是「男男」或「男女」的差別，而是情色過程必須是「正常的」、「自願的」、且「能帶來身體的愉悅」。

看到的時候比較早，早期的耽美文有非常多的肉，占30%、50%的比例很多，現在聽起來還蠻誇張的。那時候正是性啟蒙的時候，用了這種錯誤的方式啟了蒙（笑）。也不能說那種感覺，和你後來和男朋友一起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有點差別，但還是有荷爾蒙迸發的感覺。大部分只要是正常的、自願的肉我都能接受。我真的是都能接受，沒有別的要求，只要文筆好、符合三觀。我不能接受一切不自然的、不能帶來身體愉悅的那種，只要是自願的、有愛的，尺度大點或描寫地很細緻的都沒關係。  
（面撒）

如呂影一樣，面撒在此處講的「符合三觀」的耽美情色，指的就是「一對一」的「男男愛戀」關係：

我的想法就是，只要不是交往的同時還有那個（其他戀愛關係）的話，我是都能接受的。但NP、3P因為是同時那個，我就完全無法接受，但是很多腐女小蘿莉竟然能接受這個！（面撒）

面撒對其他腐女竟然能接受「NP」（一對多）的情色關係感到非常震驚，她認為自己看小說的時候「潔癖超高的」，完全無法接受非「一對一」的男男關係。而正是因為腐女認為耽美的「一對一」和言情的「忠貞」沒有差別，她們才覺得更應包容「同性愛」，如L所言，「性別並不能成為阻止兩個人相愛的理由」。

腐女不僅認為耽美情色與「一男一女」的愛情並無差別，甚至認為耽美的純愛要比言情更為忠貞。米粒以自身的感悟為例，認為自己迷戀耽美的時候覺得「男男才是真愛」，因為「男男愛戀」是衝破禁忌的感情，兩位男性純粹是因為相愛

才在一起，而不是同男女一般可能出自傳宗接代、生兒育女的壓力；所以唯有男男才是「真愛」，男女則給人「不是很真愛但也可以一起打個炮」的感覺，因而男男之間比男女之間的性愛更有分量、也更珍貴。

耽美小說中的性愛，就覺得「哇塞，你們真的是真愛啊」；言情小說中，男女之間可能不是很真愛也可以在一起打個炮的感覺。帶著這種成見去看耽美文，覺得男男之間比男女之間的性更有分量吧。然後你也知道這是禁忌的嘛，衝破禁忌去做這件事情就會覺得更加珍貴吧。（米粒）

由此可知，腐女宣稱耽美情色和言情「並無差別」，言下之意是自己所觀看的仍是符合社會期待的「正常」、謹慎、非濫交的「因愛生性」的「一對一」性愛（儘管性別規範要除外）。

受訪者中如呂影或面撒對「同性愛」的「忠貞」的強調，實則為了表明自己仍然在乎主流「異性戀規範」的「一對一」價值，她們清楚知道耽美情色對主流規範的冒犯之處，為此，她們不再強調耽美文類對「禁忌」的違背，反而以衝破社會禁忌為男男「真愛」的證據，而後再以「真愛」和「忠貞」論證她們對現實生活中的異性戀規範的認可。由此，腐女表明自己所消費的耽美情色符合社會對「理想的性」的規範，並且正因為是受到社會重重阻礙的「男男愛戀」，反倒更能證明其中的性愛是出於對「純粹愛情」的追求。

實際上，雖然這些受訪腐女回答的是身為腐女的自己對耽美情色的消費緣由，但實際上，她們更是為了在向陌生的研究者訴說時，建立並維持一個在現實生活中認可「異性戀秩序」價值和規範的「安全」的女性形象。

## 二、遠觀而非投射己身

受訪腐女並非一個均質的整體，當談及閱讀耽美情色的情慾經驗時，有些腐女坦言可以沉浸其中，因為「男男愛戀」的平等互動感到愉悅；而有部分腐女強調的則是「遠觀而非投射己身」所帶來的歡愉感。對這些受訪腐女而言，由於耽美情色的性愛雙方都是男性，出於生理性別上的「男女之別」，腐女可以安全地作為「一個純粹的旁觀者」，避免代入情慾現場而產生「抗拒」、「反感」的情緒，因此反而能夠肆無忌憚地享受消費耽美情色的愉悅。

看耽美的时候我都是在旁觀者的角度啊，不會代入進去，都是男的要怎麼代入啦。也不會喜歡代入進去看，就是看他們啪。我是喜歡看劇情裡的肉啦，但如果特別著急看劇情，也就瞟一眼（肉）就過去了，主要看的是小攻小受的情感發展。感覺旁觀看看就好了，代入進去很奇怪吧。（音枝）

音枝認為看耽美情色的時候，「旁觀就好了」，這既因為耽美情色的主角是生理男性，身為女性的她「很難代入」，也因為她覺得閱讀的時候「代入很奇怪」。當進一步問及為何覺得「奇怪」，音枝答道「耽美中的肉本來就和自己無關」。身為腐女，音枝喜歡看劇情中有「肉」的描寫，但她主要視情色描寫為男男主角情感發展的一環，因為遠觀「別人的幸（性）福」而感到愉悅。

雁知也有類似的表述：

我沒看過特別污的言情，但特別污的耽美看過不少。因為我一般是旁觀肉，不會代入進去。耽美和言情都不會代入，兩個都是性愛嘛。一般就是看他們那個（性交）。（雁知）

對待情色文類的態度，不論是耽美情色還是言情情色，雁知都採取同樣的「旁觀」態度，「男男情色」或「男女情色」對她來說都是與己無關的「性愛」，她很抗拒將這些有關「性」的幻想放到自己身上，因為覺得很「過界」、很「無法接受」。對這些受訪腐女而言，幻想自己和情慾現場相關是很「過分」的行為，她們強調自己不是那種會「代入」耽美或言情情色現場的女性，是為了表明身為異性戀秩序下的女性，消費男男情色的腐女在情慾操演的行動上，仍是「純潔無暇」的——她們絕對不會將男男情色現場的慾望流露投射於己身。

劉品志（2014）在腐女研究中提出「排女主義」的概念，意指耽美文類中的女性不在場，是為了創造出一個排除女性而只有男性存在的世界，藉此，同性戀情就可以很「自然」地發生。在「排女主義」的運作下，腐女被圈限在一個「曖昧的旁觀者位置」，以避免自身介入 BL 中而破壞男男戀的運作，同時，也免除作品中的劇情、性和暴力描寫影響到閱聽人。對本研究而言，腐女所陳述的「遠觀而非投射己身」比較接近劉品志（2014）所提及的第二個層次，即避免男男情色現場與閱讀者產生連結，而非第一個層次上的「女性不介入以維持男男戀的順

利運作」。對這些受訪腐女而言，「排女主義」下的女性缺席，正是她們所樂見其成的藉口，因為男男戀中沒有女性的存在，她們得以合理地宣稱自己僅是一名情慾現場的「旁觀者」。而此種宣稱，是為了呼應異性戀秩序下女性所處的客體位置，即女性不該想象「與己相關」的情慾實踐。

比如在訪談過程中，阿夢表明自己排斥閱讀傳統異性戀情色，更喜歡消費耽美情色，但原因卻有別於其他腐女，她對異性戀情色的排斥並非像有些腐女認為的那樣，是對異性戀情色文本中「男性侵犯/女性被侵犯」的不平等位置的抗拒；而是出自身為現實中的異性戀女性，不該去看異性戀情色文本的「自我要求」。

（看言情情色）我沒有很強烈的女性被貶低的感覺，我就沒有很喜歡看言情這方面的描寫。一方面，如果我是去看這個的話，就感覺有種，言情你是可以作為主角的，如果去看的話，心理就有種排斥感。可能內心還是很純潔的吧（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正經少女怎麼老是看這種東西，實在不行。所以你會去排斥。BL 你會心安理得去看，你會想，這跟我又是不搭噶的，我又不能成為中間的主角，可能看得更心安理得一點。

（阿夢）

對待言情情色，阿夢並未感受到強烈的「女性被貶低」的感覺，但因為異性戀情色中女性角色的存在，易使觀看者的她投射到自己身上，存在違背社會對女性情慾操演規範的可能性；因此，面對異性戀情色，阿夢易產生「內心純潔」的「正經少女」不該消費異性戀情色的愧疚感。因為一旦消費異性戀情色，就有可能不符合異性戀秩序對純潔女性的期待，「正經」女性應該純潔無慾、遠離情色，所以阿夢對消費異性戀情色存在「自我約束」。與此同時，沒有女性主角存在的耽美情色成為合適的替代品，因為「BL 與女性不搭噶」，腐女可以「心安理得」地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閱讀、消費、獲得愉悅感，女性在此不必憂心成為情色文本的主角，也不必產生消費與己相關的情色文本的焦慮感。也就是說，此處「旁觀者」的意涵並非「只有女性不在場，男男戀才得以順利發展」，而是「因為是男男戀，女性才可以安心地旁觀」。

同為腐女，L 的耽美情色消費經驗則介於完全投入和完全旁觀之間，她認為耽美情色的魅力在於可以挑選合適的時機「投入其中」，在感到不適的時候又可「隨時抽離」。

我發現看 GV 的時候，我喜歡看前戲，不喜歡看插入，因為插入的時候，所有的興奮感都沒有了。前戲的時候會有，我很喜歡看他們咬耳朵、接吻和咬乳頭。我自己的耳朵是別人都不能碰的。然後看他們咬耳朵，我會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可能你看片子裡，對他們來說，插入比較爽，但對我來說，就是冷淡地看著他們啪啪啪十分鐘，沒有一點想象的餘地。(L)

在 L 看來，她消費耽美情色的歡愉來自兩人間的愛撫、擁抱等親密行為。因為她自身耳朵很敏感，所以在看 GV 前戲中的「咬耳朵」動作時，會投射到自己身上，產生「很奇怪的感覺」。而男男情色中的「插入」動作卻會使她喪失所有的興奮感，當問及是否會幻想「被插入」時，L 表示女性如果「幻想被插入」，「簡直太可怕了」。對於異性戀女性而言，幻想「接吻」情有可原，但幻想真正的性交則是完全「過界」的。因而，在 L 的觀看策略中，當 GV 前戲時，「咬耳朵」或「接吻」等親密的愛撫會使她「投入」其中，而進展到有可能危及自身的「插入」動作時，L 則將自己完全「抽離」，變為毫無情感的「冷淡地看著他們啪啪啪」。

由此可知，有些腐女強調消費耽美情色時「遠觀而非投射己身」的旁觀者位置，一方面是為了躲避將自己放在性的施受位置的禁忌，另一方面也順勢而為，表明腐女在日常生活的「情慾操演行動」裡，並不會因消費耽美情色文本便投入「情色幻想」中。

女性缺席的耽美情色，由於其中的「男男主角」與腐女觀看者之間存在的生理性別上的疏離，給腐女「安全」地消費情色文本提供了可靠的空間。在男男情色外衣的掩護下，腐女可以站在「抽離」情色現場的旁觀者角度，「遠觀」男體、「遠觀」情色，她們得以免除消費異性戀情色文本帶來的愧疚心態，不必使自己與情色文本的主角產生關聯，既得以避免令人不適的「被侵犯」的直接投射，又可以藉「遠觀」之名，維繫情色與己無關的形象。

### 三、窮究「知識」不尷尬

在現實生活的情慾脈絡下，女性情慾仍然受到嚴格的束縛和規制，因而腐女

對情慾的探索必須偽裝在看似與女性毫無關聯的「耽美情色」之下。耽美情色中的女性缺席，給腐女「窮究」男體、議論男體提供了「安全」的躲避空間，同時，腐女也藉此機會，將自己對男體的好奇窮究解釋為對「知識」的發問，而不必是對男體的欲求。

阿夢在高中的時候，曾有看耽美小說被男同學發現的「尷尬」經歷，因為她的 MP3 中儲存的文章名「非常重口」，一看就知道是很情色的小說：

我記得是高中的時候吧，有一回是班裡一男生拿著我的 mp3 要幹嘛來著，就把它插電腦上，當時我們只是把 mp3 作為 U 盤給他用一下，結果他就點進去那個文件夾了嘛，結果裡面都是重口的耽美！有我的，也有她們（班上其他腐女）的。她們就有找一些非常重口的，文名一看就是那種很情色的，什麼「強上啊」、「從了我啊」、「給朕跪下」諸如此類的名字。（大笑）當時我們看的是 BL，但是男生就不知道我們看的是耽美啊，就覺得，天吶，這些女孩都在看什麼重口的東西啊，就有種你是青少年、被父母看到你在看 A 片的感覺。關鍵他是在全班的電腦上，有投影，相當於全班都能看到的那種。然後他又是很會叫的人，就叫得很響，「天吶，這是什麼文章」這樣子。我當時就尷尬至死。然後我就去把 P3 搶下來了。（阿夢）

當問到阿夢覺得「尷尬至死」的原因時，她表示主要是擔憂男生「覺得她們是變態」，並且關鍵是擔心班級男生覺得她們在看「BG 的小黃文」，她認為自己「不擔心他知道我在看 BL，但我們肯定不會和他去分辯我們看的 BL，不是 BG」。即如果是被發現在看耽美情色，腐女反倒並不會覺得這麼尷尬。

因為當女性討論性、探索性的對象換成女性缺席的耽美情色時，就表面而言，她們可以更容易地將「身為女性」的情慾與「男男情色」抽離；換言之，耽美情色可以是與己無關的，消費耽美情色並不意味著自己不保守、不符合異性戀秩序下的「女性形象」，因此，她們對性的好奇也就變得更可饒恕、更不會有「羞恥」的感覺了。

我對一個情節特別深刻，說的是攻是雙 JJ，我就在想那是幾個蛋呢，一般是一個 JJ 兩個蛋，那兩個 JJ 四個蛋會不會太多。會不會褲子塞不下

呀。我當時看的時候還專門問了我的同學，一男生，我說哥，你說男生那個穿褲子的時候，那個東西放哪，你習慣是放左邊還是放右邊。那男生說你滾，你要上健康教育課別找我。然後我就說看文的時候看到這裡就問你一下，但是他並沒有和我說。(雁知)

消費耽美情色、對其中的男男戀情或男性身體評頭論足是腐女歡愉感的重要來源。雁知在看耽美情色的過程中，對「攻是雙 JJ」的情節印象深刻，在一番腦補之後，還為此特意去詢問身邊的男性同學。她有這樣的發問，並非肇因於不懂真實的男體為何物，而是按照耽美文中的設定和邏輯，因為「看文的時候看到」，所以希望通過男生的回答來滿足自己對文中「兩個 JJ 四個蛋」的想象與腦補。對雁知來說，這種對男體的好奇儘管看起來千奇百怪、不合常理，但卻比沒有「耽美」掩護下的發問來得自然、合理，也更不尷尬。

正因如此，與「非腐女」相比，腐女通常更直白、大膽地表現出對男體的好奇，以阿夢的印象為例，腐女通常比非腐女更「重口」：

如果在大學階段，非腐女和腐女會比較不大一樣，可能不一定言語上更 open 點，但至少（腐女）內心更 open 點。很多腐女言語上都不說的，但內心肯定這樣。如果非腐女很重口的話，一般來說是她有男友，且男友不是禁慾系的；如果是腐女，即便沒有男友、或者男友是禁慾系的，她也可以很重口。(阿夢)

「重口」在此處的含義是，談論到與性或情慾相關的話題時，腐女的接受程度比非腐女更高，原因如前所述，她們認為自己所消費的男男情色是與自己「不搭噶」的「知識」，所以從消費男男情色、到談論情色，腐女都比非腐女要「open」。其他腐女也有非常類似的經驗，如玉米所說，平時如果與腐女同好談論「性」的話題會覺得「很正常」、「不會害羞」，甚至對於男生的黃色笑話也會覺得「就這種水平」，但非腐女則通常表現出「害羞」、「迴避」的態度：

比如說和男生聊天，有些男生性格比較喜歡誇誇其談，會說一點帶顏色的話，其他女生可能會覺得很害羞，像我內心就會默默地想，「就這種水平」。(大笑)。感覺自己臉皮非常地厚。可能腐女對性這方面會看得比較開，平時要是聊起這個話題，就會覺得很正常，不會很害羞。(玉米)

不過，女性談論「性」向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雁知詢問男同學卻反而遭到拒絕和斥責一樣，社會對女性的想象是與「性」隔離的「無慾」形象，胡茸的經歷也反映出男生對於女性和「性」的態度：

我在北京的時候，身邊的男性朋友會比女性朋友多一點，是因為我高中同班級同學跟我一起去北京的。你知道上海人很少出上海的，但凡出去了，如果之前是認識的，那這堆人一定會保持一個小圈子。不巧的是我是當中唯一的女性。男孩子很早就會接受情慾的影響，通過同學之類的，但女生是絕對不會這樣子互相影響，或者說互相影響的年齡階段會比男孩子延後好多好多年。他們跟我在一起聚餐的時候，如果在餐桌上想講葷段子的時候，出於對小姑娘的保護，在講葷段子之前，會有一個人專門把我帶到一個聽不到的地方去，講完了再把我帶回來。（胡茸）

在北京的朋友圈中，胡茸是唯一的女性，當男生聚在一起想聊「葷段子」的時候，出於「對小姑娘的保護」，會有專門的人隔離胡茸，使她聽不到和情色相關的討論。在此，女性被視為應受保護，以免於聽到對「性」的議論，更不用說主動去了解情色、議論情色，正常的女性對情色應該是無知的、排斥的。

正因如此，腐女作為一個不但不需要被保護、論起情慾反而更認真、更好奇、一路窮究的生理女性，在主動談論性與情色之時，或多或少都會使男性感到震驚。但是，若要腐女自己評論，她們多認為，與男性或同為腐女的生理女性，談論「性」的話題始終要比與非腐女的女性容易很多，因為她們可以「就知識論知識」。

因為接觸地很多，反而和男性朋友之間聊的話題會很多，我在這方面的知識儲存量會比他們更大一點，會讓他們覺得「天吶，這個女生怎麼這樣」。慢慢慢慢會稱兄道弟這樣子。然後像男閨蜜，開玩笑會問他GV是什麼，他說不知道，我就告訴他。他就問「那你看過AV吧」，我說「看過~看過~」，他就說「甘拜下風，小弟拜你為師」類似這種話。他們叫我資源帝，有時候也會問我要一些資源。（羊慧）

以羊慧的經歷而論，她會主動以開玩笑的態度和男性友人聊起耽美情色，並自認情色方面的「知識儲存量」比男性朋友更大；她會詢問男閨蜜「GV是什麼」，



得知對方不解其意，就以科普的態度同其解釋。由於不避諱承認自己對情色文本的消費，羊慧感覺和男性朋友之間有了更多可以聊的話題。一開始，男性朋友表現出非常驚詫的態度，認為腐女的行為出乎意料，並有「甘拜下風」等感慨，潛台詞是身為女性竟然比男生看過的情生素材還多。

由於異性戀男性比較少接觸男男情色，反而使腐女感覺自身在「性知識」的儲備量上要多於男性。腐女反之成為「資源帝」，即當男性需求情生素材時，羊慧或 L 反而成為情色資源的提供者。

然後我和男生分享過 AV，就是他們想看片，會私 po 我，問我有什麼片子可以給他們。(L)

在耽美情色的掩護下，腐女認為與男性討論男體或者情色「並不尷尬」，原因是她們視從耽美情色中習得的情色片段為一種「離自己很遠」的「知識」，腐女可以「安全」地躲避在由男男情色的「疏離感」所構築的知識海洋中：

GV 更有一種學術性研究的感覺。因為 GV 感覺更貼近真實生活，你看的話，反而越貼近真實生活，離我們（女生）更遠吧。你就抱著學術研究的態度看他們啪啪啪，就像元素週期表一樣，我把每一個格都點亮，每一個梗都看過了，我會很有自豪感。(陶然)

看 GV 被陶然解釋為「越接近真實生活，離我們越遠」，此處「遠」的含義是實際生活中的腐女看似與「生理男」的情慾實踐毫無關聯，因而她看 GV 的行為是一種安全的、不必被指責的、如同「學術研究般」的旁觀態度。如同化學課本中的「元素週期表」一樣，GV 中的男男性愛只不過是一種「知識」，女性只是出於對「知識」的好奇而觀看 GV，不必因此而有歉疚感、羞恥感、或負罪感。

另外，當問及腐女和男生討論「性」方面話題的感受時，腐女的回答也比較有趣，比如雁知說，「我基本上屬於女漢子類型，基本上會讓他們忽略了性別的尷尬」；而羊慧則形容慢慢會和男生「稱兄道弟」。不論是自詡為「女漢子」或是「性格像男生」，其實都暗指在當下的社會脈絡中，女性談論性或情慾始終不是一件被許可的行為，談論「性」的話語權屬於且只屬於男性。所以當腐女談論性的時候，不僅會將她們對男體的好奇窮究置於「耽美情色知識」的框架下，極力

撇清自身對男體的欲求；也會將自己包裹上某些「男性特質」，認為是像男生一樣的性格促使她們談論性而不尷尬，而非女性本該就有與男性平等的談論性的權力。

#### 四、避言行動的讀者

研究者的「腐女」身份給本研究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為耽美情色的閱讀者，受訪腐女視研究者為「局內人」(insider)，在訪談過程中幾乎毫無保留地分享了腐女身為一個讀者(as a reader)的情慾經驗。但是，一旦脫離文本的閱讀經驗，去探問受訪腐女在日常生活中作為「一個行動者」(as a doer)的情慾操演時，誠然有部分腐女坦言願意視耽美情色中習得的「知識」為「教戰守則」，並藉此探究自身情慾操演的多樣性；不過，也有部分腐女堅壁清野，避言身為行動者的情慾操演，否認耽美情色與日常生活中的情慾實踐相關。

異性戀制度下，現實生活中的腐女實則和非腐女毫無二致，她們同樣被教導不該對情慾、對情色感興趣，不該去談論性，也不該去主動探索情慾操演，不然就面臨違背異性戀秩序和理想女性形象的風險。因此，當研究者作為一位陌生人，去探問受訪腐女在情慾操演上的「行動」時，研究者的身份實則由局內人轉變為局外人(outsider)，且是對第一次接觸的受訪者而言，難以言及「情慾操演」的陌生女性，因而不少受訪者採取了「避言行動」的回應策略，以維護異性戀秩序下自身形象的安全。

回歸到腐女的生命脈絡，本次受訪的腐女以未婚的年輕女性為主，年齡介於18-27歲之間，約半數的受訪者是單身女性，較少有與異性的親密接觸經驗。在問及受訪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慾操演時，唯有如米粒、煤球等少數腐女表示自己「比較開放」，願意主動探索女性身體、談論自身情慾操演。

我應該基本上是異性戀，但是之前看耽美的時候，比較喜歡純愛，然後某個時間段覺得男生不懂女孩子，於是在想我看男男看那麼過癮，那我自己會不會也喜歡女生？加上我對男男、女女這種東西不是特別排斥，覺得既然男男也可以，那女女也可以。那時候就會自我懷疑一下，甚至去嘗試一下。所以我就嘗試去和女生談戀愛，有一段百合的經歷。(米

粒)

米粒在訪談中提到，自己是一個相對「開放」的人，並不排斥主動去探索自己的情慾、身體乃至性取向。她以曾經的「百合」經歷為例，表明耽美的「同性愛」特質促使她反思自己的異性戀取向是否自然天生，通過「我自己會不會也喜歡女生」的自我反思，米粒對性取向持相對開放的態度，所以也曾抵抗看似自然的異性戀秩序，嘗試與女性建立親密關係。

在煤球的情慾經驗中，密集接觸耽美情色對她的「情慾操演」態度產生了很大影響。大一在未接觸耽美之前，煤球自陳十分保守，甚至無法接受室友談論「高中接吻的事情」。但在看了很多耽美情色之後，煤球反而變得「挺開放了」，表現在願意討論接吻或者情慾、情色話題了；同時，沒有性經驗的煤球也認為自己不排斥從耽美情色文本中習得的「知識」，包括在看耽美情色的過程中消除了對 SM 的偏見，她因而覺得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願意未來和異性戀伴侶「嘗試」各種可能的情慾實踐。

大一的時候，比如寢室的人講高中接吻的事情，我就覺得好反感，怎麼能把這種事情拿出來講呢。但是大二走上了耽美不歸路，密集看了很多耽美文，也有很多情色描寫，就覺得節操越來越低，什麼都可以講了。現在反倒覺得，當然我也沒實戰過，但在嘴上我挺開放的。但這種開放不是很亂的態度。而說我和一個人是男女朋友的話，在我們兩個都願意的情況下，我可以嘗試任何。(煤球)

但除她們以外，有些腐女則或多或少表現出對主動談論自身在日常生活中作為「行動者」的情慾操演的抗拒，她們或是避言行動策略，或是對現實生活中的情慾操演謹慎作答，自述在想象未來與親密伴侶的互動關係時，寧願表現得「無知」、「被動」點。

理想的對待性的態度，我覺得大方就好了，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食色性也，比較正常就好。看我將來老公的性格吧，如果他被動點，我就主動點，如果他主動點，我就被動點。有時候我會人來瘋一點，但基本上更喜歡被動一點（雁知）。

雁知認為對待「性」的理想態度「大方」、「自然」就好，不過也表示在情慾

操演中，她更喜歡相對「被動」，而讓男性伴侶處於「主動」位置。在訪談過程中，雁知表示身為女性，去了解女性身體、感知自身情慾「非常有必要」，她接著舉例談的是她主動搜尋「如何選擇女性胸衣」、尋找乳腺癌之類的生理健康知識；她以涉及女性第二性徵的乳房當做情慾的指標。當問及她自己如何感知、處理女性情慾的時候，雁知輕描淡寫地回答「有（感知到自身情慾）啊，一會兒就好了，不去想就好了。」在研究者再次請教之後，雁知直接拒絕回答如何滿足自身情慾需求這問題。

由此可以看到腐女作為「讀者」和作為「行動者」的不同敘述策略。作為讀者，腐女與研究者同為耽美情色的局內人，她們因而並不諱言如何藉由對耽美情色的自主消費獲得自身情慾的歡愉。但作為情慾操演的行動者，研究者此時和受訪腐女的位置關係發生了變化，研究者被剔除出安全的局內人範圍，而當腐女面對日常生活中處於「局外」的陌生女性，在回答高風險的私領域問題時，多採取「避言情慾操演」的策略。

已經工作的阿夢有固定交往近 6 年的男朋友，談起日常生活中的情慾操演行動，她仍然顯得支支吾吾、不願言說：

我覺得我自己是保守的。就是我，這個，就是我比較能接受的尺度比較小。我覺得正確的作法應該是女性也可以大膽地追求性愛滿足之類的，但現實生活中，反正我是沒有這種傾向的。可能不同的人態度不一樣吧，我還好，我好像不太有那個……我還是比較保守的。（阿夢）

阿夢反復強調自己的「保守」，並在訪談過程中頻繁用「那個」指代「情慾感受」，認為自己「還好」、「不太有」情慾的感受，對她來說，在現實生活的實際言談中，談論「情慾」是件頗為禁忌的事情。同樣地，羊慧也強調自己「情慾需求並不強烈」，認為無需把情慾上升到「性愛」，「親親抱抱就好了」，而她也更習慣用閱讀耽美情色、「腦補」男男性愛的方式滿足自己的情慾需求：

因為我是比較隨性的人，但對於情慾方面的需求並不是很強烈，平常（和男友）親親抱抱就好了。另外，（如果有情慾需求），比如暑假的時候會熬夜看看文，漫畫看得也多。（羊慧）

此外，當問及更多受訪者選擇以何種方式滿足自身情慾需求時，受訪者中除

了雁知拒答以外，多數腐女的態度如同玉米、阿夢一樣，都只提到對耽美情色文本的依賴，而避言真正的情慾操演行動：

偶爾會（有情慾），大部分時候有那個感覺也就是一下子，看一下別的視頻、小說什麼的也就過去了。有時候深更半夜的時候，就會找個肉文看一看（玉米）。

我有時候會主動去看（耽美情色），一般是生理期快來的那幾天這種。不過也有一陣子，特別無聊的時候，沒事看，有時候會有這種想法。想要去看一下這種肉什麼的。（阿夢）

腐女深知在現實生活中，「知道很多（性愛）姿勢」、知道什麼樣的性愛更有歡愉感的「經驗豐富」的女性並不受人喜愛、甚至也會因此「受辱」；所以在自述自身的情慾操演「行動」時，如L會將自己與「經驗豐富」的女生進行區隔，並強調看耽美只是自己的「一種愛好」，她在現實生活中從來不會去「實行」或者「幻想」與自己有關的「啪啪啪的姿勢」。

因為我覺得，如果一個女生，知道很多姿勢、知道怎麼啪啪啪更爽，就會覺得，我自己不會特別喜歡這種類型的女生。我的話，完全把這個當做一種愛好看。因為我從來沒有把這種幻想放到自己身上過，我也沒想過自己啪啪啪的時候要怎樣的一個姿勢，我覺得很奇怪。我覺得形容一個女生「經驗豐富」，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侮辱。（L）

也就是說，L強調耽美情色並不會成為自己日常生活情慾實踐的「教戰守則」，雖然在閱讀耽美情色時，會腦補男男「啪啪啪」，腦補的過程會帶來「性興奮感」，但L表示自己絕對不會把情色幻想「放到自己身上」。接著，L舉例說明自己「反感女性自慰」，以表明對情慾操演行動的抗拒：

我覺得自慰這種事情我沒法接受，感覺很污諛。我記得之前看過一個類似的批判，一個女的在看兩個男的性愛的時候，自己在那個（自慰），我覺得很污，自己不能接受自己去碰自己那裡，那種感覺。（L）

女性探索、碰觸自己身體，以滿足情慾需求的「自慰」行為，在L看來「沒

法接受」；她甚至批判其他女性在看男男情色時進行「自慰」的做法，認為「很污」，很情色。對L而言，她能接受耽美情色帶來的刺激和興奮，但拒絕以情慾的名義進一步探索女性身體。

誠然，腐女並非一個均質的整體，既存在如米粒、煤球等願意分享現實生活中情慾操演行動的受訪者，也存在更多的受訪者不願意談及「女性身為行動者」的情慾操演實踐。當研究者對情慾操演的探問從情色文本「閱讀者」跳轉為情慾操演的「行動者」時，受訪腐女深知自己處於高風險的位置，稍有不慎，便會違背異性戀秩序下的「理想女性」形象。因此她們對「情慾操演行動」的作答，必須放回問題回答的脈絡去理解，並藉此反思研究者與受訪者處於什麼樣的相對位置。

在受訪者採行的回應策略中，比如米粒因與研究者熟識多年，所以願意視研究者為「言及情慾操演」的局內人；煤球則表示自己性格強勢，「並不在意外界對自己的看法」，同時也理解在學術研究場域中，談論「女性情慾」話題是安全無虞的。但對有些受訪者而言，研究者是第一次接觸的居於「局外」的陌生女性，在異性戀秩序的束縛之下，與陌生女性談論禁忌的「情慾操演」話題，存在違背女性形象的風險。因此，對她們而言，採取「避言情慾操演」的態度，是維護異性戀秩序下的自身形象的安全策略。

# 第五章：總結與討論

腐女熱衷消費以「男男愛戀」為內容的耽美文本，而耽美文類不僅易被連結到作為社會性少數的同性戀群體，同時在情色描寫上也百無禁忌。身為女性，腐女面臨違背社會「性規範」和「情慾規範」的雙重風險。圍繞於此，本研究提出兩個研究問題：一是「著迷耽美文類的腐女如何理解或界定自己的『腐女』身份？她們如何因應此身份的污名意涵？」；二是「腐女如何將耽美情色消費經驗與自身的情慾經驗相連結？她們如何觀看男體？又有什麼樣的情慾體驗/歡愉？」藉由深度訪談，本研究希冀探索腐女與污名的共處經驗，以及女性情慾主體在消費耽美情色的過程中如何顯現。

## 一、研究發現

藉由深度訪談，可以發現本文的研究對象——中國大陸的腐女群體是一群看似在耽美情色文類消費上「百無禁忌」，但實則在行為乃至情慾實踐上都相對「保守」的年輕女性，此弔詭之處需要連結到腐女所處的相對保守的中國文化背景。

腐女固然喜好耽美文類對「男體」及「同性」禁忌的突破；但反之，此兩者之所以成其「禁忌」，正是因為中國社會的文化慣習相對保守。比如受訪腐女在訪談中所提到的高中升學文化，在中國大陸的教育氛圍中，大學以前的「未成年」學生不被准許「早戀」，青春期女性也不被鼓勵多與男性交往；也就是說，社會所認可的理想女性需要矜持保守、對男性敬而遠之。因此，腐女雖然對男體或「男男情色」表現得頭頭是道，但她們的經驗大多來自文本消費，而很少源於現實中與異性戀男性的接觸，這群年輕女性對異性戀男體的好奇只能通過閱讀一種(只)描寫男性和男體的文類加以補償。不僅如此，公權力也介入對耽美文類的管制，並藉此向腐女重申同性愛文本及同性戀群體在主流價值觀下的「非主流」色彩。所以，不論是腐女對污名的感知、抑或她們對耽美情色消費經驗的敘述，都需要置於此社會文化的脈絡下去理解。

下文將具體闡述本文的研究發現。

## (一)、腐女污名與身份認同

第四章的研究結果首先處理腐女身份「污名」問題，「污名」來自被辨識出的對「男男愛戀」的偏好。異性戀霸權對同性戀群體的污名根深蒂固，消費「同性愛」文本的腐女，不論其真正的性取向為何，均難逃同性戀群體污名的「轉嫁」。「同性愛」被評價為「惡心」、「變態」，而消費耽美文類的腐女也被污名為「惡心」、「不正常」，甚至認定腐女就是同性戀者，腐女因此經驗到社會性少數群體的不自在感。

另一方面，腐女群體構成日漸複雜，部分低齡腐女高調「YY」現實中的異性戀男性的行為也遭致貶抑，「視男男為奇觀」成為大眾對作為一個整體的「腐女」的負面印象。提起腐女，外界多以「不禮貌」、「不道德」等負面詞彙加以回應，標示出所有腐女的「BL妄想」都是「奇怪」且「不當」的。

在與污名共處的經驗中，抵抗污名的策略是腐女建構身份認同的重要環節。在行動策略上，腐女嚴格區分「我群」與「他群」，作為受污名者，當她們與「正常人」共處時，會事先判斷對方對同性戀群體以及腐女群體的接納程度，再有選擇地「現身」，並低調展露污名身份，從而避免公然遭受貶抑的情境。同時，「腐女同好」作為特質相似的「我群」，則是腐女可放心言說耽美喜好的團體，在同好圈子中尋求支持、並強化身份認同是重要的行動策略。

此外，腐女也試圖通過種種舉措「矯正污名」，以製造出「閱讀耽美小說的合理化論述」。矯正污名的努力，圍繞與同性戀群體的分離展開。如雁知在內的幾位腐女，在敘述腐女認同的過程中，就通過一再說明自己的異性戀身份，強調自己不具備「身為同性戀」的污名特質。

同時，腐女在面對親近的「我群」與疏離的「他群」時，也採取了不同的區隔策略。對外，如羊慧等受訪腐女，把「閱讀耽美小說」這一行為解釋為如同畫畫一般的無需特殊指認的「興趣愛好」，從而在表面上與敏感的「性/別政治」切割。對內，多數受訪腐女則強調她們不是一個完全均質的群體，指出「我群」內部也有行為特質的差別，並積極與被貶抑的腐女行為劃界，指出自己作為個體，在耽美偏好上是「理智」且「低調」的，以否認自身具備「視男男為奇觀」的污名特質。而如呂影等有些腐女，在面對關係親密的家人對同性戀群體的誤解時，



則選擇挺身而出，儘管自己不是同性戀，但會通過普及同性戀相關知識的方式，矯正、弱化同性戀群體污名，從而間接矯正外界對腐女的污名印象。

## (二)、閱讀耽美情色與女性情慾經驗

本研究的第二個問題探討腐女的耽美情色閱讀經驗與女性情慾的關係。父權制度下，情色通常意味著男性對「女體」的觀看與消費，耽美情色的出現，卻反其道而行，提供了女性凝視男體、對男體評頭論足的時機。

腐女並不諱言自身對耽美情色文本的消費，並且她們所消費的耽美情色涵括小說、動漫、甚至真人 GV 等多種類別。腐女消費耽美情色的原因，與對她們對「男強女弱」的異性戀情色文本的抗拒有關。以往的異性戀情色（如 AV）多將女性置於「被觀看」乃至單方面「被侵犯」的客體位置，且呈現的是女性「取悅」男性的形象，其中蘊含的性別不平等使腐女十分「不舒服」，她們轉而消費女性缺席的耽美情色，並認為耽美情色中的「男男性愛」更加「有愛」和「平等」。

同時，耽美情色的「男體禁忌」與「同性禁忌」，使腐女得以從中獲取禁忌的閱讀快感。正因如此，有些腐女在消費耽美情色的過程中，得以跨越表面上閱讀者和閱讀文類間所呈現的雙重「斷裂」，身為異性戀女性，她們可以沉浸在「同性愛」文本中，因其「平等」而感到愉悅，從而將消費同性愛轉化為自身情慾展露的渠道。耽美情色中的男性身體或男性間的性愛成為腐女肆意評論的對象，在男強女弱的父權邏輯下，女性對男體的性感化想象蘊藏著抵抗不平等權力關係的潛在力量。

不過，腐女也深知，只要外表是生理女性，去消費情慾文本，看起來就是不被許可的。所以腐女在闡釋對耽美情色的閱讀偏好時，也很強調自己身為女性，與「男男情色」間存在「安全」的觀視距離。

腐女並非一個特質單一的群體，她們對「安全」的解釋各有其出發點。部分腐女強調「忠貞即安全」，言下之意是儘管自己觀看耽美情色，但在乎的仍是符合「異性戀規範」的「一對一」價值，以及對「純粹愛情」的追求。相對於上一個段落提到的部分腐女消費耽美情色時的「沉浸其中」，有些腐女則強調「遠觀而非褻玩」男男情色帶來的愉悅，生理性別上的區隔使她們可以作為「純粹的旁

觀者」，通過將耽美情色解釋為「與己無關」，腐女得以擺脫社會規範下「女性消費情色文本」的不自在感。此外，「安全」也意味著當腐女談論起男性身體或情色時，在耽美「男男愛戀」的掩護下，她們的發問可以是「就知識論知識」，而不必被視為生理女性對異性戀男體的欲求；由此「知識吸收」也給腐女消費情慾文本提供了正當性。

當腐女的身份從情色文本的「閱讀者」(as a reader)跳轉為情慾操演的「行動者」(as a doer)時，受訪腐女中，固然不乏米粒或煤球等人，宣稱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情慾實踐上「較為開放」，願意視耽美情色為「教戰守則」。如米粒曾表示，耽美情色的「同性愛」特質促使自己反思異性戀取向是否完全天生而沒有撼動的可能性，為此，她在探索女性情慾的過程中也曾嘗試與女性發展親密關係；而如今還沒有性經驗的煤球則認為，自己不排除從耽美情色文本中習得的「知識」，也願意未來和異性戀伴侶「嘗試」各種可能的情慾實踐。

不過，也有部分腐女堅壁清野，對身為「行動者」的情慾實踐諱莫如深，她們「避言情慾操演」，否認在日常生活的情慾實踐中學習耽美情色的情慾知識，以此保證異性戀制度下身為女性的「無慾」和「純良」。

下一節將針對研究發現，進行延伸討論並反思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互相拉鋸的「相對關係」。

## 二、分析總結

### (一)、「互為主體」的情慾意涵

細究之下，在「性」與「愛」的關係上，受訪腐女所消費的耽美情色共有兩種模式，其一為「因愛生性」的情慾實踐，其二則為「性/愛二分」的情慾操演，但不論何者，都可發現腐女對情慾欲求的「平等關係」和「互為主體性」的強調。

「因愛生性」的男男情慾實踐，重在表現出於愛情的動機，對情慾對象的「主動」欲求。以耽美小說劇情中夾雜的篇幅不短的情色描寫為例，受訪腐女強調耽

美情色的「純愛」色彩，耽美劇情便重在鋪墊情慾雙方如何衝破社會的「同性禁忌」，進而「相知相戀」的過程。部分腐女口中的喜歡閱讀「劇情中夾雜的肉」，便是因為此處「有愛的性」是男男雙方基於「純粹愛情」所產生的相互欲求，衝破禁忌的「男男性愛」被腐女視為愛情的標誌與升華，如米粒便認為「只有男男才有真愛」。

另外，以純肉文或真人男性 GV (gay video) 為代表，即便對於沒有愛情鋪墊的「性/愛二分」模式，腐女也能從隨後的情慾操演過程中發掘出男男間「性的有愛」。「有愛」源自情慾雙方的「平等」，同為男性，耽美情色雙方在性別或力量上「勢均力敵」，進而得以發展出「強強」或「互攻」的欲求關係，而不必似異性戀情色中，女性永遠處於「被侵犯」的客體位置。同時，耽美情色中，無論情慾雙方是否有情感基礎，他們所展現的細節和互動方式，也更能使腐女感受到「有愛」與「被尊重」；如玉米便提到，耽美情慾雙方在性愛過程中，通常會「邊做邊吻」或是進行其他形式的愛撫，「小攻」也密切關心處於性施受位置的「小受」的情慾感受。相較於異性戀情色中女性很難獲得情慾歡愉，耽美情色通常流露出性愛雙方情慾歡愉的「雙贏」。

不論是「因愛生性」的耽美情色中對情慾對象的主動欲求，或是「性愛二分」下對情慾雙方「平等關係」以及情慾歡愉的強調，實則都反映了腐女對情慾主體位置的渴求。身為異性戀女性，腐女對異性戀情色中「被凝視」、「被侵犯」的女性客體位置心有戚戚，因而，她們試圖在閱讀耽美情色的過程中，找回失落的情慾主體性。

Lorde (1984) 以「小黃奶球」比喻女性受壓制而未被發展的情慾，認為掌握自主情慾經驗需要透過「來回地搓揉，一遍又一遍，直到顏色傳遍了整包人造奶油，徹底地染黃為止」。腐女在一次又一次挑選、閱讀耽美情色的過程中，凝視男體、品評男性，並逐漸強化對「主動欲求」情慾對象、發展「互為主體性」的平等情慾關係的認可與訴求，最終能迸發出由主體情慾經驗出發，對女性情慾和自我生命力的肯定。事實上，如上一小節所述，有部分受訪腐女就曾表示，會視耽美情色為自身情慾操演的「教戰守則」，在「行動者」層面上，積極肯定女性情慾並探索各種操演的可能性。

## (二)、腐女的敘述策略

訪談資料的分析結果，顯而易見地呈現出腐女作為「閱讀者」(as a reader)和作為「行動者」(as a doer)的不同敘述策略。作為「閱讀者」，腐女毫不避諱地坦誠對耽美情色文本的消費，以及由此展露的女性情慾的歡愉；但當涉及「女人如何談自己作為一個行動者」之時，部分受訪腐女則採用「避言情慾操演」的敘述策略，以維護自身形象的安全。

探究受訪腐女敘述策略的轉變，必須回歸受訪者回答研究問題的具體情境，並反思此情境下，研究者與受訪者處於什麼樣的「位置關係」。研究者本身即為腐女群體的「局內人」(insider)，有豐富的耽美文類消費經驗，因而在尋找受訪者、進入田野的過程中相對比較順利。同為耽美情色文類的「閱讀者」，研究者是受訪者「可供言說」的「腐女同好」；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通過自我揭露「閱讀耽美情色的情慾經驗」來打消受訪者的戒心，使其視研究者為共同享有「耽美情色消費經驗」的可信賴對象，因此受訪者在談及自身作為「閱讀者」的情慾經驗時顧慮較少，不必擔憂研究者對其產生負面觀感，從而得以大膽表露在消費耽美情色的過程中，腐女亦可「沉浸」其中，獲得女性情慾的歡愉。

一旦脫離文本的閱讀經驗，探問腐女在日常生活中作為「一個行動者」的情慾操演時，儘管面對的是身為腐女同好的研究者，大多數受訪者仍採取「避言操演」的敘述策略。此時研究者與受訪者的位置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研究者不再是「同好」意義上的「局內人」，而是異性戀父權下，一個陌生的、不被熟知的、探問私領域敏感問題的「局外人」(outsider)。身為女性，談及現實生活中的情慾操演時，受訪腐女實際上和非腐女一樣，處於「女性無慾」和「異性戀霸權」的牢牢束縛之中。女性情慾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見的，更遑論女性主動談論對情慾的訴求和操演。受訪者對「行動者策略」的謹慎作答，是因為她們視研究者為異性戀霸權下，難以言及「情慾操演」的陌生女性，稍有不慎，她們便會面臨違背社會所規範的「理想女性形象」的風險。為了避免身份污名，受訪者必須小心翼翼地掩護日常生活中作為「行動者」的情慾操演，採取維護自身「純良」形象的安全策略。

此外，受訪腐女作為「閱讀者」和「行動者」的敘述策略並非截然二分，她們與研究者的位置關係時刻處在擺蕩、拉鋸之中。比如呂影在合理化自己對耽美

情色的消費時，強調男男之間的「忠貞」，在此處，她的回應對象並非是身為同好的研究者，而是為了證明自己在乎外在社會「異性戀規範」的「一對一」價值。對於耽美情色，身為「閱讀者」的腐女清楚知道個中會和主流碰撞的「禁忌」之處，為此，她們不再強調對異性戀秩序的冒犯，反而以衝破禁忌為「真愛」的證據——即不畏人言、不畏險阻，一起追求純粹「愛情」。而這與上一段落，受訪腐女身為「行動者」的敘述策略非常相近。

在質性研究的過程中，需要時刻省思研究者和受訪者的相對位置，將受訪者關於研究問題的述說放置回問題發生的框架中去討論，由此才能抽絲剝繭，真正理解受訪者的行動意圖。「局內人」的腐女身份給本研究提供了許多便利之處，使研究者能迅速理解受訪者的敘說，但另一方面，也使研究者無法立刻「問題化」被腐女群體「視為理所應當」的事件，從而錯失追問時機。與受訪者保持較為「接近」的位置關係，同時又維持一定程度的「抽離」，是研究者需要時刻警醒的規則。

另外，不論是「閱讀者」還是「行動者」的敘述策略，此處似乎更多地在討論腐女如何談論自己的情慾實踐，但實際上，腐女談論自己的情慾的過程，也正是她們表明身份認同的過程。對外界而言，耽美「男男愛戀」與同性戀群體的連結是腐女身份污名中較為顯明的「污名特質」，因此，「他群」對同性戀群體及「同性愛」文本的貶抑構成了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污名經驗。但對腐女自身而言，除了「男男愛戀」的污名，她們也擔憂由於消費情色文本「被外人所知」而損害自身「純潔無慾」的女性形象。為此，一方面，腐女盡力對「他群」掩蓋自己對耽美情色的消費，在與群體之外的他人的交往過程中，只展露對耽美的偏好而掩蓋耽美情色化的事實，以便對外人完全隱藏此有可能受污名的「特質」。另一方面，則通過敘述策略的靈活運用，強調耽美情色與自己的情慾操演行動「無關」，以維護自身的安全形象，同時也弱化消費耽美情色這行為有可能存在的「污名」痕跡。

從訪談中可知，腐女污名大多來自「消費與同性愛相關的耽美文類」，而較少經歷「因消費耽美情色而受貶抑」，但檢視腐女的自我剖析，也提醒我們重視她們在述說「閱讀耽美情色」與「情慾操演行動」時的「自我約束」。腐女對情慾操演行動的謹慎作答，正表明了在她們身份認同的建立過程中，需要一再確證自己是異性戀秩序下的「純良」女性。

### (三)、研究限制與建議

在本研究篩選受訪者的過程中，由於考慮到對情慾經驗的訪談，研究者剔除了年齡較小、接觸耽美文類年限較短的腐女；但在訪談過程中卻發現，這一群「被剔除」的腐女，正是大多數受訪腐女不願與之混為一談的「受污名者」。受訪腐女大多認為低齡的腐女喜好高調 YY 男性，對同性戀群體在現實生活中的處境毫無所覺，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去「掰彎」異性戀男性；因而，自認為「低調」、「理智」的受訪者大多不願與之為伍。

但這個現象卻反過來使研究者更加好奇，這群剛接觸耽美、視男男為奇觀的低齡腐女，作為外界直接的貶抑對象，當她們就是「污名行為」的主體時，會採取什麼樣的行事策略加以應對？也就是說，當她們在日常生活中因行事高調而受貶抑之時，她們對污名身份的態度如何？是否有別於本研究中自陳「低調」的「污名矯正」方式？

顯然，腐女群體並非一個特質單一的「整體」(the one)，本研究訪談的 13 位腐女，相對來說在年齡、身份、受教育程度、所處地域上都比較接近，都是大陸相對發達地區的年輕的未婚女性；因此，受訪者對情慾操演、乃至污名身份的理解，對於 20-30 歲左右的未婚腐女而言，應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不論是身份認同還是對情慾的態度，都不只是腐女個人的事情，這需要扣連到外在環境對女性情慾的「社會規範」，而社會環境的變化也將影響身處其中的個體的經驗。受限於地域乃至年齡的限制，本研究受訪腐女的經驗難以代表愈加複雜和多樣化的腐女整體。因而，在未來的研究中，希望能在抽樣上增加對不同年齡層、以及身份背景的腐女的研究，以盡可能描摹腐女群體的多元特徵。

此外，如 Galbraith (2014) 提到，腐女身份有一個「進入」和「離開」的過程，成為腐女，或許只是大部分年輕女性的一小段生命經驗；而在成為腐女到「畢業」的過程中，隨著女性的成長和生命經驗的豐富，她們對腐女身份認同、乃至作為「行動者」的情慾操演的態度也可能隨著進入職場、步入婚姻等新的人生階段的到來而發生變化。本研究目前只著眼於處在 20 多歲的未婚腐女的研究，此時多數受訪者提起情慾操演大多顯得支支吾吾。其中固然有研究者與受訪者所處位置關係的影響，但也使研究者好奇，從成為腐女到不再是腐女這一整段的生命經驗中，女性對情慾操演的態度有何變化？她們對耽美情色文本的消費是否影響

了這種變化？以及「成為腐女」的人生經驗對她們而言有何意義？所以在未來的研究中，也希望能專門就「不再是腐女」的女性進行研究，去探問在女性的生命經驗中，她們為何「曾經是腐女」而「現在不再是腐女」，從而以此省思這一段完整的生命歷程。

郭憲偉（2014）在博士論文寫作經驗分享一文中，提及「局內人」（insider）的身份也可能成為一項研究限制，雖然「局內人」的身份能使研究者迅速進入研究參與者的想法，但當研究者在解讀、分析、詮釋資料時，不免掉入研究對象的感受之中。對本研究而言，研究者身為腐女群體的「局內人」，給深度訪談的順利進行提供了許多便利，但是過於密切的「局內人」關係，也造成深訪過程中研究者過於進入情境，對受訪腐女的某些經驗「習以為常」，甚至理所當然地接受受訪者的敘述，而錯失了進一步追問、深究的機會。此外，在對於腐女情慾經驗的訪問過程中，由於情慾話題相對敏感、私密，部分受訪者採行「避言情慾操演」的態度，也使得研究者的追問困難重重。因此，未來研究希望能逐步改進研究者的訪談技巧，在走進田野時，忠誠地描述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的角色、位置和地位，並保持對研究者與受訪者間位置關係的批判性反思。

另外，觀察現今腐女群體的繁盛，亦可看到文化工業的推波助瀾。不論是少男團隊，還是綜藝節目、影視劇都以「賣腐」吸睛，以期迎合腐女這一龐大的消費力量。當「腐」、「基友」這些詞在商業市場裡不斷出現，不斷消費、挑動腐女；以及腐女群體本身越來越龐大，乃至逐漸被視為「潮流」的時候，我們似乎也可以觀察到腐女群體污名有弱化的跡象。腐文化與大眾文化間的「抗拒」和「收編」的角逐，是一個漫長的、互相拉鋸的動態過程，在此過程中，勢必影響到新的文化環境對「腐」的重新界定以及「腐女」群體的污名感知。因此，未來也希望從大眾文化乃至媒體再現的角度去思考，腐文化的盛行，如何重新界定「腐」以及「腐女」群體，而腐女群體的身份認同乃至污名經驗又有什麼樣的動態變化。

同時，從耽美文類的發展現狀來看，可以觀察到在日本、中國大陸、台灣等亞洲國家和地區裡是較為顯明的文化現象，而西方國家則相對沒有如此繁盛，所以未來研究或許也可進行東西方文化的跨國比較，以理解耽美文類所根植的文化基礎。

## 附錄一：腐女訪談提綱

### 第一部分：

- 1、願意接受這個訪談的原因、感受是什麼？對這個訪談或研究題目有什麼看法或期待？
- 2、請詳細介紹一下個人基本信息。比如年齡、學歷、性取向。
- 3、什麼時候開始愛看耽美？怎麼接觸到的、時間多久了？你接觸耽美的過程是怎麼樣的？（具體介紹接觸耽美文類的過程和原因，可以用有代表性或印象深刻的小說或漫畫舉例）
- 4、主要看的耽美類型是哪種？比如小說、動漫、廣播劇、網劇？為什麼主要看這種類型？（可以用具體的小說或漫畫舉例）
- 5、一般都在什麼時候、在哪裡看小說？為什麼？怎麼看待自己看耽美小說這件事？有因為看耽美而發生一些比較尷尬的事情嗎？（比如在公共場合被別人發現等等）
- 6、看耽美的頻率怎麼樣？覺得自己為什麼愛看耽美？（eg. 純愛、浪漫愛情、唯美、現實中的男生不完美、家庭因素、父母對男女關係非常保守）？耽美的什麼內容最吸引你？喜歡什麼類型的？有沒有比較討厭的耽美文？原因為何？（可用具體的作品舉例）
- 7、接觸耽美之後，對現實中的同性戀群體的態度及認知有何影響？
- 8、接觸耽美之後，會影響你對現實中的異性戀男性的態度嗎？（比如喜好男男配對之類的）
- 9、如果可能的話，會想和耽美小說中的男主談戀愛、或是發展更親密的關係嗎？（例子：有 gay 的朋友曾經遇到一名腐女找他上床）



- 10、 耽美小說中通常比較情色化，裡面有挺多男性間性行為的描寫，甚至也有純性愛描寫的 BL 肉文。你對這些情色描寫的接受度如何？會看嗎？最開始是怎麼接觸到了？為什麼會接觸到這些？看了有什麼感覺？喜歡還是不喜歡？為什麼？
- 11、 覺得耽美文中的性愛與言情小說中的性愛有什麼不同之處？(或者是 GV 和 AV 的對比，如果受訪者也會看 GV 的話)。你更喜歡看哪種？原因為何？當你看 BL 的肉時，會怎麼投射自己的角色？自己是處於什麼樣的位置來看裡面的性愛場景的？
- 12、 第一次看肉是在什麼情況下看的？對它的感覺如何？(或可區分小說的性愛描寫，與動漫的性愛場景、甚至 GV 的不同階段的感受)。接觸耽美這麼久之後，對耽美文類性愛描寫接受程度有什麼變化？可舉例，或談談比較經典的文章。
- 13、 如果會看的話，能談談你看過的比較喜歡(最有感覺的)的一篇耽美情色文或男男性愛影片嗎？或者具體的情節類型？它的內容或者你當時閱讀(觀看)的感覺如何？比如讓你印象深刻的片段、或畫面。看耽美時那些直觀的、衝擊性的性行為描寫，會不會引發自己的性幻想(幻想什麼)？觀看的感覺如何(身體反應、心理變化，如情緒的起伏、心跳加速、有性幻想、性興奮之類的)。
- 14、 你覺得耽美中對性和情慾的態度是什麼樣的？會不會影響到現實中你對性和情慾的態度？為什麼？
- 15、 你覺得看 AV 和 GV，哪個更難為情？為什麼？會和朋友分享或討論 AV 或 GV 嗎？兩種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
- 16、 如果看了有過癮、爽之類的感覺，你會不會主動去搜尋、甚至特意閱讀耽美中有性愛場景的片段？一般在什麼情況下會這樣？通常在什麼樣的場合、環境下看？
- 17、 你覺得，你看耽美、看這些情色化的東西的目的是什麼？這些對你有什

麼影響或意義？試舉例。(eg, 多許多談資、自豪感)

- 18、 在你的生命經驗中，第一次有切實的對女性情慾（或慾望、性興奮感）的感知是什麼時候、如何發生的？還是完全沒感受到過？當時什麼感覺？
- 19、 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情慾？或者你覺得女性的情慾是怎麼樣的？你覺得女性需不需要主動去發掘、討論、探索、了解，甚至滿足自己的情慾？或者身為女性，並不需要知道太多的性知識？
- 20、 現實中有沒有遇到一些有關女性情慾的討論或事件？有沒有印象深刻的？
- 21、 如果是你的話，會主動去滿足自己的情慾需求嗎？有探索過嗎？會和別人討論嗎？一般怎麼做？（如果受訪者的答案中提到看小說或看影片，則再追問是看哪種小說，耽美或者言情？、GV 還是 AV？）如果會的話，耽美在這之中扮演什麼角色？對自身情慾滿足的重要性如何？
- 22、 你覺得女生看肉文或 GV 好嗎？你怎麼評價這種行為？（有其他腐女提到用「騷」、或「有經驗」形容女生是很不好的詞彙，對此你怎麼看？）
- 23、 如果一個女生在性、或者情慾方面很積極主動，你會怎麼評價她？你自己對性、或者對自身情慾是什麼態度？（保守？試舉例。）對女生而言，在性或情慾方面，你覺得理想的做法或態度是什麼樣的？看耽美與你這種想法的形成有關嗎？（比如耽美裡面對性的態度是什麼樣的？是否會影響到你？）
- 24、 市面上總的來說，給女性的情色材料還比較少，你覺得自己看耽美的肉文和找不到其他素材有關係嗎？如果有其他的情色素材(如拍給女性的 A 片)，你還會繼續看耽美嗎？為什麼？（如果兩者都會看，再問耽美的情色描寫與異性戀情色素材有何差別、偏好如何。）(除了耽美文類，平常是否會主動搜尋與露骨的性有關的書籍、報導、新聞、電影、雜誌等等？平常偶而看到(電視、電影、書籍等)，是怎麼消費怎麼反應？藉此區隔她看耽美與一般類此(情慾色情)文類時的反應。)

- 25、 有因為跟閱讀情色化的耽美文相關的，不愉快的經驗嗎？（比如被人認為很重口、不可理喻、不符合對女生的期待等）當時是什麼情形？你對此怎麼看？或者，有特別愉快的經驗嗎？（周圍人知道你會看這些嗎？有沒有因為看肉文（或 GV）被人發現、而遭受過非議或衝突的？（區分「被誰知道被誰看到」？比方說，家人（父母家長）？手足？異性戀或同性戀的另一半？不同的人看到知道，有沒有意義與差別？）
- 26、 會和其他人分享 BL 肉文觀看經驗嗎？都分享了什麼（比如是分享哪個片子好看、哪個角色美型、劇情唯美，還是分享自己的觀看體驗、對自己情慾滿足的敘說）？其他人指誰？當時的感受是什麼樣的？大家怎麼看待你看 GV（BL 肉文）？你如何回應？
- 27、 這些經驗如何影響你之後對耽美文的看法？（這裡指的是情色面向）這些經驗如何影響你對女性情慾的態度？這些經驗如何影響你對自己的看法或理解？
- 28、 主流論述（或政府方面）將耽美文類視為「淫穢色情」讀物，並對網絡上的耽美文類傳散嚴加管制；這些相關的法規、「掃黃打非」事件你有所了解嗎？你讚同官方對耽美文類的界定嗎？你覺得耽美真的是淫穢色情讀物嗎？你會不會因為這種負面的定性去重新反思自己的閱讀偏好？有沒有產生過「我不該看耽美」等這樣的質疑？原因為何？

## 第二部分：腐女身份認同

- 1、「腐女」這個詞來自日本，原先的含義是喜好耽美到無可救藥的意思，帶有女性的自嘲意味。現在如果放在當下中國的脈絡和語境中，你覺得「腐女」這個詞是什麼含義？有沒有正負面的態度傾向？如果讓你定義的話，你覺得什麼樣才算是腐女？怎樣不是腐女？
- 2、你覺得大家對腐女的普遍印象是什麼？包括網絡上的、或者現實中的大家的看法。具體的例子。你認可那樣的印象嗎？為什麼？

- 3、還記不記得第一次在現實生活中(線下的、非網絡的)被認出是腐女的經歷? 具體什麼情形?
- 4、你認可自己的「腐女」身份嗎?覺得自己是個什麼樣的腐女?為什麼?
- 5、你覺得「腐女」和普通女生有差別嗎?如果有,最主要的差異在哪裡?如果沒有,為什麼?
- 6、在你成為「腐女」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事讓你意識到腐女是特別的?如果有,請詳細敘述。中間有沒有經歷過對此身份的困惑、與掙扎(比如有沒有遇到因為腐女身份,而和他人有很強衝突的事情)?或看法的改變?
- 7、你周圍人(包括家人、朋友或同學)都是怎麼看待「腐女」的?他們是否支持,對你來說重要嗎?
- 8、你關係較好的朋友當中,腐女的比例如何?日常生活中,和腐女還是非腐女的互動比較多?兩者的互動有什麼差別?你覺得周圍有腐女朋友的存在,對你來說重要嗎?如果有,為什麼是重要的?
- 9、如果和腐女同好互動的話,一般都聊什麼話題?有沒有互動較頻繁的腐女群體?如果有的話,請詳細介紹一下。
- 10、有沒有看過或了解過媒體或學者專家等的主流輿論對腐女群體的評價?(如果沒有,給受訪者看相關媒體報導)對這些主流媒體報導中的腐女形象呈現,你如何看待?
- 11、你平常是高調的還是低調的?會不會主動宣揚腐女身份?(網絡或現實生活中)你會怎樣表露自己的「腐女」身份?比如在發朋友圈時,會發一些廣播劇啊、小說之類的信息嗎?就是那些和腐女或耽美有關的內容。原因為何?
- 12、你有男朋友嗎?如果有、如果沒有,以後會不會告訴他你的腐女身份?)

- 13、 你覺得，接觸耽美文類(或成為一名腐女)，對你影響最大的方面有哪些？
- 14、 有沒有參與其他一些和耽美相關的活動？比如自己寫小說、參與廣播劇製作等等。
- 15、 其他還有沒有想要補充的內容？



## 附錄二：常用詞彙對照表

常用詞彙	釋義
腐女	全稱「腐女子（ふじよし，fujoshi）」，主要指喜歡閱讀耽美小說，即男男愛戀文本的女性。
耽美	出自日語（たんび），在日文中的發音為 TANBI，原意是指唯美主義，後經演繹，指稱描寫男性間愛戀，且風格唯美的少年愛小說。同義詞有：少年愛、Boy's Love（BL）。
百合	與耽美指代男男愛戀相對應，百合指女生之間純潔的愛慕關係，也代指女性間的戀愛，這個群體大多是純愛，沒有相對的複雜性，也比較純情。在日本漫畫界中，有專門的百合漫畫派。
晉江	指晉江文學城，創立於 2003 年 8 月 1 日，是中國大陸著名的女性文學網站，以耽美、愛情等原創網絡小說為主。
攻	耽美文中，男男性愛關係中的施動者，對應於現實中男同志的 1 號。
受	耽美文中，男男性愛關係中的受動者，對應於現實中男同志的 0 號。
同人文	指基於原作的二次創作文類。
生子文	耽美文的一種類別，主角之一的男性有生育功能，可懷孕生子。
清水文	指文章中沒有出現任何形式的性愛描寫的耽美文類，如清水般清澈寡淡。
強強文	取強攻強受之意，指耽美文中的攻受雙方實力相當，且都較為強悍，可以表現在家世、個人能力、經濟地位等各方面。
機甲文	相對機動裝甲的簡稱，偏科幻，故事設定於能駕駛大型戰爭機器人的未來世界背景。
人妻受	指耽美文中的受方，雖為男性，但個性如女性一般柔弱。
觸手系	故事主角之一有多個觸手，類似章魚的觸鬚或者植物的藤蔓。
抖 M	源自 SM（sadism and masochism，性虐待），指透過被虐而獲得快感、喜歡從受苦和被傷害中獲得性的愉悅感。同時，作為網路用語在使用過程中，抖 M 和性的連結也逐漸減弱，也用在除性虐的以外的其他場合。對應用語為抖 S。

掃黃打非	「掃黃」指清理黃色書刊、黃色音像製品及歌舞娛樂場所、服務行業的色情服務等「淫穢色情」活動。「打非」指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破壞社會安定、危害國家安全、煽動民族分裂的出版物，或是侵權盜版以及其它非法出版物。耽美文類由於被視為「淫穢色情」讀物而遭到打擊禁止。
清網	即「淨化網路環境專項行動」。清網行動是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工業和資訊化部、公安部為依法嚴厲打擊利用互聯網製作傳播淫穢色情資訊行為的一次特別行動。在清網活動中，許多耽美情色文類被刪除，並禁止在網絡傳散。
鎖文	取「上鎖」的含義，網絡作者可以將文章封鎖起來，不被任何人看到。
飯	fan的諧音，含義等同於粉絲；飯圈指粉絲圈。
直男	指異性戀男性。
直男癌	源于網友們對活在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審美觀裡，並略帶大男子主義的人的一種諷刺。他們多為異性戀，並且利用「社會普遍標準」塑造了大部分人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固化了性別身份，要求女性壓抑自己的真實欲望，去無限貼近社會所期望的「理想女人」。
彎	與「直」對應，指同性戀傾向，「彎男」用來形容同性戀男性。
周邊	中國大陸習慣用周邊產品來定義動漫相關產品。而在國外，這類商品被統稱為Hobby（業餘愛好，嗜好），有硬周邊（Core Hobby）與軟周邊（Light Hobby）的區分。
賣安利	指「把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告訴別人，因為自己喜歡所以真心推薦」。此詞彙最開始從動漫、偶像、Coser的語境中大量擴散到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上，其根源來自於美國的全球最大的直銷公司安利（Amway）。
老司机	指在各個網站、論壇里接觸時間比較長，熟悉各種規則，經驗豐富、並掌握一定資源的老手。也引申為情色資源豐富。
污	情色的意思。
腦殘	貶義詞，指做事無可救藥、過分神經質、不可理喻的人。
科普	科學普及的簡稱，指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相關知識。可用作

	動詞。
<b>形婚</b>	形式婚姻，婚姻只有形式，無實質內容，一般指一個男同性戀者和一個女同性戀者組建家庭等。
<b>隱婚</b>	隱婚是已經履行了結婚的法定手續，卻並不對外宣稱自己「已婚」身份。
<b>資源</b>	在腐女群體中，通常指比較情色的耽美文集或 GV 材料等。
<b>打包集</b>	耽美文包，通常一個文件夾中存有數量眾多的耽美文類。
<b>電影圖解</b>	一種流行於網路的影片觀看方式，由網友將電影細緻截成若干張圖片，然後發佈到網路上，在每張圖片上配以一定的文字說明。一部電影用幾十或幾百張圖片就可以講述一遍，不需要費太長時間，就可以瞭解一部電影的大致劇情。
<b>骨灰級</b>	網路用語，泛指某人在某些領域的水平、造詣很高。
<b>十世吧</b>	十世是某耽美作者的筆名，十世吧為以她名字命名的百度貼吧名，吧內分享有眾多耽美文。其中百度貼吧是百度公司開辦的網上論壇。
<b>語言 COS</b>	即語言 cosplay，簡稱語 C，是近幾年以網絡聊天工具為平台興起的一種文字遊戲，可以簡單理解為文字型角色扮演。
<b>ABO</b>	耽美文的一種類別，起源於歐美同人圈，在男性、女性兩種性別的基礎上，每種性別又可分為 Alpha、Beta、Omega 三種類別，其中 Alpha 處於最高階級，能力最強，但人數稀少；Beta 人數最多、但能力平庸；Omega 體質很弱、但具備生育功能，因此十分珍稀。
<b>YY</b>	原是「意淫」(Yi Yin) 一詞的拼音首字母縮寫，屬貶義，指一個人言論不切實際，一切均屬個人憑空想象。後來被網絡文學廣泛應用，其意為美好但不切實際的幻想(妄想)。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部份

- 王萍、劉電芝(2008)。「同人女」現象的分析與思考》，《青年研究》，10:37-42。
- 王瑞香(1996)。「基進女性主義」，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頁121-158。台北：女書。
- 王德威譯(1993)。《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原書 Foucault, M. (1970).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 王鯤譯(2010)。「身份認同的困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原書 Grosser, A. [2007]. *les identités difficiles.* 巴黎政治學院法文版。)
- 包凡一、王淑譯(1992)。「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台北：桂冠。(原書 Cooley, C.H. [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 李根芳、周素鳳譯(2003)。「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台北：巨流。(原書 Storey, J. [2001].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NJ: Prentice Hall Press. )
- 朱元鴻(2006)。「他說的，可不就是你！評高夫曼《污名》」，《臺灣社會學刊》，37：243-250。
- 米沢嘉博(1980)。「戰後少女マンガ史」。東京：新評社。
- 吳嘉苓(2002)。「受污名的性別，性別化的污名：從臺灣不孕男女處境分析污名的性別政治」。《臺灣社會學刊》，29：127-179。
- 吳楠(2005)。「校園耽美族」，《大學時代》，5：57-59。
- 何春蕤(1994)。「豪爽女人」。台北：皇冠。
- 孟樊(2001)。「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揚智文化。
- 宋佳、王名揚(2011)。「網絡上耽美文化盛行的心理學思考」，《黑河學刊》，8:22-24。
- 邱佳心(2011)。「色情暴動：女性色情的論述結構與情慾能動性」。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雨縈(2013)。「腐女的歡愉——萌」。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碩士論文，嘉義。
- 林芳玫(1994)。「觀眾研究初探——由《梅花三弄》談文本解讀策略與大眾文化意識形態」，《新聞學研究》，49：123-155。

- 林芳玫 (2006)。《色情研究》。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林芳玫 (2006)。《解讀瓊瑤愛情王國》。台北：臺灣商務。
- 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 (2005)。〈質性研究方法：訪談模式與實施步驟分析〉，《身心障礙研究季刊》，3 (2) :122-136。
- 林文源譯 (2002)。《傅科與酷兒理論》，台北：貓頭鷹出版。(原書 Spargo, T. [1999]. *Foucault and queer theory*. Cambridge: Icon books.)
- 周代玲 (2003)。《愛情的海市蜃樓——羅曼史小說對國中女學生影響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周典芳 (2009)。〈台灣におけるヤオイ現象--読者インタビューから見出したヤオイの理由〉，《日本ジェンダ-研究》，12：41-55。
- 東浩紀 (2001)。《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オタクから見た日本社会》。東京：講談社。
- 岡部大介 (2008)。〈腐女子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ゲーム：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可視/不可視をめぐる〉，《認知科学》，15(4): 671-681。
- 胡榮、王小章譯 (1995)。《心靈、自我與社會》，台北：桂冠。(原書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孫瑞穗 (2005)。〈重新思考情慾——從 Audre Lorde 的「情慾之為用」一文談起〉，《婦女新知》Audre Lorde 紀念專輯。
- 孫鴻業 (2008)。《污名、自我與歷史：台灣外省人第二代的身份與認同》。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范麗娟 (1994)。〈深度訪談簡介〉，《戶外遊憩研究》，7(2): 25-35。
- 洪瓊瑛 (2007)。《異性戀女性觀看 A 片經驗之詮釋》。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
- 洪健嫻 (2011)。《薔薇花瓣中的情慾樂園—試論 BL 小說中隱匿的女性》。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憲偉 (2014)。〈走進田野：博士論文寫作經驗分享〉，《臺灣體育學術研究》，57:23-30。
- 郭家平 (2007)。《台灣女星韓劇迷的收視經驗及認同過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郝天行 (2013)。《做女人的難關：胖女性逛街購衣經驗中的肥胖污名與自我認同初探》。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連惠幸、黃君慧譯 (2006)。《日本漫畫 60 年》，台北縣新店市：西遊記文化。

- (原書：Gravett,P.[2006]. *Mangá: como o Japão reinventou os quadrinhos*. São Paulo:Conrad.)
- 涂銘宏 (2013)。〈交響腐人夢：情感轉碼與戀人共同體〉，《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6(2):135-158。
- 陳招伶 (2009)。《熟女的情慾世界——四十歲以上未婚女性的生命故事》。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
- 陳維平 (2013)。《台灣單身女性的愛情論述：社群網站中情感短語的寫作閱讀實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嫣婧 (2016)。《森茉莉：起步於官能的寫作》。《文藝報》。2016年4月15日。
- 陳淑嫻(2002)。《國中女學生閱讀羅曼史小說之認知真實與其兩性態度之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 翁秀琪 (1998)。《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書局。
- 陸國靜(2011)。《耽美文化及同人女群體研究——一個基於網絡的亞文化圖譜》。蘇州大學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育誠、吳鴻昌、李清潭 (2015)。〈意義、脈絡、反身性：質性研究的科學性與正當性〉，《商略學報》，7(2):71-88。
- 張茵惠 (2007)。《薔薇纏繞十字架：BL 閱聽人文化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芄嵐 (2012)。《衍生同人誌的生產與銷售——以女性創作者為例》。臺北市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
- 張瑋容 (2013)。〈從「BL 妄想」看另類情慾建構——以台灣腐女在「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為例〉，《女學學誌》，32:97-133。
- 張秀敏 (2005)。《薔薇園裡的少年愛——同人誌文化與青少女性別主體》。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
- 張紅芳 (2012)。《自我與他者：腐女群體的互動與認同研究》，浙江師範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錦華、劉容玫譯 (2001)。《女性主義媒介研究》，台北：遠流。(原書 van Zoonen, L. [1994]. *Feminist media studies*. Calif.: Sage.)
- 許哲銘 (2003)。《言情小說中的女性身體政治——瓊瑤小說與九〇年代後言情小說之比較》。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
- 黃麗珍譯 (2009)。《性別與性慾特質：關鍵理論與思想巨擘》，台北：韋伯文化。(原書 Beasley, C.[2005]. *Gender & Sexuality: Critical theories, critical thinker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葉原榮 (2010)。《王子的國度：台灣 BL(Boy's Love)漫畫迷的行為特質與愉悅經驗之研究》，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
- 韓震、王成兵、喬春霞、李偉、彭立群譯 (2001)。《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南京：譯林。(原書 Taylor,C.[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曾凡慈譯 (2010)。《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臺北：群學。(原書 Goffman, E.[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 溫子欣(2002)。《青少女學生閱讀愛情小說之研究：以兩班高職女學生讀者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長苓 (2000)。〈質性研究工作坊系列一：訪談法〉，《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6:2-7。
- 楊明 (2011)。《台灣九〇年代商業羅曼史小說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若慈 (2010)。《台灣女性情慾的檯面化—閱讀 90 年代後的黃潮言情小說》。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
- 楊若慈 (2012)。〈日本 BL 文化在台灣的受容：以台灣 BL 言情小說為考察對象〉，《庶民文化研究》，5：1-25。
- 楊若慈(2012)。《性別權力與情慾展演：台灣本土言情小說研究 (1990~2011)》。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學位論文，台中。
- 楊曉菁 (2005)。《台灣 BL 衍生「迷」探索》。國立政治大學廣告研究所碩士論文。
- 榊原史保美 (1998)。《やおい幻論》。東京都：夏日書房。
- 鄭丹丹、吳迪 (2009)。〈耽美現象背後的女性訴求——對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的考察〉，《浙江學刊》，6:214-219。
- 鄭丹丹 (2009 年 7 月)。〈女性集體行動與社會空間塑造——以耽美現象及粉絲組織為例〉，「中國社會學年會『中國社會變遷與女性發展』論壇」，陝西西安。
- 鄭雅佩 (1998)。《言情小說女性讀者與文本關聯性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劉芊玥 (2012)。《作為實驗性文化文本的耽美小說及其女性閱讀空間》。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劉平君 (1995)。《解讀漫畫《城市獵人》中的女性意涵》。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

- 究所碩士論文。
- 劉平君（2003）。《解構流行文化的權力軌跡——試析台灣漫畫文化》。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劉品志（2014）。《「腐女」的幻想與望／妄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市：桂冠。（原書 Foucault, M.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NY: Vintage.）
- 盧嵐蘭（2005）。《媒介消費——閱聽人與社會》。台北：揚智。
- 盧嵐蘭（2007）。《閱聽人與日常生活》。台北：五南。
- 盧嵐蘭（2008）。《閱聽人論述》。台北：秀威資訊。
- 潘慧玲（2003）。〈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流變〉，《教育研究資訊》，11(1)：115-143。
- 歐陽子、楊美惠、楊翠屏譯（1996-1997）。《第二性》，台北市：志文。（原書 De Beauvoir, S. [1994]. *Le deuxième sexe*. Paris, France: Gallimard.）
- 蔡珮（2007）。《符號互動、媒介、家鄉與離散認同：布里斯本澳籍台裔族裔邊界的形成與流動》。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蔡珮（2010）。〈澳洲布里斯本澳籍台裔的離散認同研究〉，《人口學刊》，40：91-155。
- 謝石、沈力譯（1990）。《性史》，台北：結構群文化。
- 謝涵如（2012）。《台灣偶像劇的療愈系功能之探討——以〈我可能不會愛你〉為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龐璃譯（2010）。《文化身份問題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原書 Hall, S., Du Gay, P. [1996].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Calif. Sage）
- 蘇蘅（1994）。〈青少年閱讀漫畫動機與行為研究〉，《新聞學研究》，48:123-145。
- 蘇威（2009）。《耽美文化在我國大陸流行的原因及其網絡傳播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羅德興、王明雯（2012）。〈從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看質性研究的效度〉，《中華科技大學學報》，53:105-122。
- 鐘瑞蘋（1999）。《同性戀漫畫讀者之特性與使用動機之關聯性研究》。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英文部份：

- Abercrombie, N., & Longhurst, B. J. (1998). *Audience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Sage.
- Ang, I. (1983). Mannen op zicht. Marges van het vrouwelijk voyeurism. *Tijdschrift voor Vrouwenstudies*, 15(4), 3.
- Ang, I. (1985).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Arbutnot, L., & Seneca, G.(1982). Pre-text and text in 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Feminist Film Criticism*,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12-126.
- Byars, J. (1991). *All that Hollywood allows: Re-reading gender in 1950s melodrama*.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Check, J. V. (1985).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some feminist hypotheses about ra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8, 414-423.
- Cerulo, K.A.(1997). Identity construction: New issues, new direc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385-409.
- Deveaux, M. (1994). Feminism and empowerment: A critical reading of Foucault. *Feminist studies*, 223-247.
- Doane, M.(1982). Film and the masquerade: Theorizing the female spectator. *Screen*, 23,3-4. Reprinted in P. Erens(Eds.) *Issues in Feminist Film Criticism*.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41-58.
- Dworkin, A. (1981). *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NY: Perigee/G.P. Putnam's.
- Dworkin, A.,& Heiferman, M.(1981). *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Vol. 1). London: Women's Press.
- Dworkin, R.(1981). Is there a Right to Pornography?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77-212.
- Dunn, R.G.(1998).*Identity crisis: A social critique of post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Erikson, E.H.(1980). *Identity and life-cycle*. NY: Norton.
- Foucault(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Foucault, M. (1976).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Random House

- Foucault(1980). 'Two lectures', in C. Gordon eds., *Michel Foucault: Power/ Knowledge*. Brighton: Harvester.
- Fujimoto, Y.(1998). *Watashi no ibasho wa doko ni aru no? Shojo manga ga utsutsu kokoro no katachi* [Where do I belong? The shape of the heart as reflected in girls' comics]. Tokyo: Gakuyo Shobo.
- Galbraith, P. W. (2014). Fujoshi: fantasy play and transgressive intimacy among "rotten girls" in Contemporary Japan. *Signs*, 40(1).
-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a spoiled identity*. Simon and Schuster.
- Greer, G. (1971). *The female Eunuch*. NY: Bantam Books.
- Gilroy, P. (1997). 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 In K. Woodward (Eds.), , *Identity and difference*(pp.299-346), London: Sage,.
-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Framework*, 36: 222-237.
- Hall, S. (1994). Reflections upon 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Viewing, reading, listening: Audiences and cultural reception*, 253-274.
- Henderson, K. A. (1991). *Dimensions of choice: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recreation, parks, and leisure research*. Stage College, PA: Venture.
- Hobson, D. (1982). *Crossroads: The drama of a soap opera*. London: Methuen.
- Hogg, M.A.(1996). Intragroup process, groups structure and social identity. In P. Robinson (Eds.), *Social groups and identities: Developing the legacy of Henri Tajfel* (pp.65-93). Bristol: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 Hornsby, J. (1995). Speech acts and pornography. In S. Dwyer, ed., *The Problem of Pornography*, Belmont, CA: Wadsworth.
- Jenkins, R.(2008). *Social identity*(3rd ed.).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 Kellner, D. (1992).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identities. In L. Scott & F. Jonathan (Eds.), *Modernity and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Khan, M. M. R. (1995). The Subject of Psychoanalysis: The Adult or the Child. *Hide and seek: the child between psychoanalysis and fiction*, 25.
- King, S. B. (1990). Sonny's virtues: the gender negotiations of Miami Vice. *Screen*, 31(3), 281-295.
- Lorde, A.(1984).The uses of the erotic: The erotic as power.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339-343.
- Li, Y. (2009). *Japanese boy-love manga and the global fandom: A case study of*

- Chinese female readers*.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 MacKinnon, C.A.(1987). *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cLelland, M. (2000a). No climax, no point, no meaning? Japanese women's Boy-Love sit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4(3), 274-291.
- McLelland, M.(2001). 「 Why Are Japanese Girls' Comics Full of Boys Bonking? 」  
Intensities: *The Journal of Cult Media* . <http://intensities.org/Essays/McLelland.pdf>.
- McLelland, M., & Yoo, S. (2007). The International yaoi boys' love fandom and the regulation of virtual child pornography: The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legislation. *Sexuality Research & Social Policy*, 4(1), 93-104.
- McLelland, M. (2005). The World of Yaoi: The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the Global 'Boys 'Love' Fandom. *Australian Feminist Law Journal*, 23(1), 61-77.
- Martin, F. (2012). Girls who love boys' love: Japanese homoerotic manga as trans-national Taiwan cultur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3(3), 365-383.
- Mulvey, L.(1975).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393-404.
- Mulvey, L. (1979). Afterthoughts on "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inspired by *Duel in the Sun*. *Framework*, 10, 3-10.
- Puri, J. (1997). Reading romance novels in postcolonial India. *Gender & Society*, 11(4), 434-452.
- Radway, J.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lifornia Press.
- Rubin, G.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 Reiter(Eds.),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Rubin, G.(1984).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PM Nardi and BE Schneider. *Social Perspectives in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00-133.
- Smith, L. K. (1990). *Becoming a woman through romance*. Routledge.
- Strauss, A. & Corbin, J.(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sbury Park, CA: Sage.
- Strossen,N.(1995) *Defending Pornography: Free Speech, Sex, and the Fight for*



- Women's Rights*. New York: Scribner.
- Stacey, J. (1987). Desperately seeking difference. *Screen*, 28(1), 48-61.
- Schauer, T. (2005). Women's porno: The heterosexual female gaze in porn sites 「for women」. *Sexuality and Culture*, 9(2), 42-64.
- Sökefeld, M. (1999). Debating self,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anthrop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40(4), 417-448.
- Steiner, L. (1988). Oppositional decoding as an act of resista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5(1), 1-15.
- Tajfel, H. & Turner, J.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 Worchel & W. G.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7-24). Chicago: Nelson.
- Tong, R. (1989). *Feminist thought: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Boulder &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 Vincent, K. (2007). A Japanese Electra and her queer progeny in mechademia, *Networks of Desire*, 2, 64-7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Ward (1997). *Postmodernism*. London: Hodder Headline Plc.
- Weeks, J. (1990). The value of difference.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Wood, A. (2006). "Straight" Women, Queer Texts: Boy-Love Manga and the Rise of a Global Counterpublic.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394-414.